

正得輿而交賀直聲大振雷轟電擊於奸未去之先元氣  
不傷風恬雨霽於事已定之後紬秘府於金匱石室導正  
學於廣廈細旃復聲上迫於雲霄斧繡下臨於閨闥利源  
竭矣誰能寬之一分仁人耻之不待去之三宿此舉盈庭  
之色動未幾前席之恩深爰屈台斗之兌俯照沙星之分  
潭府甚淳古分少陵岳麓之清客堂喜空涼和吏部湘州  
之句政成而棠蔭密訟簡而鋩筭稀然當遠交管壘之相  
望豈容明堂梁棟之小用右諸道之奏最隱若長城左一  
席之久虛行膺顯冊伏念某晚未見道窮坐爲儒百戰驥  
酣敢望錐囊之先露一朝臚唱濫叨鎗脚之後塵父遠尚  
青而復還母髮已白而待養若以苟祿仕則僅可漫不知  
質瀆尊冒昧拊已凌兢

通建康帥張尚書

定叟

周山房

隆堂執訊甚慚妄冒以求知外學策名更懼庸虛而受察  
竊以十國連帥之重下視九品文學之卑敢以平生半面  
之私而後竽牘小夫之敬某官勲勞奕世文獻在躬凡紹  
興討伐之規圖與衡嶽講論之宗旨公旣得之於親授志  
在肯堂天復大之以全才刃遊餘地而又遜却乎三事之

位而唯恐身早貴周旋乎二紀之餘而能以事鍊心春秋  
未高而望已隆是非紛起而人不忌竊觀地位殆爲時生  
今百年之胡運將衰而四世之國讐未雪忍使中原之父  
老遺恨故國之世臣昔景畧之孫尚存異代猶迎於灞上  
迨渭南之星已殞返旗足退於魏人佇觀帥鉞之策勣即  
自石頭而受冊某未能卒業已迫爲親方齒髮尚壯之時  
不知有已持科舉非工之習何以教人自知非敢爲人師  
所恃亦有執事在聞諸道路屢辱齒牙方今名能半出題  
品豈伊拱把亦誤軒衡涸轍枯魚聊借斗升之水托根小  
草敢登桃李之場

通王安撫

真德秀

錫之旄鉞寄以藩垣天子惠顧全閩肆輶西清近臣之貴  
元戎肇開幕府聿新南郊遠服之瞻麾幟精明鼓角歡亮  
某官清明莊栗博大魁闕接河汾夫子之傳未殊源派攷  
會稽先賢之傳可嗣風流蚤以材大夫而爲真鄉史晁生  
有志欲復井田之遺孟子陳言首明經界之畧恩被璽書  
之一札澤流寶婺之萬年孔門惟有冉求可使治賦唐世  
獨稱行儉名曰知人亦旣兼擅其能爲當亟付以政三山  
非宅鎮比繫國重輕九重俾我公行問民瘼瘡觀臨遣光  
華之特盛益尋常牧守之所無淑旂綏章式重韓侯之錫  
精金古器庸貢彥章之賢倚頒一日之寬條立名八州之  
和氣赤子潢池之盜方幸晏寧黃頭輯濯之師久稽整飭

狐兔雖定於狡穴鯨鯢時掉於驚波要當無事之時豫戒不虞之備澄清一道皆猶枕席上之安張皇六師更賴帷幄中之畫某頽然暮景來此舊邦屬政苛猛虎之餘有澤竭無魚之歎吏稱其職民安其業自媿未能實告於府情信於州方將有待仰帥牙之倣建與兒齒以均歡公其肯效越人安視秦人之瘠我亦自同晉國願分楚國之波

通福建安撫李尚書

人同

方壺山

荀班聽履嘗親橐座之允粉部舉帷密倚帥垣之重行驅車而于役謹削櫟以通名共惟某官四海首英兩朝魁彥中年突起兀壯面白之老蒼晚節後凋炯西邊之太白自更化瑟徑上言坡衆驚成羣立萬牛而不動君子暗已痼聳一

鳳之狐鳴考其爲諫官爲御史以來畧無結宰相結人主意晦叔雖介甫所厚安可囑以私淳夫受溫公之知豈不言其過柄操凜然而不改荷囊捨我以安歸人方期文靜之登庸朝已憚忠定之嚴整竟由邇綴出牧介藩俄勤宣室之恩亟促曹裝之入顧輦流已少寧復者筆硯其間况風景漸殊不忍見山河之異肅然俛視於黃閣歸哉聊擁於碧幢睠言閩都古號會府弓刀韃袴有華屬郡之儀鐘鼓園林常沾清時之樂撫茲雅俗展也元戎仰惟今皇最倚黃髮典刑之訓有如執事所謂白首魁壘之臣道行孰能止之時來恐不免耳靡湏席煖郎聽袞歸某無夢鵠行已盟鷗社某丘某水某樹樂方適於山中我任我輩我

車命忽來於天上循墻不獲叱馭敢稽念荃蕙不芳向自立者猶淺而薛荔蒙耻今一出之何輕幸逢開府之新儻念承頽之舊周原六轡遣以禮負愧皇華衛公八秩相於朝請賦綠竹中丹所蘊副墨難殫

通招捕安撫陳待制

子華

鄭雪巖

十連開府載倚真儒半水脩文聿新舊俗九霄綸綺一道儀刑威德遠加精采特異竊謂有大識見則有大力量有大議論則有大功名先零之服預決於金城上圖之時淮蔡之清不在於雪夜銜枚之際先定其勝如照燭辯白黑不蹶其趨如輕車駕平夷信馳驚搶攘非時賢所能而弘濟艱難乃哲人之事天開聖化獄生鉅公雖當太平極治之時不無外夷小盜之警得一鄭公而遼戎無慮有一文正而元昊何虞平益亂而整暇有餘縛吳寇而聲色不動于將莫猛盤砥愈堅是爲客邪消弭之方無損壽祿延長之亟此全才夐出於斯世而百年可數者幾人肯使前脩獨專盛美共惟某官闢天地之運爲廊廟之竒北山家學首傳性命文章之理一貫東嘉水心高第德行政事之科兩優總角結交無非老蒼同時並遊不敢儕伍識者已期武侯於高臥見者咸喜夷吾而無憂始居烏幕以前籌勸無遺策逮處周行而入告進有嘉謀祇見謗謗盡言豈望容容後福縱逍遙空谷之往亦眷戀丹闕之深移孝爲忠鞠躬盡力節復險而後見機識時而可投敬觀前後表出

師所陳何止治安策太息而已非剖切回天之甚力將舒徐救溺以徒勞帝爲增屯公能作氣效收掌上虜在目中空其穴巢矢之京觀方三路警聞於司寇懼未忘宵旰之思惟七閩功書於太常宜特被褒嘉之詔事豫則立言無不酬展也大成卓乎遠見憤茲餘蠢偃然逋誅又移建水之旌麾來領洪都之斧鉞通班紫橐聊重建壇到眼珠簾不妨緩帶戢止苛暴殄戮兇邪決非小小規模自是挺挺風烈先聲不赫逆酋謀降征西此行璽書隨下居東非久袞舄還歸要令四海之永清奚但十州之嘉靖某幼而孤苦壯也辛勤恨不得諸老先生之宗空形夢見幸竊聽宿儒名師之誨稍悟指歸頃掌一得於公闈蒙錄片長於優等心銘深感口誦弗違半生仰慕於龍門昔無階而披霧數載訖辭於氈席今有路以依雲顧荆棘險阻之備掌而俎豆戰陳之兼問鶴互飛而誤送鳥已倦而知還欲和白屋蒼苔之詩寧起映水紅渠之想徘徊需代進退懷疑如不可辭尚托刺史二天之庇或從其便卽趨夫子數仞之墻立義精專陳辭膚淺

新刊翰苑新書續集卷之三 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新刊簪纓必用翰苑新書續集卷之四

總領類

賀吳總侍

方秋崖

伏審虎節建臺龜符眠籀大小馮之相代豈惟圖盛事於  
衣冠東西總之迭爲茲用分顧憂於旒冕有美江山之第  
一共嘉國士之無雙波神胥舞於鷁舟春氣肇開於鵠印  
歌謠載道想續剗常棣之碑香火滿城當對寫凌煙之像  
斯民樂只於帝念哉某朋友同倫兄弟異姓願言思伯訪  
戴之興勃然豈無他人依劉之志遂矣式溪銣瓊之珮晤  
言浮玉之山追數平生莫踰此喜

賀吳總侍

方秋崖

恭審進班東璧仍鎮南徐吳如大夫者幾人嘅其歎矣楚與足下有舊故維日望之紛然騎竹之兒童賀此憇棠之父老恭惟抱經濟之具負魁磊之聲使吾君使吾民舉之三代難爲兄難爲弟時則兩蘇久騰鐵甕之謠繞上玉階之奏高論轉輞吾何慊於此哉人言轉移乃今知其忠耳豈但青氈之復遄膺丹宸之思某拜與縉紳誦言綸綺邦人迎嘉喜郭細侯之再來邊吏謹傳旨司馬公之未相久矣扼腕少焉論心

賀楊總領

李梅亭

升贊九列總賦兩川無踰老臣久望甲寅之報厥有成命足寬庚癸之憂除目一傳滿口交慶某官資弘且毅器博

而周解十三牛而有餘才固高於一世繫千駟馬而弗視氣亦蓋於諸公天使之爲入蜀之星人以此十擒胡之月知彼知已漢中方務於養民擒賊擒王許下幾爲之避地徒緣食乏遂致師還皇欲我公身任此事爰峻上卿之拜俾專計相之權金掌月升光無不燭玉關夜閉守或有餘聊寬西顧之憂卽聽東歸之命某聳聞出紵竊喜得輿敢問遲之遲長恐遭群吠之恠可以速則速幸卽遄四牡之驅

賀梁總領

雪巖

奏課餉臺疏榮名節外府輶九卿之班列旣壯邊聲中書幹萬化之本原胥裨國論仰窺睿旨厥有閑摹蓋以儒者

談兵深戒乎嘗試古人料敵必覘其密微方百年胡運之積衰而四海人心之咸奮武夫抵鳴劒之掌儒生衝怒髮之冠威可遠加莫不引領而望矣兵難遙度願借前箸以籌之爭自竭於腹心迄未得其要領淺謀者既醒齷而不足聽大言者又漫漶而適爲誇上旣厭之慨老成之長慮天其或者開景運之中興某官魁閥卓犖之材冲遠博碩之器雄名藉甚羞崑崙薄蓬萊重德歸然載華嶽振河海乘傳皇華之隰飛蕎細柳之營自江輸淮以達京師錢流地上聚米爲谷以陳形勢虜在目中凡其鳥言夷面鷙悍之形狼子野心狙詐之狀與夫斥堠控扼之險要糗糧儲峙之龐虛昔笏畫鞭等之餘如燭照數計之熟嚴助奉三

年之計最入奏甘泉桺渾知萬里之戎情宜在吾禁以按歷封曆之成筭爲從容帷幄之運籌堂上有奇兵贊廟謨而決廟勝海內想風采絲宰掾而登宰司某兀坐冷曹聰溫詔月明烏達未知何枝之可依霜凜鐘鳴竊効同聲之相應

賀淮西趙總卿

洪平齋

恭審疏榮中禁總餉外臺卿月獨升光動九農之扈使星轉曜歡騰萬竈之屯綸綺一頌薦紳交慶恭惟某官至剛以直大雅不羣赤手而搏蛟螭其才不可及矣壯志之騎鴻鵠雖老未嘗衰焉居然出入之具宜授之煩劇而不亂春深帝辰名重宗盤屬西北兵端之旣開而東南民力之

易竭還定雖勤於鴻鴈轉輸莫給於貔貅張願可憂束手  
亾策非得當今之劉晏安能追古之鄼侯上深嘆於才難  
弄印久矣公不辭於重任披襟當之晉升九蹕之華益聳  
百城之望游刃運解牛之志着鞭策流馬之功強兵富國  
之圖小煩供億致主澤民之業卽聲論思某自嗟久墮於  
吏塵猶記舊聯於朝績聳聞除目倍切忻悰千里相望有  
春樹暮雲之想萬間可托何震風凌雨之虞

賀黃運使徐總領

李劉

內躋卽省外總餉臺西賓出幙之十年遂專主席東漕下  
車之三月盡總賦輿人歎錫命之蕃上恨用公之晚某官  
器資凝遠業履端溫言行夙擇乎中庸名實久孚於上下

頃歲紅巾之變折衝白刃之間數進忠規刈蔡惟恐其放  
手縱無恩澤徙薪豈下於焦頭共推江夏之無雙再試潁  
川之第一維駒維騏維駱暫紓苞相之飛如熊如羆如貔  
熟飽樵蘇之饗帝資重望僉曰公宜王人下視於諸侯有  
嚴天節郎官上應於列宿肯歷土山政令先庚而已孚軍  
民旁午以相賀田里愁恨嘆息久矣周知財貨本末源流  
尤皆宿講皮不存則毛將安傳唇旣亾則齒得無寒欲兵  
食兼足以沛然在制閫同心而已爾旣無間越秦之肥瘠  
何難圖韓范之功名某百無一能億或屢中頃進總領甚  
喜惟榮之歲租無五千斛而使所月解近七萬緡昨賴管

煎抱賣之羸用補大科帶補之欠近困井遷之後難施箕  
歛之苛在小郡官兵旣多空腸而大司符移尚埋虛額巧  
但施於有麪窮莫甚於無錚與物爲春望公如歲今夕飲  
者恩明日按者法正累故人觀察急於賦刺史私於民願  
哀老毛

上宋總領

峙糧京口踰瞻卽宿之高竊廩邊頭驟出使天之下前此  
第勤於恭粹今焉偶迫於及瓜敢飭訥詞僭于嚴分某官  
高明而密察峻整而疎通家擅雄詞固已綜傳而行世門  
多陰德是宜貴顯之有人自垂髫負秀穎之名未弱冠陳  
治安之策小却而紓黃綬一鼓而俘綠林幕辯風生決滯

牘於紅蓮之府琴鳴畫靜訪斷碑於黃木之灣人方望闕  
而來公又監州而去亦旣老其才業矧茲磨以歲時鶯翻  
來儀譽出漢庭之右魚符作牧政如嚴瀨之清值朝更圜  
法之初而吏奉新書之峻方膠膠擾擾價莫售於國中乃  
暴暴源源錢獨流於地上蓋有功而懋賞豈何自以爲卽  
惟六飛駐吳會以來而萬竈宿徐方之戍雖酒可飲兵可  
用幾侔西北之精然戈載戢弓載橐坐竭東南之力自昔  
難於膚使乃今得此通儒逆知財貨之低昂洞了簿書之  
緣絕蓋心平氣定常龍見而雷聲故事至物來若龜卜而  
燭照少待柳營之飽卽趨荷禁之清某承學無聞緣恩入  
仕頭顱如許合耕負郭之田園身世子然誓守先人之丘

墓笑覓官之聊爾使折獄以何堪戍減兩朞路行萬里已難追於塞馬又幾厄於淵魚饑阻未陽酒炙誰存於杜老行吟楚澤衣冠畧似於屈原未定心魂來翹官次敢特枮榆之故翹翹竿牘之恭所務期會簿書竊自悲其冗賤無乃隣里鄉黨或少借於光聲

通胡總卿

周山房

待問廣廷誤蒙題品疋官半水獲奉教條方以書生來依大芘敢謂學校不同有司輒據欽企之情布見拙陋之語某官清夷而不撓簡塞而能通雖卽之也溫初非刻意尚行然定而後應未嘗咄咄柔泛觀人才各擅器品法士亢於檢局通人失在濶疎小益無偏長不可翕受乃若器博

足以融衆異力厚可以折羣輕方其晦養於冊府之中以至傑立於紀綱之地文采縝深而不輕銜露是非紛起而獨守正中仍使吾身無暴赫之名欲俾天下被和平之福此斯世之所罕恐重任之必歸胡爲玉堂昇鉉之才尚司金穀甲兵之寄有此地位必副時須願爲世道而自強自副師言之歸重某志嚮甚拙藝業無聞繞舍裁梨浸忘歲月爲親捧檄適在幘帳不圖遭逢有此幸會唯士之初進如木之初生非有託於養成則亦易於蹙拔尚期保惠獲寡悔尤苟獲逃庠序之譏庶不負門牆之賜

通王總領

王臞軒

疏恩萬里移餉六師時急轉輸旣已實關中之粟茲嚴守

衛又將豐塞下之儲欣傳榮戰之來敢後緘縢之敬恭惟某官成都石筍東序河圖被天孫雲錦之裳文成五色植太乙青藜之杖學富羣經身徑上於青雲心皦如於白日方逆臣之僭叛見烈士之忠誠涅白不繙雖赴公山之名佯狂以去來夷箕子之明此一息之從違實三巴之向背倘當時之乏此則今日之維何及觀於足兵足食之間尤可驗守道守官之際義如當赴馳峻阪之輕車事不可從屹中流之砥柱惟孟子有塞乎天地之氣所以浩然信汲黯可謂乎社稷之臣其以直耳夷攷平生之節操已知弛日之勲名常操天下之贏貲特其寄徑均節邦中之財屋正爾知津寧俟席溫卽觀綸召某舊慚白屋嘗共丹梯望

諸公臺省之登一何遠矣知此事江湖之落諒亦慨然敢以貧身累於恩造王人序諸侯之上孰不歸依同年雖四海之人少希甄異其惟心欵用旣敷宣

通四川王總領

李梅亭

企卽宿之周天夙瞻景耀空使星於蜀野行挹餘光同是天涯莫非王事欲抒方寸之悃可無咫尺之書恭惟某官器度崇懿典刑炳蔚江左風流之後代不乏人襄陽耆舊之家世濟其美怙於再轉翩若一麾日近長安謂卽登於金馬天通蜀道又出護於木牛惟關中餽餉之功實海內安危之本樵蘇後爨今多宿飽之師弩矢前驅古有畫行之美行詠勞還之四壯佇觀翫視於六飛某起家單平蒙

恩優渥立朝已濫况塵六典之卿試郡猶慙輒冒十連之  
帥周環四顧冒昧一來惟方國奉十行之書妄希宣布諒  
王人序諸侯之上亦願將明

代通吳總卿

方秋崖

伏以遡魁躔於斗北於皇吾道之華分巖邑於江東幸甚  
使天之近仰榮光之下屬贊弱翰之未遑如責以世俗事  
大之恭當已獲明牆廢禮之罪敢不自訟道其所懷天惟  
某官繇孟氏之後而得出其傳出漢庭之右而奪之氣大對  
陳天人之槩內之治中國而外之治遠夷此聲揚梁楚闢  
間上不負天子而下不負所學自其褒然子大夫之首固  
已輩諸名卿相之流方排閭門呈琅玕之奇乃羞崑崙薄

蓬萊而去蓋以有事於邊圉人煩出總於軍儲士飽而歌  
勇自百倍虜歸相戒誓母再來豈但使錢穀甲兵之間不  
至廟堂於此見忠信篤敬之士可行蠻貊王人叙諸侯之  
上雖曰無以易堯賢者爲邦家之光正恐思不見賈某所  
歸戴者敢誦言之竊以昔者孔融登李膺之門猶叙先世  
夫子與老聃之契矧今事會何幸親逢三千字而日未斜  
大父嘗窺於竑議九萬里而風在下吾翁亦竝於英遊瞻  
言再世之逢雅有一日之好則其依嚮詎不竊深愛其人  
者愛屋上之鳥况復子孫之在觀吾政而觀桑下之雉所  
恃父兄之知

代回何總領

方秋崖

伏以兩樞東西殆猶虞虢之唇齒一江南北寧分胡越之  
町畦翩其飛翰之臨喜甚同舟之濟恭惟某官有六館舉  
幡之勇無萬錢下箸之奢蚤歲邊城意此虜在目中矣十  
年總計過吾軍如席上然適當供輸困乏之秋獨幹財賦  
盈虛之妙矧時事莫艱於邊遽在人情過慮於國貧謂雲  
屯萬竈而杖杜無期雖日費千金而樵蘇後爨掣肘至此  
痛心柰何故臬外制之將軍徒有強兵之請彼舟中自爲  
敵國類多足食之爭於念哉惟公試可益以天下之才  
爲天下用夫何憂乎乏如有此數之出財此數存正不妨  
於經費已驗之效無競維人願佐有興之勲歸相太平

之治某四年于役五枝其窮一車以北一車以南安得共

下而挹其高近濂溪之居而得其正去之千載固將會洙  
泗之傳覺以一心抑又契象山之妙冊勲文陣擢冠禮闈  
卽典教於類宮繼深華於學省講道於髮引千鈞之際日  
耀羣迷談經於坐奪重席之時水融衆難斯文允屬善類  
攸歸權勢不能挽之來利祿不能誘之去蓋嘗慷慨而極  
陳當世之務不以扞格而遂易平生之言屬者分符俄而  
易鎮朝方嚴於指令郡恐失於民心平時旣切於撫摩一  
旦忍施於科抑及聞改擢悉願攀留卧之轍下者何其多  
送之境上者何其遠細數會稽之父老今殆過之自開太  
末之山川古未見此遂退袴襦之愛來司寶貨之權浴鐵  
之泉寢枯採銅之山已竭海道難防於滲漏姦民弗禁於

鉢銷糜幾孔方成一阿堵以裕民之心而裕國必權輕重之宜推鑄金之術而鑄人竚究經綸之大某猥繇壁水濫竊儒科屬峒寇之披猖敢於梗化俄憲臺之辟致因以奏功人自笑於弃繻及更叨於通藉男邦學制垂解組於膏火之中督府出征俾奉檄於煙塵之際籌邊邇逢於改轍佐郡曷稱於題輿版曹有山積之逍州縣無天雨之賦若爲施設庶免曠鰥豈期幸會之來獲隸按臨之下龍門三級忝嘗攀附於遐踪燕廈萬間願託帡幪之大庇

賀提點坑冶俞郎中

陳賓胞

正朝渙號園府升華學刺史九路之天全歸臨照以君人四海之地半入甄陶弄印無以易堯起家使之拜敝壺去

妙東大慰僉諧某官德宇闊深量陂汪洋干將莫邪之氣上衝斗牛黃鐘大呂之宮中涵韶濩久低回於州縣旋騰蹕於班行輸寫瑰奇發揮忠盡自合千霄直上贊中禁之謀猷而獨貽水斛飛試外臺之勳績蓋由圜法正輸上憂散之易而歛之難徒有日星之憲積者衆而用者衆誰憐天地之藏田野已爲之顰眉廟堂幾至於束手欲辦乃事其維我公昔王夷甫耻而不言自是清虛之論而賈洛陽以此進諫未妨通達之稱惟徹上徹下而不失之拘則入細入麤而各由其理因知猥冗不礙孤高欲觀他年造劖之爐是卽今日鑄金之冶某違離二火懷戀采深霜雪欺頭已阻攀於軌躅塵埃撲面又弗入於書題敢云守壘之

微叨隸使軺之下雖蹈仁誅義之念樂與人同而薰和染教之私無如我舊願垂洪范以幸孤生

賀川秦茶馬魏戶部

王曜軒

顯陞臺郎總提廩政文昌六部地官見謂之劇曹武騎萬管天府復專於隆委祿因德詔材與事宜某官心平而氣和人今而學古公侯子孫之必復固有世臣名義鬼神之難欺實由家學琮璧不雕而自貴鸞和隨動而有聲屹立夔人之藩籬何翅晉陽之保障儉以足用節而愛人迄轉上聞首膺表選握蘭依鳥之位內陪從於太微摘茗市駿之司外分節於少府職任昔分而今合事權滋重以不輕一洗空萬古之凡會旋雲錦六經濟三尺之法歸近天顏

輕破睡正濃之歌行試思無邪之學某苦慙駕骨復飲慕顧王良後造父先亦有驅馳之志汲黯顚寬饒猛恐非採掇之材

通史都大

林克齋

擁騎經首辱軫朋簪之舊剖符疊組欣使使節之光雖司存分兩地之遙然巨庇喜二天之近敬馳尺牘先贊寸忱某官家世象近魁三人物今稱第一積慶實綿於錦繡雅懷不在於綺紈架上萬牙籤一讀再胸中五色線小出無前激昂尤奮於事功談笑可空於盤錯自疇庸於貳郡屢疏寵於十行實簡清衷肆鉅鎮賢良選用固將解漱海海之佩刀功績垂成謂可折東山之屐齒沮謀者孰袖手

何言方爲五畝園獨樂之遊復膺二千石共理之寄河東  
吾股肱郡未遠邦畿番君得江湖心已稱效矧冶鑄莫饒  
於吳越而提封幾徧於東南佇觀地上之錢流卽聽日邊  
之璽召某受才甚下賦分多奇頃迄役於計臺嘗洿名於  
書府屬當逃谷詎意起家寮底一官隨逐隊江皋十載自  
西徂東賡伐木之詩夫豈若秦之視越仰皇華之使或容  
羅石以致溫

代通四川趙茶馬

戴象麓

分巴跡之旌旗濫膺守土占益州之分野知有使星欣竊  
庇之自今愧修辭之已晚共惟某官風猷凝遠天韻宏深  
博極羣書大乙之黎相照文焰萬丈長庚之夢不虛藉未

陳周召之詩書亦宜獻閒平之禮樂恬爲永之再轉甘出  
守之一麾刻銅虎之符游揚羨最護木牛之餉益茂膚公  
謂宜運海以搏鵬又使摘山而市駿周原之茶臃臃包以  
緬袞魯垌之馬駢駢爛如雲錦豈容黔突行有紫泥某頑  
頓之資踈鹵於事將指以出澑持天子之節旄無功而還  
不得月氏之要領敢意冒升於荷橐且令假守於銅梁有  
如凌兢何以全度東西之瞻使節儻示賦於旋歸前後之  
聞清塵尚有餘於同味

回史都大

王忠

李梅亭

光奉宸綸真持使節方千里而賦政久歛惠於一州圜九  
府以通財遂塞華於數路某官人門有偉風調不凡番君

得江湖之心不但蕃宣之績史公引漳鄴之利更高城築  
之功暫司坯冶之權洞識貨財之本恩隆正任使以大名  
地上流錢會當裕子母之積階前生玉行將繼叔文之風  
某密託隣光遠依履庇六轡如組未皇瞻原隰之華萬物  
爲銅願益林陶鎔之業

代回張茶馬

至

方秋崖

奏最蕃宣易司榷牧卧雲而逼象綿榮分東壁之光摘山  
而市駿蹄益固西秦之圉某官味甘苦永心秉塞淵出乘  
兩腋之清風已親法駕勒回中道之奔電歸杆渴羨茲揚  
春山之旗久擁東山之騎非環非玦上有雙鸞載馳載驅  
駕彼四牡取月團三百斤之羨包以絅奩供天子十二閑

分巴跡之旌旗濫膺守土占益州之分野知有使星欣竊  
庇之自今愧修辭之已晚恭惟某官風猷凝遠天韻宏深  
博極羣書太乙之藜相照文焰萬丈長庚之夢不虛藉未  
陳周召之詩書亦宜獻問平之禮樂恬爲丞之再轉甘出  
守之一麾刻銅虎之符淳揚美最護木牛之餉益茂膚公  
謂宜運海以搏鵬又使摘山而市駿周原之荼臙臙包以  
絅奩魯垌之馬駒駒如雲錦豈容黔突行有紫泥某頑頓  
之資疎鹵於事將指以出澑持天子之節旄無功而還不  
得月氏之要領敢意冒升於荷橐且令假守於銅梁有如  
凌兢何以全度東西之瞻使節儻永賦於旋歸前後之間  
清塵尚有餘於同味

回史都大

李梅亭

光奉宸綸真持使節方千里而賦政久歛惠於一州圜九  
府以通財遂褰華於數路某官人門有偉風調不凡番君  
得江湖之心不但蕃宣之績史公引漳鄴之利更高城築  
之功暫司坯冶之權洞識貨財之本恩隆正任使以大名  
地上流錢會當裕子母之積階前生玉行將繼叔父之風  
某密託隣光遠依廈庇六轡如組未皇瞻原隰之華萬物  
爲銅願益楙陶鎔之業

代回張茶馬

方秋崖

奏最蕃宣易司榷牧臥雲而逼象緯榮分東壁之光摘山  
春山之旗又擁東方之騎非環非玦上有雙鸞載馳載驅  
駕徒四牡取月團三百片之美包以絹奩供天子十二閑  
之湏爛如雲錦佇頒鳳夸趣扈龍旂某有味溪芽無心天  
湏烹玉澆過秦之論徒抱渴塵旛雲作徠漢之歌更觀逸  
足

提舶類

通提舉魏市舶

鄭雪巖

錦纜牙檣暫督邦珍之貢朱幡皂蓋獲依隣壁之輝寸心  
躍如尺牘敬止恭惟某官爽邦哲匠瑞世奇才懷鄭公仁  
義之言家聲故在立漢世中興之業相學有傳至今吾五

舉三市之眠猶訟公半刺十同之政。謙恭下士懇切憂民。泊遙清班益隆雅望輟工監勾稽之職。洗桐城愁嘆之聲。民欲借恂帝思見賈。自合歷階而上矣。奚爲弭節以來斯。惟邦計之方殷故利權之攸寄。飛艎逐浪報合浦之珠還。貢寶充庭侈南夷之琛獻。乘軺底績荷橐指期。某未習民庸。狼承郡寄。正自面墻於不學。得無血指於旁觀。尚惟聯事之心。時賜免戾之教。惟餘波及普肯分滲灑之恩。庶小國間齊獲遂依歸之願。

通舶使趙

王臞軒

翠節光華竦望宗英於霄漢。青衫藍縷分甘蒼氏之塵埃。幾年引脰以仰高。一旦澡身而受察。敬憑子墨往白帥籤。

恭惟某官紉芳蘭而自馨。挺靈芝之獨秀。追河間於千載。後得禮樂之盛心。夢太白於三生。前傳文章之正印。旣收巍第。不輟燈火。雖在素官。全似布韋。爲藍田哦竹之游。清哉官况。試河陽栽花之手。藉甚風流。此雖緒餘。獨不俊偉。繼嘗憑軾無端溪隻硯之歸纔。一擁幡覺濱水甘棠之滿。得地小而亦可行志。去天遠而隨卽疇庸。眷海舶之一司。關水衡之大計。惟帝遴選煩公一來。廉平而吏民安焉。鯨波不動。忠信而蠻貊行矣。琛貢交通。合浦之珠旣去復還。石門之泉不易其介。大而國用盈虛之制。卽此權輿。次而版曹出納之權歸其掌握。行有名命以重此臺。伏念某聞道未深涉。世尚淺讀。書發憤期收再世之青囊。射策決科。

憲外新語  
卷之四  
五  
溢竊一名於黃甲。方習趨庭之訓。遽罹陟岵之憂。謀養斗升七稔。飢寒之所。牿強顏筦庫一官。狼屑而亦甘。惟不武之書生。殊弗閑於吏事。祇恐斗筲之器。難逃冰鏡之前。念伯父曾忝交承夙有通家之好。則賤子雖無介紹。此爲藉手之階。儻以臭味之略同。庶幾軼暎之稍異。服塗車而垂兩耳。願殫駿力之勞。得廣廈之庇。萬間可遂歡顏之託。

通林泉使

方秋崖

伏以寶治騰暉切仰韓文公之斗。銅章課政有開蘇刺史之天。可無傳鯉之書。告以眠龜之日。恭惟某官五鳳樓之巨筆。九龍箕之大鏞。繇孔壁汲冢先秦古書以來。口授若決雲夢。凡周誥殷盤莊騷太史所錄。手抉以分天章。要是

道山神仙之流盡。絕人間煙火之氣。何至屈臨於圜府。聽其久去於方壺。仰窺上心。斷有深意。謂朝廷榷山澤之利。繫欲上足國而下足民。惟君子知財貨之源。能使輕權毋而重權子。俗吏念不到此。吾儒容可忽諸。如其推鑄金以鑄人。卽所謂範模而範世。三節名矣。一陶冶之。某鹿鹿無奇魚。魚自守六題十二體。故家之衣鉢。猶存五車數萬言。矮窓之燈火良苦。迺鬱鬱而居此。豈區區之所期。粵自落南。幾於敗北。偶脫黃茅之瘴。通班紫禁之雲。竟分邑於山間。如置身於井底。飛尚方之鳥。敢以硎新而擾爲有造化之爐。毋曰鑛頑而棄去。

通王泉使

洪平齋

伏以帥閩疇庸治臺陝寵行行且止而避御史威望素高  
皇皇者華而遣使臣利權增重八鸞蒞止百雉聳觀恭惟  
某官氣直而剛學純且博垂大名於方冊之上始四十年  
表清規於搢紳之間纔一二數入簉翔鴻之序進升峩豸  
之班當瀾倒之衝而定力不移有壁立之風而危言自信  
人方玩積薪之勢公獨爲曲突之謀發巨奸於間不容穟  
之時制大變於危如累卵之勢盡奪羣邪之氣復開衆正  
之塗雍齒且矣魯連已去吾在汝上矣誰謂留行君薄淮  
陽邪不妨卧治方寬北顧又趣東來闡天地之藏於笑談  
運造化之功於掌握不勞笏畫自見錢流雖心計之長正  
難其人然風采之著寧久於此立九府之圜法小施橐籥

之功陳六府之泰階卽試陶鈞之手某自甘獨冷共笑太  
清允矣獲從諸公之遊今焉幸際一世之望倘許執經而  
問難庶幾就道以漸摩江左之見夷吾何難富國汝南之  
有顏子正賴鑄人欽嚮惟多鋪張罔究

回聶提舶

李梅亭

肅駕星輶總司海舶舳艤千里有無得以懋遷胡越一家  
內外服其平準是爲膚使允屬通材某官世濟象賢早騰  
燕譽青幢舊物盍旋北斗之樞畫戟凝香晚試南交之宅  
不嚴而化所去見思惟是嶺陬久資碇稅扶胥黃木習廉  
介之具浮銀甕白環紛貢珍之並入貪泉酌水已知吳隱  
之心祥飈送飄佇應孔戣之名某卜鄰有幸賀夏已稽六

秬五羊難續遊仙之夢。尺書雙鯉空慙寄驛之情。

回趙提舶

王臞軒

奏課分符乘輶司舶候風入貢固嘗聚蠻越之珍酌水獻  
箴要當試夷齊之飲聞君廉甚職此宜哉某官蔚若宗英  
濟之世美再試弦歌之政所去見思一陶襦袴之功不嚴  
而治惟時嶺外交貨浪中然商賈筭至舟車漢非得已若  
犀珠賄及僕隸唐已病之今大夫不務富其家則行旅必  
願出於市得人如此通國稱之某雖縻於茲行引而去露  
螢不暖安得照十二乘之車檮燕語畱旋復荅咫尺書之  
便

漕使類

賀尹漕

方秋崖

伏審借才匠監將指神臯蕭相國轉漕關中盍爲根本之  
計范孟博澄清天下莫先輦轂之間上意則然師言惟允  
某藐茲宗邸特有使輶我獨二天無忘麟趾之信厚畿方  
千里但瞻牡轡之光華無斁頌言等祈涵在

賀鄭漕

王臞軒

矯首計臺藹五色慶雲之瑞抗顏宗校依一道德星之輝  
敬飭墨卿晉于籤帥某官學到聖處氣涵天和文獻猶存  
籍甚南方之大鄭經綸未了付之東閣之名郎方在盛年  
已負遠略三仕爲令錦每製而愈鮮千里監州輿一題而  
增重入司奏邸遙貳理庭袖中有醫國方舌底有冰人語

不爲枉尋直尺而屈甘請高牙大纛而行剖竹兩藩甘棠  
娑婆而籠畫司泉九路李蹊拍塞以酣春召以潛郎迫於  
執地使其道之少貶顧何官之不爲去矣莫畱重歌今袞  
迨其再入卽復舊暉芳菲菲兮彌章道落落兮難合雖以  
此起諸賢之愛敬然亦能來羣兒之中傷晚節自是而益  
香物論翕然而歸重七閩善地屬有弄兵之虞一札起家  
來任登車之寄策勲煥摘將指轉輸足食而又足兵易節  
而不易地塞帷問俗出隻手以活民攬轡澄清烟雙眸而  
察吏甚盛之事不一能言之類皆知惟是國事日新善類  
星聚如公德望宜還簪筆之班副上眷知行聽履聲之近  
伏念某癖惟嗜古樣不入時射策廣廷徒有空臆盡言之

直校文列陞乃罹疾聲大呼之讒一從沙汰而歸三閱歲  
華之久揭來倚席寒甚無氈靖惟外邸之冷官實隸皇華  
之未屬見聞甚淺易招雪日之嘲名實未孚凜有風霜之  
惧此因假道幸甚登門誤蒙倒屣之迎宛似摶衣之舊諒  
憐氣類必賜提撕持一瓣香願定價墻屏之下有三品筆  
凱叨居香案之前心旌所期古筆莫罄

賀高運使

方秋崖

伏審輶自鷄墀誕分虎節引星辰於碧落有開蜀道之天  
將禮樂之皇華不遠長安之日竊窺帝意深有廟謨若曰  
當寧思古名臣其維武矣爲時王佐每讀出師之表無慙  
伊訓之書雖吳魏自裂而三分豈漢賊可岐而兩立草廬

所蘊竹簡莫傳蓋卧龍之蟄匪徒然繫流馬之運其小者乃捲西土而凜有遺跡寬予北顧者詎無若人幸今天道之好還大快人情之共憤何止扼亢而拊其背已焚老子之庭恨不食肉而寢其皮爰戮防風之骨然亡胡之未幾方鄰鞭之可憂試嘗以唐書與五代史而攷之其見於中國亦三百年而餘矣旣犬羊之相啗曾蛇豕之無厭如使狂嗥於封域之間奚啻鼾睡於卧榻之側吾恐患方深耳見謂一秦之復生公其起而圖之縱無百參而何缺若然則朝家之委寄夫豈惟使者之將輸聞之縉紳偉哉綸綺共惟道山蓬萊之胷次楚澤雲夢之筆端當其排闔闔而呈琅玕信已跨崑崙而餐沆瀣煩視草出以飛芻意者

復周土宇而興六月之師其必張漢天聲而决千里之勝飽吾貔虎取彼鯨鯢折尺箒而笞之不留賊以遺君父無隻輪之返者迄安邊而立功名使鼎湖弓劍之藏與渭上衣冠之廟王氣開而天地闢妖氛掃而河洛清則多多益辦之劖皆陳陳相因之助以故誦言乎諸葛不復比數於蕭何某布所聞匪爲之佞逢此盛舉未嘗不歎曰江左之有夷吾遲之幾何將亦相戒以中國之相司馬惟抵掌而談天下之事敢折腰而及吾身之私其若翹瞻莫殫忻頌

賀李運使

王臞軒

起家將漕揭節濟湘舊令尹之雙鳧甫去十五年之近部刺史之四牡今察二千石而來民距躍以爭迎公馳驅其

何憚某官篤誠而明允簡要而清通言行擇君子之中廉  
德業得賢人之久大十年出幕孰居行營司馬之前萬里  
封侯乃在諸妾校尉之後勇撲望郎之被出塞膚使之帷  
爰縱綠波清草之間盡覽赤甲白鹽之勝金掌甫升於卿  
月王鈴又屬之將星與其食武昌之魚又看種柳不若蠟  
永嘉之屐少待戌瓜有懷清絕之大招復賦皇華之小雅  
暮捲西山之雨曉行湘水之春洞庭無波聊木牛之運祥  
狗爲郡歡知竹馬之迎有功見知不遠伊邇某強顏佐郡  
偃指終更非有海沂之功可歌別駕豈謂瀟湘之地又逢  
故人偶聞報之不先慚奏記之已晚儻怜秋水長天之共  
且善助之庶安清風明月之分會且歸矣

賀曾運使

戴翼

光膺宸命榮領計臺兩載欽刑已深種平反之福一朝移  
節又暫煩飛輓之勞喜依花之又新豈馳牋之敢後某官  
名家貴胄間世鉅賢濟濟侯門迭奏墳箋之美雍雍仕路  
俱蒙旒冕之知海宇覩之如景星慶雲國家寶之猶黃琮  
蒼璧萬頃胷襟之波量四時德宇之天和惟平生鄙腐儒  
之空談故所學極古人之遠到自司邦憲務合人情吏固  
多奸自屏聲而退聽民豈無瘼皆吐氣以獲伸既施利器  
於盤根宜駕輕車於熟路然自贛川而北久陶忠厚之風  
由洪都以南尤任轉輸之重載念祥刑之厄久緬懷將漕  
之尤艱與其以此付之它人孰若舉而屬之已效按臨雖

舊寵數惟新暫遲校芸視草之功少試飛芻輓粟之任欲了邊頭之萬竈須煩馬上之一鞭不妨時訪西山賡畫棟朱簾之句行卽詔歸北闕伴紫薇紅藥之吟某備數一同強顏三仕雖繭絲保障粗知當務之先柰獄訟催科莫逭有司之責幸際福星之移次深懷明月以棲枝卽今位牛斗之墟已深歸向非晚歸鳳池之上尤望陶鈞

賀湖北游運使

九功

真西山

渙綸將漕疊組分符皂蓋乘邊久簡宸衷之聽皇華攬轡肆嚴麾節之榮眷倚彌隆訓辭增寵某官識優致遠才裕  
刺煩傳西洛之正宗學問遙承於先哲嗣南軒之洪派見聞復接於難兄粵題峴山之屏涼剖邊頭之竹風生畫戟

天屹長城陳樽俎之折衝檻毡裘而褫魄馳金城而上方略勛多戎索之恢披銀臺而連奏書績茂藩方之劖取膺異渥趣駕輶車士知宿飽之有期人謂勝之增重處客而賦鸚鵡未妨領略於江山入對而隨孔鸞看卽騫翔於軒陛某睽遠丰度荏苒歲年謬膺外閫之雄實接上游之勢羽毛自出願希及晉之餘唇齒相依更切全虞之望

賀廣西憲得郡除漕

後村

渙發綸音鼎新軺傳繇霜臺而綰銅虎方歌襦袴於康樂之城輶星麾而問木牛又總舟車於都督之府熒煌禮樂傾動衣冠竊惟聖天子每當饋以念民必得大膚使中持衡而體國波平不激山立莫移然後能周知田家補瘡

剜肉之勤庶幾不肯爲俗吏剝髓椎肌之事熟視弄印誰爲朕行遐思剖符莫如公可宜亟辭於皂蓋遂加賜之錦袍凝然惠和醫此凋瘵共惟某官千載風流之人物一家心學之門庭團和氣坐春風冲襟可掬懷連城佩明月至寶不凋輝映弟兄之斯文發施聖賢之所蘊旣平反於玉節盍勸講於金華而且訪盧肇讀書之臺凝香森戟謝韓愈把麾之職輓粟飛芻何綽著於外庸尚小賒於中名豈洪都素號於襟帶而潢池方寢於干戈宿重兵萬竈之分屯更期淨洗竭民力百年之供億頗覺煎熬宜奪二千石郡太守之印章復領一十州部使者之繡斧滲漏撙節豈規規流地之錢調度通融非屑屑雨天之粟卽廉平之兩

字底續用之萬金澄清天下而衛不踈文靖已竒於公素漕運關中而用常足鄭侯卽相於高皇某愚不似人慙難向俗少年刻志未甘相如山澤之癟積憂熏心無復元龍湖海之氣彫弊武城之邑瘡痍單父之民縱敏手以何爲况拙材之如許忽聽福星之移次喜知明月之安枝蓋素聞平時愛士之心可預知今日察吏之意率然賀語允也歡悰使臣之遣遠而有光竊想閭閻之鼓舞儒生之病博而寡要尚祈廈屋之帡幪

賀余運使除煥章閣陞副使

鄭雪巖

伏以漢漕同寅獲尾冬烝之除目堯章晉直尚分日甸之餘輝自懷乘負之羞喜有廈成之托恭惟某官性天圭璧

門地鈞衡充然寬大以能容靜而有守投之繁劇而不亂  
來則能名錄浙右諮詢之勞付關中轉幹之計宮禁繕修  
之莫會自昔惟難州縣權酷之既移於今豈易公能妙幹  
上所深嘉武監褒崇爰有絲綸之煥宸旒簡記尚遲劖履  
之升重以使權加之寶直欹枕朝鷄之唱未遠天顏接武  
儀鳳之班仍聯帝輔某受知已久竊庇又新幸壽昌之糴  
粗登無寇恂之才可借正如倦鳥忽爾傍龍同日拜恩亦  
不一時之升擢觀風受察尚私千里之照臨

賀諸葛提刑除漕

劉後村

妙選名儒就陞計便雖三山父老惜郎宿之暫移然七聚  
生靈幸福星之未改統臨所暨抃踏惟均某官氣塞兩間  
名高九牧地負涵海之氣貫穿百家日光玉潔之文流傳  
萬口科目足以發身而易退難進才業足以用世而深藏  
若虛晚遇先皇寢陪群彥登車湖嶠凜白芷之風馨回首  
闕庭帳蒼梧之雲遠屬者睿明繼照耆舊具思乃從故楚  
之區來按全閩之境聞其風旨則善良吐氣挹其標致則  
鄙暴革心於和風祥雲之中有嚴霜烈日之意茲移使指  
就駕漕車得非煢摘利饒轉輸權重上於鹽鐵之論有感  
方欲變通公於王伯之辦素嚴必知取予深間富強之說  
痛懲聚斂之人養基本以厚黎元捐錐刀以惠商賈承風  
問俗修明此日之皇華足國裕民講貫它時之相業佇看  
環名式輶袞歸某猥以孤生試茲劇邑雖終年勞苦無赫

赫之可書然一念拊摩有蒼蒼之在上。日者躬負弩矢郊迎繡衣初之先容頗垂異顧方念寒蹤之奚托所欣春脚之潛回繫昔教條謹遵承於下邑矧今命脈操制於上臺矯首雲天委身造化願負山之力少推煮海之波企淵明歸去之風豈勝有愧處孟博澄清之下或可無憂

賀曾守除江西漕

王邁

陞班奎閣持節霜臺壺矯耄倪方卧清白史君之轍鬱孤泉石驩迎皇華使者之車名命鼎來上意可卜某官家有相譜學爲儒宗大筆如筆挹紫帽扶輿之氣片心止水貯金莖沆瀣之清凡所植立設施冕謂光明俊偉惟莆千里私我二天禹稷飢溺之思歷三年如一日名杜父母之政

合萬口無異辭試舉其凡可放而數廉足以律貪而起懦敏足以刺劇而理繁聽斷公則大姓不得以脅細民保障嚴則它盜不足以闖吾圉出縉於帑代輸十萬戶之租峙粟于蒼永遺千百年之利以至增益學廩表章貢闡每加惠於章縫可貽芳於簡牘士勒碑而載美民肖像以立祠僉顧借寇恂之一年無階而可又安得元結之數輩吐氣者多炷南豐之香而祝長年爇浮屠之燈而無虛夕歸裝何有人知鶴料之蕭條福果不差天遣麟兒之抱送好語流傳於樂職芳名登錄於御屏就畀大藩遄發英蕩二州爭祈公於治境俱繫人心一道得鮮干爲福星可覩天意蓋巨鎮莫如於江右而弄兵未解於潢池帝念民勞欲復

佩檳帶牛之俗公持使指立伸斷蛟刺兒之威兵興之重寄有歸臺府之大權增重先聲震疊夙駕馳驅授馘獻俘談笑了一方之事策勲飲至從容歸四近之班某倚席宗庠托身德宇屬有采薪之疾致稽拂繭之恭然受助不後於小人諒知遇必原其細過簷花細雨謾爲首蓿之愁吟檄草飛風空羨芙蓉之妙選。

上趙運使

劉後村

長淮遣使少迂華省之望郎支郡東僚誤及遠方之寒士嘗牢辭而不獲祇嚴命以亟行喻瞻雙節之威冒致一箋之敬某官疏通而密察宏毅而裕和讀鴻寶之書見聞洽甚生麟趾之世信厚藹然早講學於河汾且第源於伊洛

四海共推於名勝一門獨擅於弟兄至今天台赤城之區視昔河澗東平之國風雲凌厲孰不期射策之初歲月逶迤猶待課鳴絃之最及上更於聖化方不覽於德輝謂陪豹尾之間乃剖魚符而去果攷名札趣澤覲圭徧履清華久負丞郎之望並游英俊半登供奉之班屬淮更凋弊之餘而帝邊澄清之選亟濡六轡徃建兩臺方固藩籬凜若邊防之未弛已空杼袖蕭然民力之可哀諒衣繡之光華首褰帷而康按修明斥堠賑儉荒內安鴻鴈之離居外使馬牛之被野周原諏度顧何憚於載馳漢殿論思行有光於三入某爲儒不力入仕以恩少也讀書亦欲激昂而自見壯而涉事方知迂濶之難行又况憂患之所耗亡疾

疚之所侵蝕已決買山之策若陳誓墓之言長勝注官甘守閩中之次大鈞播物俾爲塞上之行了無騎鶴之資幾有葬魚之厄。罄生涯之漂蕩環幼稚之啼號未定驚魂來趁賤守自揣拙疎之極不逃臨察之公雖安邊境立功名固大裨於廟算而悉聰明致忠愛莫少助於平反

上趙都運

崇齡

王臞軒

先世同曲江之集桂籍猶香未寮依近水之臺蓮池有潤行澡躬而受察先泚筆以通名共惟某官尊主庇民之盛心通今博古之正學德容冲粹翔鳳儀白玉之磬文律森嚴瑞麟掣黃金之鑰二紀斜飛於州縣一朝入對於班聯總籍仙源益茂帝宗之枝葉替籌台佐養成相業之規模

盤礴乎雉監稼卿讐正乎芸籤縹帙多閑理義大有建明屬主計於京畿旋陞華於傑閣東南之力竭矣上下焦熬西北之事紛然符移旁午仰十五州之歲計贍數百萬之軍儲緩之則往往之興急之則元元告瘁今士夫清談之弊胥溺波流明執事體國之忠可與天對每當事機之有肯綮處以談笑而無留難鞭不筭而足國裕民轡一攬而澄清激濁京師大計之先定境土再復之可期給餉第一功行封莫先於蕭相弄印凡幾月熟視無易於趙堯况登先忠定於初元自有我寧宗之故事伏念某性天不穎家地最寒少而熊膽之苦嘗壯也羊腸之飽歷文闈鏖戰被體百創昕陛策名避人三舍初入星沙之幕遽罹風木之

憂既不及親何樂一行作吏早知有命悔不十年讀書行  
將贊劃於師垣自愧未閑於宦譜猶介成癖鯀曠莫逃念  
臺府本同體之戚休而僚屬如一家之子弟况叔敖之後  
今且困誰實念之而山公旣在汝不孤賴有此耳諒在高  
誼必爲動心庇覆之以喬雲甘露之光獎借之以大呂黃  
鍾之重苟垂金鑄庶可玉成事長必恭如在察父哲人之  
側進身有望或叨門人小子之榮詞短意長形留神往

通王運使

劉後村

皇華望重極霄漢之尊嚴墨綬官卑近風霜而震摺行矣  
熟瓜而問戌悚然席藁以登名共惟某官宣慈而惠和辨  
智而闕達昔在元祐比明道慶曆之隆於惟樞臣爲君實  
晦叔之儻去之千載猶有生氣奮乎百世可興懦夫至今  
諫書具列國史魯臧孫之後盍有聞人唐鄭公之孫克肖  
前烈而况種花者再剖竹至三累遷李廷兩入蘭省縱未  
幹旋於魁柄亦宜扈從於屬車昨屬公朝惠顧七閩之樂  
士煩郎使出爲一路之福星無疾聲急呼於戶庭有陰功  
隱德於里田威搖山嶽而未嘗輕發明燭毫末而不忍盡  
施每竊聞輿人之言謂深得奉使之體新天子不世之主  
方欲中興士大夫如公之才豈容外處風雲之會漏刻以  
須伏念某見擯名場嘗遊邊地慕安期生之畫策始亦談  
兵尚魯仲連之爲人已而拂袖因營水菽聊欲絃歌俗尚  
氣而輕生官恃塈而爲命務爲急急旣不便於民間如付

悠悠又恐虧於公上凡崇臺之操縱關下邑之憮舒非少推煮海之波安得有負山之力雖斷無異政能臻馴雉之祥當恪守寬條深戒烹鮮之擾惓惓之至縷縷莫殫

通張運使

李梅亭

飲水西江未及瞻舍人之樣披雲南嶽行當參都漕之臺欲提轍丞上累膚使寸丹炳若尺素布之恭惟某官心契九秋眼高四海周情孔思探鳳髓以調膠宋艷班香拔鯨牙於刺手早司存於雨露旣感會於風雲厭承明之盧人共朝於三立歸靈光之殿天貫相其獨存聊歌小雅之皇華來領大招之清絕上原下隰拓長沙千里之平重江複湖護洞庭九州之大齒髮未凋於計相腹心當屬於畱侯

豈舍王哉今名君矣伏念某蟬聯成紀鳬徒臨川家故一寒無蚍蜉蟻子之援仍獨令有驪駒狗曲之嘲歸尋黃獨之苗甘老青精之飯狼蒙文石之陞俾讀武岡之銘自非使者之汝容轉恐丞哉之餘負鄉人見孺子之入諒亦惻於仁心長史無宰相之才詎敢干於萬口

通陳漕

王臞軒

庚臺奏最計傳陞華昔長沙星聚之年翹英金甲今衡嶽雲間之旦增煥繡衣因緣三紀之符鼓舞百城之下敢裁吉語敬候前驅某官表粹而裏則剛人今而道實古出處語嘿安行大易之中清任和時見謂聖人之耦及值明昌之更化不緣介紹以立朝士如羣蟻之慕糲皇皇人爵公

若飛鴻之避弋落落權門不然胡勇退於中流而乃甘斜  
飛於外補重湖千里在天一方發廩賑民志慮周詳於田  
里乘輶察吏精神鎮壓於山川歡聲溢於道路之石碑實  
政紀於山林之野史時適轉輸之擇使重其權乃重其人  
上知歛散之有方易其節不易其地惟是歲飢人困川竭  
谷虛節以制而弗傷財乃執事平時之素學不歛民而足  
用度亦前賢此地之遺規惟人心既久於相孚雖皇華未  
至而先喜福星照耀非一道之宜私時雨沾濡又四方之  
屬望伏念某癖惟嗜古樣不入時每持直道以事人安敢  
大言而忤世諸大夫之唯而周舍之謗見者忌之一齊人  
之傳而衆楚之咻嘻其甚矣方未見先生而親炙深有疑

或者之肆讒及三薰三沐以來前荷載言而加拊旣有師  
門之歸倚何虞宦路之險巇寒士之依主人儻許一辦香  
之請宵人之有老母庶諸三金粟之謀

通陳漕使

方秋崖

伏以遡函丈之席無日不仰於諸談奉咫尺之書此意獨  
馳於清夢諒記韓門之弟子自羞吳下之阿蒙每間華除  
有懷雅望雖莫激西江之水洗此傾思惟具瞻北斗之躔  
爲之贊喜恭惟某官骨格金莖之露精神玉壺之冰吸沆  
瀣而餐朝霞幾欲絕人間煙火之氣被明月而珮寶璐要  
自是天上神仙之流方其駕蟾蜍而飛固已搏鵠鵬而上  
有用之學無施不能銅虎符竹使符兩入三刀之夢木牛

運流馬運載高萬竈之屯。諒迄外庸式遙中詔出駘蕩。經駁姿華涂在步武之間。吽闇闔呈琅玕。高論妙語言之外。僉所羈者身其見之某肝鬲無奇頭顱如昨夜讀寒窓之雪有負初心。曉看前山之雲居懷慚色。雖了癡兒之事。不幾俗吏之爲事。先生于茲有年。恍記孔融之絳帳。見似人跽然而喜。寧忘范叔之綈袍。

通兩游運使朱都承

劉後村

投身吏職問譜山陰引領使華有盧汾曲室邇獨思於人達。波及猶異於君餘三沐含芳一牋奏敬某官以神峰之雋加月之如科斗字屋壁藏獨傳文獻菟首射俎豆禮猶有典刑鄙王福時續詩書之亡小邵伯溫集見聞之錄有

功絕學是似前人慶元黨禁則卷而懷嘉定化更則翔而集將有達者仰盛德之傳家其在茲乎爲斯文而吐氣而乃舟引而去轍環于行幾年不到於鈞天一節近趨於幾日方經齊圖回之有賴何論思獻納之足云某徒抱浮多不償實用少時祖逖嘗有北清中原之心中歲義之欲爲東遊滄海之計耕鈎有林泉之趣絃歌爲菽水而行昔過考亭故居嘗登武夷精舍徘徊如至闕里夢寐想見文公豈知高山仰止之邦乃爲有錦使製之地生芻一束斷可修墓陵之恭玉海千尋獨恨阻鯉庭之識非敢叙大父老人之舊好盍願聞先生長者之緒言輒持空函以代古贊世情甚薄誰肯憐瓠葉之交高誼未寒尤垂軫練裙之子

回潼川提刑權轉運謝太博興甫

李梅亭

守蔽芾之甘棠正疑謫滿歌遙遲之苞枊敢冒恩除甚慚  
不蓄而蓄又懼無麪之餅亟從控避猥辱褒期恭惟某官  
心和而氣平人今而學古源流自康樂之裔洒落有宣遠  
之風招館下之諸生詎訾豨岑之進展治中之別駕不辭  
驥足之淹尋宅於兩川俱騰歌於五袴手提文柄心造化  
爐禮樂遠而光華遂驅雙節師旅因之飢餧全出一陶茲  
暫尋香火之閑寧得歛雲霄之步重珪璽組已觀游刃之  
恢然截鐙畱鞭共看發硎之新若佇遙四牡徑從六飛某  
已愧代庖詎堪乘傳拆楊而和白雪願亟賦於歸哉轉粟  
而上青天冀別求於能者

憲使類

賀新浙西陳憲

鄭雪巖

恭審身辭禁闈勇退急流詔起林泉趣來近甸式表玉旒  
之眷注俾持繡斧之光華一禮初傳八州交慶恭惟某官  
志大而氣直學博而用周接東家師友之源流盡掃支離  
之習究上世帝王之軌範獨尋精一之歸累先諸子鳴徑  
登千佛選仕不擇地志欲康時方名鄼侯給餉謂不絕也  
無畱孟子歸志而後浩然方當淮濱土徹之時豈是野渡  
空谷姑令將指非久持刑整故步於霄依清光於日月某  
姿稟雖異出處略同終歲虩盐共聽五更之鳴鐸一時領

袖獲隨三舍以彈冠猶記相會於鐵甕城頭曾約同寅於姑蘇臺上舊吟尚在宿願方酬思末路之惟艱喜故人之相遇重來越俎羞棠蔭之尚存有好斷金想蘭心之未替望塵有喜展檳馳情

賀西浙王憲

洪平齋

共審文奎寓直憲節升華江上擁麾已見波濤之帖息日邊衣繡更觀山嶽之動搖一道生風萬殊吐氣恭惟某官學高柱史望重甘泉東坡六君子之游恨不全於此世慶曆三諫官之列記曾見於斯人迅雷破柱而不驚秋月照潭而自許雖時移而多變終道大以難容付萬事於醉眼之中發一笑於塵容之外靜觀頽浪獨能立砥柱於中流

出鎮要津但見橫孤舟於野渡有非常之人物胡不在於朝廷宜諸公包血指之羞而天子思沃心之助拔援自近臨遣有光紫甸持平要使星沉於貫索清朝振武已看雲接於蓬萊少焉歸奉萬年之觴自此遂前半夜之席徑煩補袞坐底迓衡某塵冗埋頭文移掣肘化金無策五銖赤久之幾何舐鼎有緣一粒丹砂而已足彈冠自喜削檳難宣

賀江東譙憲

真西山

中詔起家外臺抗節民懷遺愛昔嘗敷惠澤於畿東帝眷舊人茲俾按祥刑於江左寬條一布屬部交欣某官敏識造微英猷邁往班香宋艷文推行遠之工夷清惠和行有

適中之懿自拾巍峩之第亟儀清切之聯七寺爲丞朝論稱其端靖九江作牧政聲播於歡謠自陞蘭省之高華旋總瑤編之筆削禁途甚迩方共僕於平登風操獨高乃徑成於勇退蓋志本及人而謀身則緩故官雖在外而行道則同星輝婺女之躔霜肅會稽之墜暫奉真祠之佚良深當寧之思吳越之壤八九州咸屬按臨之會雲漢之章千萬軸重新寓直之光願無緩於平反庶不妨於趣覲某揆能甚下席寵過頻八年鶴序之游六稔鰲坡之直愧大恩之難報乞偏郡以自程敢謂綸音驟放使指外庸何有內省靡寧同夢鈞天曾未忘於暴衣契並驅原隰願無斲於良規

賀江西湖憲

洪平齋

共審總權督鐸兼命亭刑墨綬從軍允合古人之變禮綉衣照里實爲此日之榮恩疊組有光同袍增慶恭惟某官爽邦哲匠名世故家仲連又不帝夫秦而強中國臧孫宜有後於魯以勸善人手欲擎崑崙太華之山氣可吞洞庭彭蠡之水官所居而輒大民於去以常思藹然以儒飾吏之風卓爾移孝爲忠之志屬璜池之子尚偷活於弄兵而新居之民久告饑於和糴調征方棘轉餉非輕惟卿大夫不勝桑梓之憂知聖天子欲弭萑蒲之警起司飛輓坐領平反昔嘗聞過家上冢之榮乃今覩就第建臺之寵士惟我公而張膽賊聞此舉以寒心豈惟飽大軍於蓐食之秋

抑亦托平民於顛連之地戶庭出令已知策流馬之勳草木助威佞性見革帶牛之俗好聯棣萼同挈荷囊某舊亦有連頃嘗受察自墮在火坑之苦待喚回寒谷之春拂拭塵冠喜有九芝之詔追隨賀履恨無一葦之航

賀潼川李憲除夔憲

前人

自天出綺易地褰帷家人有嚴君焉舊膺此選皇華遣使臣也今世某官雖曰因避親之嫌亦見善繼人之志夔藩幸甚梓部駭然某官器重以周材弘且毅與人忠而執事敬見善明而用心剛四國於蕃茂甘棠之蔽芾六轡如組訢苞栩之倭遲曾未暖席之間倏有改轍之命惟西蜀之門戶倚三峽而爲咽喉昔先正保衡於此展澄清之志今

命汝大正庶乎體欽恤之心遙知叱馭而驅之會有解印而去者忠信缺矣暫勞霜節之馳錢穀幾何斷獄何佞性九宸之間某方依雲覆忽報星移雖難留有脚之陽春然尚冀驩顏於廣廈送我而入楚澤固猶恨遠水之遮思君而下渝州會問訊清溪之發其爲忻懌罔旣編摩

賀寺丞陳提刑

鄭雪巖

肅膺褒制來按祥刑內通玉筍之班承聯月寺外秉繡衣之斧節建霜臺方一道福星之臨如六月甘雨之切先聲所至會望已蘇恭惟某官清冷於冰量寬如海六奇贊畫追戶牖之密謀九葉流芳踵古靈之舊學不求梯援獨立岩棲涉歷江淮表裏之區諳究荆襄便宜之奏功成制幕

夢發州刀親提百萬衆熊羆之師盡護十一州牛斗之鎮傳檄而定易地而無就加按察之權將底輯寧之効師失厥律民被其殃天子遣皇華豈但容詢而已明公肅王命正觀方略所先蔓固貴於預圖器亦虞於所忌子孔欲著載籍國僑去之而衆心向安斐豹焚丹書宣子從之而勇夫竭節必參權義可正紀綱馬首是瞻狃詐作使惟沉幾於掌運之際自消患於指顧之間昌黎一入而鎮州平令公載驅而回紇拜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必用真儒斯無敵者茂凝績用益固簡知如某本是書生豈閑武事未除鴉集良難木鐸之宣適值鴟張寧顧席衽之冷不免弧矢之爲備敢云俎豆則嘗聞所幸六轡啓塗萬物吐氣登車澄

清天下講自近邦行部課試諸生首迎都騎心之所蘊言則難宣

賀陳憲平寇

戴翼

螭蟠錫命龍節陞榮奏捷至三喜悉平於羣醜論功第一宜峻陟於穹班塗詠交歡臺治愈煥某官精神秋水談笑春風時合兵書料賊而如料敵指麾介士擒冠而必擒王籌策定於樽俎雍容之間號令行於賞罰分明之際風走十八灘之曉鏡爭潢池天回一十郡之春劖耕綠野捷書來上朝論聳聞更生幾百萬之窮民冕旒喜動接武八十一之元士繡斧光增第師中之錫未償厥功必席前之間始究所學外勞如許寧淹原隰之載馳中召杏來行見朝

廷之大用某身羈雷邑心繞霜臺側聆恩褒喜倍倫等盍先馳於慶賡愧邈在於偏陬首用先生作棟梁此日發西江之朝不下體采葑菲異時歸東閣之鈞

賀曾提刑

王臞軒

疏渥綠綺豈威繡斧清白史君之德政方播湘城皇華使者之風聲復行閩部敬裁吉牘晉溷賀床某官粹學本於家庭大名垂於宇宙堂堂先正餘慶曆元祐之典刑籍籍二難有玉局宛丘之標致春秋方富名字已香囊者重湖之濱窘於潢池之警孤城危甚飛書走檄之載塗半刺屹然緩帶輕裘而弭變亦旣十萬家之蒙福居然二千石之卽眞笳鼓申威獄后波神之震疊袴襦詠德裨官野史之

流傳惟時七聚之區正簡五刑之寄乃煩名勝求此平反適惡子之譎張倡偷兒之嘯聚周諛所至雷轟電掣於令下之初奏凱而旋風恬雨霏於事定之後况南國之棠陰維舊而西山之茸蘚方新士民素習於教條臺府相爲於脉絡馬范之儀政如兄弟特姓不同于張以陰德遺子孫于今復見夜壘頓清於刁斗畫庭可臥於桁楊僕雖至愚切有過計今之所謂民賊多長惡而不悛上而苟有仁人盍知病之所在必欲革帶牛之習當先徵碩鼠之貪至如白粲之價浸穹牢盆之罔太密此實名戎之本諒閔憂國之懷讞獄暇時訪南豐道山之墨刻還班有日復西清法從之青檀伏念某様不入時癖惟嗜古殿廬校藝疎狂貽

怒於要官宗邸橫經習懶見嘲於羣弟方企崇臺而受察  
慚無寸援以爲容疇昔先君曾出龍飛之榜中間賤子獲  
陪鴈序之遊儻以臭味而垂憐庶幾飲啄之無恐有三品  
筆誰無收名定價之思持一瓣香敢作嗟枯吹生之想

賀葉都鈴權憲

光奉宸綸肅將使指凝香盡戰方歌二千石牧守之良持  
斧繡衣又借十一州兵民之重星臨所暨風動攸同某官  
人品富韓淵源姬孔黃鍾大呂之氣韻竑隱雷霆明珠拱  
璧之文章渾涵星斗議論有諸典刑者在事業皆六經中  
學問中來自西山老先生推轂以薦賢而東閣諸鉅公交  
口而推重起從鄭里來撫贛川士飽而歌馬騰于槽旌旗

改觀時和且豐農狎於野襦袴興謠姓名旣東於御屏恩  
寵果頒於褒璽帝謂江西數郡屢罹寇燬之餘公實斗南  
一人宜任平反之寄民何幸甚天實福之奸氓想覲德以  
賣刀貪吏將聞風而解綏第恐九重之思賈未容百姓之  
借恂挽升斗以救餉枯草展澄清之志整劖履而趨鵠列  
卽登禁近之華某朴矣亡庸推之不去試邑無譜鼯鼠之  
枝五窮顧影疇依烏鵲之枝五統嗟畏塗之歷久而末路  
之尤難際會自天帡幪有地寬其轡勒閑其筋力幸棲身  
德宇之餘引之康莊脫之泥塗更引首化鈞之內

通葉憲使

戴翼

東壁清蹕暫領繡衣之斧南昌小吏喜依玉節之麾誓以

身歸大造之陶鎔瀝此瞻於細夫之竿牘犯嚴造次俟命凌兢某官學老而文雄人今而道古真才瑞世炳炳六秦階之晚符勁節凌霄巖是九華峰之鍾秀所養者得孔孟聖賢之定力故發而皆夔禹遠大之奇勲自登龍虎之士游遙展驛驅之雋軌三異奏庸於花縣十行促覲於楓庭綸院喚揚官無冗爵計司豐衍軍不乏需當明天子不諱之時居大丈夫敢言之地嘉謀告后鳳鳴于崗而梧桐以生正色立朝虎猛在山而藜藿不採望峻回天之力華陞維月之聯芳觀要路之橫躬胡乃急流之勇退蓋天欲赦細民於積年之涸轍故上特畀以十道之祥刑除命甫馳列城交疎豪黠私相顧而喪魄閭閻得一笑以伸眉蘇孺

文果不受故人之私范孟博真有清天下之志雖江右總十一州之地願駐褰帷恐朝廷不三五日之間別頒褒璽某蜉蝣小用芻狗棄才家貧而笑餧粥之無田技拙而藉詩書以爲業聚徒庠序飽二十年學舍之虀鹽負米朝脯奉八十歲親庭之菽水雖鷄板屢之捷柰龍門萬丈之高迨於癸未之春始玷慈恩之列仕不釋祿急於爲親弟一尉如綫之微而衆務棼絲之集矧茲劇邑之重尤非謗材所堪倘無歸嚮於中寧免譴訶之反幸戴二天之在上庶幾一日之能安河漢瞻星漸喜近熒煌之座樓臺得月願永依臨照之光

通曾憲使

戴翼

綸音錫命繡指陞華人侯公來爭致南豐瓣香之敬天憐民困俾沾西江斗水之波一路得賢萬物吐氣頓首申慶函之禮披心寫屬吏之歡某官學老而文雄人今而道古一貫家傳之衣鉢百年相種之簪纓忠孝萃在一門時謂德星聚才猷夐出當世公實廬山高自策足於亨塗卽蜚聲於雋軌州縣特小施而已規摹有遠到者好宜十行促覲於日邊胡六轡尚馳於江右帝懷此土凡幾罹兵旱之灾公乃福星姑暫出虛危之分威聲所至風采頓新窮寇自束手以願降汙吏亦革心而退聽蛇鼠之害旣去鴻鴈之居自安不勞指麾悉就條理民何幸甚天實福之登孟博之車行遂澄清之志前宣室之席卽膺召問之勞某眇有十天獨有二天之仁

通趙憲

王臞軒

衣直指之繡以建臺矧是宗盟之長着從事之衫而入幕最爲吏屬之卑幾年引脰以仰高一旦澡身而受察倉皇告至俯伛通名某官稟氣也剛觀道於獨追河間於千載後得禮樂之盛心夢太白於三生前傳文章之正印旣收科第不輟燈火雖處公族全似布韋謾以緒餘見之施設

固嘗憲軾甘棠參韓木之千尋纔一擁轎歸橐無端溪之  
隻石在我者大而地無小每官皆清而人推高司邸泉南  
遺愛渺洛陽之水剖符湖海驩聲開衛獄之雲方人物之  
眇然如執事者有幾歷事三紀而無朝蹟知榮進之心輕  
連拜數州而駕輜車况祥刑之寄重與其枉尺直尋其道  
屈孰若高牙大纛其志行持論於三尺外而不苛得情於  
五覆中而不喜圜扉晝掩貫索夜沉漢廷尉活人者千今  
視之而倍蓰唐宗室爲相者九將去此以登庸伏念某殖  
學伐耕賣文爲活大廷對策忘陳憂國之孤忠末第書名  
何惜避人之三舍冬已迫於爪戌夏方依於蓮池惟知直  
道以事人不敢苟祿而養母昔居隣壤猶懷高山仰止之

思今跂使華敢作明河可親之想如聞雅量徧喜吾儕倘  
稍賜以寬容庶苟逃於瘞曠筭庫七十家之薦雅知趙文  
子之憐才廈屋千萬間之保竊喜杜少陵之有託

通章提刑

劉後村

繡衣望重屹立霜臺墨授權輕謬分雷地辱在通家之子弟素欽當世之儒先問成云初登名惟謹某官氣潤剛大識造精微烈日嚴霜矯矯立身之潔光風霽月溫溫接物之和究觀平生車立高節舉世由旁蹊而進惟公遵大路而行畱滯曲臺豈甘爲野外之葩栖遲郎舍不肯詠觀中之桃自拂衣去乎日邊而仗節徧乎天下京畿震悚湖嶠肅清平揖權豪不識漢將軍之貴奏繩將相稍鋤唐節度

之強向使謀謨乎廟堂奚止動搖乎山嶽然且數臨太府復使全閩風生按問之條春屬平反之筆至明而養以晦若寬其實則嚴君遣使臣雖曰遠方之蒙福國無君子可勝善類之寒心佇錢禁途邊扶世道靖念某稍通章句不切事情少在兵門嘗秉陳琳之檄筆晚臨林下始爲杜牧之罪言昨授男封蓋謀親養豈意公私掃地憂責如山何止赴湯蹈火之危預起向若望洋之嘆追惟先世豈無老子之交賴有明公獨任恤孤之責日累提其同氣必容覆於微縱雖隱然而有憂猶恃此以不恐既爲漢令敢之弩矢之羞嘗學孔門切慕弦歌之意

通劉提刑

李梅亭

丹墀賜對繡斧詳刑君遣使臣固光華於在遠獄爲司命必明謹而不畱一賢觀風萬物吐氣某官器涵方重識抱浚明胷中風月之無邊一塵不染筆下源泉之不竭萬斛而羸項厭承明出將英蕩以尤幾施邦正天不違顏障百川回刑瀾海爲縮足顧退湏於棨戟復出駕於輶軒司長沙千王之平惟良折獄澄洞庭九州之大何擇非人從知察李大之情必不容上下其手周爰各度卽開衡獄之雲慨提澄清何愧滄浪之水所恐思賢於宣室還當問路於修門某起家一寒去國三暑強顏倚席昔慚洛下之生簪尾對墻今補點中之佐雖云二郡正隸六條廉下掩聾敢嘆丞哉之余負憇今成癖亦惟使者之汝容

通方提刑

方秋崖

伏以繡衣而立雲漢聿瞻使者之星墨綬而走塵埃竊嘆  
郎官之宰雖迥有天淵之隔方將戴日月而行敢以名聞  
通其懷仰恭惟某官周雅壯猶之老唐詩元勳者流當其  
揮玉塵於宗藩固已鏘瓊裾於帝宸胡爲軒轅迺輒鶴班  
曰古者有德惟刑必吾儒然後知此矧我朝以仁立國於  
民生若恐傷之徑煩丹筆之春盡布紫泥之旨然金科秦  
九重之敬卹而玉山有一卒之吁謹繫我甘棠勤公行李  
持斧而捕盜賊想聞暴公子之威名騎竹而走兒童復見  
鄂細侯之故事少註凝香之寢難稽聽履之朝某徒抱區  
區見謂碌碌昔我世父竊意爲生馬之駒許以象賢乃晝

成類狗之虎歸眠詞林之衣鉢無忘家世之箕裘粵自落  
南幾於敗北尉漂陽而吟借家具寧免郊寒令彭澤而賦  
歸去來欲從陶隱偶脫瘴烟之澁勒尚驚風雨之漂搖方  
自拔於選階曾何知於縣譜邑而謂之債邑蓋亦望而駭  
然民皆可以爲良民或相安於拙者亦惟綿薄退懼錦傷  
一婦不織一夫不耕敢廢農桑之課五刑服五流有宅尚  
邀鞠草之仁

通李提刑

鄭雪巖

伏以錦帆泊洪流已周咨訪繡衣兼畫戟今易澄清天子  
弄印匪輕使臣名環適至充資風采盡掃瘴塵一聞令公  
宜威無復苗民逆命恭惟某官眼空四海量廣八荒文曰

武可以全才學書學劖不爲小用百篇落筆不減太白風流萬卷填胷宛似鄴侯韻度。鋒芒小試穎絕早稱峽開桂陽已小巨川之能濟。巢空寧化安有蔓草之不除。笑談折衝整暇止武於赫績用累見褒嘉內聯實閣之榮班外作金城之良翰番禺失律何足煩流馬之通潢池弄兵其誰慰涸魚之渴先聲所至僉望已孚西賊聞之皆驚南人自此不及。眷鈴府實接於三路而憲臺時置於雙江山川峻激致人性五方之不侔溪峒險巇有習俗百年而未化比憐相刃同里爲仇少昧曲突徙薪之防便起烈焰燎原之禍僅雖安集未底聖凝爲國深長謀之在公指麾間爾今之事會迭有正以望實爲先宣帝聞東海蕭生名歸欲壯

本朝之勢仁考以南粵襄公可任永圖百年之安只恐恢復基圖不容淹畱旌節豪傑爲時出請賡少陵整頓乾坤之詩功業如山高願繼元結鑄磨石崖之頌某濫吹油幕之下竊庇雲宇之多所願執鞭正切生平之慕乃獲爲御得陪執事之先胷中之梗槩欲陳紙上之繁蕪難寫以分言之則雲泥勢隔以道論之則草木味同惟大賢之有容庶小夫之自信已蒙躡履不特設烏大夫之羅雖之運籌尚冀全藺相如之璧其爲依嚮固旣編摩

回丘提刑

方秋崖

某昨以行告宜若禮然乃勤界玉之題遠致兼金之餧可以予可以無予此奚爲司府之頒謀之臧謀之不臧或正

坐浮家之講噬臍何及拜手惟慚盡以郤則不恭夫豈受之而是泛剡曲夜深之雪已借一帆遡江東日暮之雲莫殫方緒、唉趨輦轂肅徂緘滕

回黃提刑

方秋崖

歌赤壁賦曾識史君之不凡移碧玉環寧知老子之可笑要是荊州牧之賜使爲鄭公卿而來恭惟星辰光寒風月灑落未了竹棲之記事來桂管之春乃節乃麾倦遊屢矣某丘某水燕處超然雖寧作赤城之老仙恐未容綠野之間處落落難合公亦坐惡圓耶飄飄不羣是豈能乞巧者天且定矣帝於念哉某一生草茅百事在昔者同韓非之傳戾契謂何今又避庾公之塵牽率至此顧不能刺刺

作婢子語夫然故時時觸權貴人咄哉是行豈其得已治齊舍蓋幸清淨之可師以柳易劉想荒餘之已甚

倉使類

賀畱倉使

名公著

擢從需雪任重使閩听殿促朝認乘輶之風采庾臺恢建帶銜袖之天香上歎賈以忻然吏聞滂而凜者有光臨遣幸甚同寅恭惟某官浮石清流爛柯仙品傳家遠業皆自出於機緘蓋世通才獨善藏於芒刃糧審迭更於中外農祥妙著於勾稽半竹攸分甘棠勿翦帝興懷於先正民未遠於去思爰卑所臨庶幾是似雖曰股肱之郡聊爲衣鉢之符然而治劇刺繁已彰殊効孰若觀風問俗庸廣周咨

固不待於沉宅浮家則全藉之。摘然煮水膳，惟南嶠微遠。  
尺天生齒寔蕃官箴少弛。皇華風動俗預想於澄清宣室。  
夜闌旨親承於密勿送之禮樂于彼隰原移今日之畱中。  
爲後來之入侍某昨經崇閨獲際高標殷如金石之聲茲。  
猶夢想幸甚櫟樗之質更得因依慚馳傳之甫寧正飛芻。  
之未達出多於入見不逮聞况如諫民核部之難又在通。  
楮規塗之外王事靡塗儻惠願於同舟德音不遐願拱聞  
於避席

賀曾倉使

洪平齋

恭審詞綸渙寵庾節升華鳴履而上星辰夙仰望郎之宿。  
中國圖書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衣繡而立霄漢聳觀膚使之風民皆歡聲物有生意恭惟

某官學問正大典刑老成襲南豐之箕裘宜益大於數世。  
之後傳東萊之衣鉢早權高於諸公之間建安卓肇之才。  
名正始風流之人物翛然自得澹若無營利足飭人競嗜  
刀頭之蜜術能醫國獨藏肘後之方一歛武於粉闌久寄  
情於綠野手弄鑑湖之明月曾吞禹穴之晴雲琴本無絃  
句常有眼固可傲造物於靜中之地然豈置蒼生於度外  
之時夙駕起家薄言問俗乃眷江東之故國方移河內之  
窮民奪路猝於烏鳶雖識仁人之志空窖藏於雀鼠柰多  
黠吏之奸惟能正一道之利權斯可壽羣生之命脉皇華  
攬轡姑馳四牡之閑閑禁角鳴鞘卽扈六飛之耳耳某蟲  
米見解螢雪生涯歲月消磨影墮羣飛之末襟期傾倒氣

襄再鼓之餘獨冷自甘一寒誰念不圖采藻之樂遽托態  
棠之陰俗客不來刮目對芝山之曉兒童相約歸心詠沂  
水之春

賀陳倉使

王臞軒

輶從郎省出建庾臺帝曰湖南九州之民其生寡遂公爲  
江左諸賢之望宜往周諫岳后擁英湯以前驅湘靈聞先  
聲而起舞某官道高而立於獨器厚而養以和學易通神  
三畫曾吞於天上著書擬聖六丁屢下於人間雖場屋之  
文而金石可鑄科第之後而燈火不輟徘徊州縣綿歷歲  
時所至皆清而人推高在我者大而官無小及時更化乃  
肯立朝鳴鐸壁流恍憶爐亭之舊星傾經朱邸平分講幄之

功著庭凜直筆於秋霜省眼閼人才於冰鏡但從平進立  
要路之津以何難惟不苟同辭光範之門而徑去間有動  
色而咨惜誰能爲王而畱行與其貟枘方鑿扞格於中孰  
若高牙大纛從容於外况在衡湘之地重哉金穀之權属  
弄印者踰時乃出綸而臨遣東南之力竭矣上下焦葵西  
北之事紛然江湖唇齒爲時一出寬上隱憂褰帷皆廢起  
之方攬轡卽折衝之畧必有偉舉以踈羣觀富貴浮雲固  
萬鍾之不屑蒼生霖雨非一道之得私伏念某學古多拘  
與時寡合比奉昕庭之對空臆盡言不知書生之踈轉唉  
觸諱甘輸三籌而不悔僅切一命以進身來傍蓮池苟營  
菽水始仕日筮或者卽初而覘終事長必忠焉敢以順而

爲正才踈而意廣位卑而言高不惟同列疾視其旁甚至上官亦嫌其訐所幸鄉先生之出使得稱門弟子以通名諒蒙軫念於遺簪必不興疑於投杼俾諸鐘金之養敢昧丘山之恩中人以下皆惡林宗正不免耳國士之遇如有智伯尚庶幾焉

賀李倉使

王臞軒

出綸闇闔乘傳蒸湘屏風錄良刺史之名就陞英蕩安輿奉太夫人之養增耀輜軒部民舞手以交歡屬吏舉杯而相賀某官道高而立於獨器厚而養以冲鄉黨一篇之中從容踐履中庸千載之學出入誠明雖場屋之文而金石可鐫自科第之後而燈火不輟徘徊州縣歷歲時所至

皆清而人推高在我者大而高無小及改絃而更化乃澤  
笏以立朝不緣介紹而結眷知肯事詭隨而同流俗屬時  
有邊陲之警自贊參謀長揖出光範之門了無斲色早奏  
勳於淝水旋坐嘯於衡陽藹然政聲得之道路字民則催  
科寧拙拊士則甘苦與同思溺由溺思飢由飢紅粟活萬  
人之命曰暘而暘曰雨而雨蒼穹感一念之誠以至延賓  
客則北海之樽不空待寮佐則南樓之興不淺醉墨豪吞  
於星瀨新詩清追於雪車舞綵袖於輿春遂藜端明便親  
之念鳴木鐸於石鼓尋朱紫陽講道之盟豈近世俗吏之  
能爲皆平日學力之小試闔城卧轍人心直願借畱因地  
建臺天意曲爲從欲惟是歲荒民困川竭谷虛公將以施

一州者而惠九州人亦以試前日者而信今日還峴而栗可賤乃賢相之遺規用憚而年不飢亦常平之始事必遵家法以寬帝憂陰德無邊耆壽合延於鶴髮清朝有命宴詩將駕於龍津伏念某學古多拘與時寡偶昔吐危言而對策以訏見排今持直道以事人似狂未醒才踈而意廣位卑而言高幸甚以鄰境之諸生晚乃爲崇臺之屬吏先世同文靖之第一榜得人賤子登元禮之門通家有舊黨軫薄雲之念冀洪覆露之私事長必恭佇俟察父哲兄之教將母來諗願推仁人君子之心

賀王倉使

王臞軒

轄班郎省司庾輔畿太平宰相之家聲青氳猶舊皇華使

臣之風采翠節一新嶽后前驅江靈起舞竊謂將指於三輔莫重常平之一司粵自比年亶爲遴選東南之力竭矣帑藏焦熬西土之事紛然符移旁午况當水潦飢饉之後尤多溝壑流離之憂觀風而得偉人未春而有和氣某官章天奎璧鎮地嵩衡八龍競躍於雲津俱稱相種一鳳獨儀於天學見謂人豪垂陞舍選以策効力遜孤寒而歛步游戲文章之三昧呈露政事之一班赤縣字民河潤均京師之福屏星監郡海康奏邦國之功入綏周行不趨捷徑朱轔出守追還樂職之驩謠白鹿崇儒喚起爐亭之舊夢無何奏最有詔召歸雞舌之香方熏豹尾之班在邇人皆爲之慾憲公獨付之笑談一節請行六丁莫挽維先文定

於此祥刑平反一語之仁全活萬人之命功德如是祥祉  
如是雖隔賢聲刑獄幾何錢穀幾何素閑相業世道隘甚  
人物眇然四牡載馳少駕輕車於熟路三槐無恙歸畱  
柱於明堂伏念某家地單平性天蒙督二載身依於綠水  
一朝望斷於白雲壯氣索然見謂如雞之已木親榮已矣  
何心有鹿之在蕉需次忍貧賣文爲活幕府戍期之已及  
書生宦譜之未闢惟臺府本同體之戚休而僚屬如一家  
之子弟教誨之以藥其失提挈之以玉于成是所望於尊  
明庶少逃於瘞曠一臺近水餘波儻及於蓮池小草出山  
和氣願回於忝律

通王提舉

李梅亭

抗章<sup>引</sup>外揭節司平正士去朝四海之疑未釋望郎問俗  
三湘之幸則多况以部刺史之天來歸舊令尹之地民信  
之矣帝念在滋某官天韻崇鈜風猷膚碩學問廣大日光  
玉潔而蛟翔志氣清明燭照數計而龜卜早提邑最入踐  
朝行徧儀清選而人訝其遲立登要路而公不之領古之  
君子寧可祿歎而氣豐今之謀人詎恤身進而德退拂衣  
勇甚攬轡慨然載歌小雅之皇華復領大招之清絕我聞  
在昔二異具見於一同民到于今五善固忻於重拜所虞  
驛名靡俟鴈回某去國三年起家二郡瞻霄漢之佳士昔  
蒙或輓以或推逢瀟湘之故人今乃受容而受察偶甫至  
丞哉之壁未由望使者之車文儒申申旣喜迎柳公之不

東坡新書 緯集卷之四 五十一  
遠武岡矯矯亦幾見王導而無憂

通王提舉

劉後村

矢惠七閩褰帷而至地環百里傷錦是憂拊水蹟以自危  
凜霜威之難犯敢陳固陋以瀆高明某官經明而行修德  
盛而仁熟草元之作可方楊雄尋微之功不減輔嗣蓋其  
經緯乎皇帝王霸之學固已馳騁於學校科舉之時文獻  
足以接前修策畫足以定大事把臂入章泉之社抗禮分  
水心之庭奉盤而推要是吾儕之盟主持券而取宜爲天  
下之美官柰何稍繇博士議郎寢遷郡國守相靜觀時事  
寧無憂宗周之心勤撫細民不見薄淮陽之意厥今勃興  
歲聖並茂蒙方欲人之作新故選使而按察然而以言

乎內則脉病已久以言乎外則尾大可憂世無排難解紛  
之才坐視至此公有拔焚拯溺之志徐行可乎天將開平  
治之期上必付圖回之柄詎容遐懷久借福星某少不勉  
旃今何爲者橫戈出塞悼往日之狂圖築室返耕付此生  
於命定迫於養志遂爾折腰以龕跡無所用之才當敗壞  
不可爲之處未嘗習事使治劇以撥煩不善生財欲幹無  
而爲有按臨之下汰免則宜昔掌拜紫氣於路傍今仰視  
皇華於天上雖車笠之頓異尚轡銜之小寬如綰衣兮不  
足辱好賢之數言墨授者儻爲霖行部之威

通王倉使

方秋崖

伏以占使者之星粲魁躔於斗北愧郎官之宿分凋邑於

江東瞻言出岫之雲共飲入閩之水聞里老父私相語矣謂鄉先生其必憐之恭惟某官妙摛玉兔之毫幾跨金鼈之背方賜對於蓬萊殿雖阿房賦第五而名益高如起草於明光宮則詞林世少雙而文有體當其呈琅玕而器闇闔謂已朝闔風而夕崑崙胡爲勇去於筭班迺肯平放於粟庾意者皇華之遣簡於清燕之間若曰欲聚斂聚財何俗吏之念不到此自惜有弊人無弊法惟通儒則仁在其中切嘗窺蕭平原詳試之才真不負賈太傅治安之策民豈無瘼公其有瘳第聞芝字之香遙直花埠之暖敢端此笏引睇于庭某枝止黔驥朴如鄭鼠三戰彝北燈寒幾絕於韋編一官落南衫老半枯於荷葉每賦澁勒檳榔之霧

雨偶脫蕭條茅葦之瘴煙迄班引於嚴宸復驅來於債縣至則數家聚甘坐想吾民之窮知者幾何人哉誰鄰作邑之苦幸枮榆之相望豈桃李之不言于彼高崗而鳳凰鳴難迥殊於寥寢旣成大厦而燕雀賀將自樂於棲遲仰顚盛心不任覲面

○通徐倉使

林克齋

藩屏疇庸放綺從天而下庾臺將指持節被江以東茲九重引近之有光且一道平頒之攸賴風聲戾止觀聽翕然矧綴屬於下陳輒贊名於尺訥某官雙溪擢秀六館蜚英煌煌華國之文科第直俯拾爾磊磊濟時之略州縣豈足畱之姓名果徹於凝旒步武頓開於亨軌擢由金耀式是

壁流給札玉堂織天孫之雲錦讐書天祿登道家之蓬萊  
屬九虎之啓扉俄三刀之入夢淮邦草木已稔識於威名  
江國生靈慨每懼於乾溢界之英蕩被以光華廩粟腐紅  
茲暫司於歛散橐荷持紫俯入侍於邃嚴某才下亡庸命  
奇寡偶蓮泛莫裨於寸畫爪時已上於更書劃聆需轡之  
來正值倣裝之際願承約束棲燕幕以奚安或假夤緣登  
龍門其自始

通徐提舉

王臞軒

輟班郎省掌委閩都公道宏開方覩鳳閣舍人之様遐氓  
何幸驩迎軺軒使者之來敬飭墨卿晋干籤帥某官清凌  
水柱峻埒斗杓去南州孺子於千年典刑猶在得慈胡先

生之一派傳授最親更閱理義之多從容出處之際久於  
補外晚乃立朝繕帙仙蓬夜對青藜之杖橫經王邸朝吟  
首蓿之盤發揮石室之祕儲歟歷錦窠之清選使其道之  
少貶則何官之不爲昌言謗謗而不苟同直節堂堂而難  
於進仕之巧者爭趨金湯許史之門公獨凜然自修名杜  
龔黃之政以安定之學淑于千里故若溪之微最于九重  
果錫名環重登緊地不屑枉尋而苟合徑持英蕩以遐征  
維時七聚之區適當多事之日震疊搖撼者方定流離蕩  
折者未歸白粲價翔誰與發倉於河內牢盆禁密殆幾爲  
算於國中碩鼠之貪不除帶牛之習難革諒已關於諷度  
必可釋於願憂矧聖朝聽斷之方新諸老牽聯而嚮用有

以中書何無寇公爲問者當以吾國卽相司馬而吞之。磊  
研喬松合作棟梁之用芬芬汙竹要垂宇宙之名伏念某  
讀書不多諧世又寡殿廬校藝疎狂貽怒於要官宗邸橫  
經習懶見嘲於羣弟撫壯心而猶在處遙境而甚安念昔  
爲尹幕之遊幸嘗下宗師之拜曾謂強顏於冷席復從受  
察於崇臺人憐蹭蹬之何堪天使遭逢之甚巧提撕之以  
巨力教誨之以雅言庶乎孤寒得所憑藉有三品筆誰無  
收名定價之思持一瓣香敢作嗟枯吹生之想

通提舉李監簿

戴象麓

拜命璪旒陞華玉節帝念江西數郡率多室垂罄腹隱雷  
之氓公寔斗南一人宜散錢流地粟雨天之惠九重妙簡

一路權謠披心屬吏之恭頓首慶因之上某官民之父母  
學者宗師胷中三光五嶽之氣全筆下六經諸子之學粹  
一襟閑雅曠然野渡之橫舟衆妄洗除澹乎止水之在淵  
所養者孔孟聖賢之學力故用則堯舜君民之事功至今  
南豐昭武之父老相與言雖古中牟潁川之治行不是過  
盍趣入鶴班之觀胡尚勞駟轡之馳天憐民貧茲土幾罹  
於兵旱人俟公久福星爰出於虛危再三念艱食之窮氓  
第一講常平之荒政歲孰則貴糴人飢則平糶天地此心  
冬暖無號寒年豐無啼飢父母其德下車未及兩月之久  
闔部已拜幾分之寬歡乎行路之口碑歌誦詬人之手段  
民何幸甚天寔福之挽起西江願早偏駕輶斗升之水名

還北闕卽近依龍顏咫尺之天某眇然書生冒此邑寄加  
之冠纓繼以旱荒艱阻備嘗鼠技嗟已窮於五孤寒誰援  
鵠枝空自達者三幸天開臨照之明俾日竊帡幪之芘第  
當膚使涓吉建臺之日適直小吏謁告還舍之時既不能  
負弩以先驅且併與衆遁而後至僅方祇戍懼莫逃愆江  
湖不計鳬鴈去來仰祈涵宥天淵各遂鴛魚飛躍尤賴作  
成

通福建李提舉

方壺山

蹣跡鷁鸞嘗望魁躔之色叨榮壯駱得親使節之華平生  
素見許以襟期聯事又相關於脉絡喜而不寐辭以兄情  
恭惟某官貫日忠精彌天聲價奪龍頭而鼓餘勇早嘗空

真北之羣執牛耳而主齊盟今見推斗南之一頃鄉鄰之  
有鬪入帷幄以贊謀迄今五年之境安全藉六鰲之名重  
其出處進退之際乃理亂安危所關遂上蓬山曾著青藜  
之劄向至躡粉省眼空皓首之馮唐幹魁梧少遲之扈  
屬車豈不可者屬時皇上惠顧閩中閣四方霖雨之恩普  
一朝福星之照公舉刺而吏貪之墨洗薄征歛而民力之  
柄蘇凜然如大行臺謹焉號貞刺史而然時尚多故事有  
至難百年之局面轉危諸賢之國手可想而知力不弘固無以  
勝此任用未盡亦何以責其功世道如斯公等安在茲錄  
膚使徑拜頭廳永畱槐位之芬芳大究菊坡之事業某去  
國三暑錮身一寒懶再乞於鏡湖欲永尋於盤谷忽叨乘

傳莫許循牆願筋力之支離且聰明之殫淺非得使者體  
何爲馳原隰之車政恐好事人欲勒回山林之駕幸是觀  
風之部最爲近水之臺甘苦必均休戚必同有無相通緩  
急相應與故人飲雖非廉訪之所宜爲君子僚惟願箴規  
之樂告

上王提舉

方秋崖

課桑麻於厲邑幸而有蘇刺史之天訊桃李於年家寧不  
爲李將軍之地倘可寘之牙頰是用布其腹心蓋以昔者  
孔融登元禮之門猶叙先世夫子與老聃之契矧予兩叔  
同此一科愛其人者及屋上之烏肯相忘於子姓察吾政  
而異見傍之雉已難矜於先生然則攀附者雖私情而其

挈棺者廼公道不知僭矣請具陳之伏念某藐然孤蹤切  
有微志家惟故書耳未能寒燈火之盟見薄吾澤耶竟以  
墮塵埃之吏至齷齪而居此豈區區之所期舉眼視八荒  
綠髮已霜蓬之短折腰爲五斗青衫幾荷葉之枯自得邑  
於山間如置身於井底參差兩政在苒四年意者有待而  
然否則旣歸之久莫非王事我獨勞也諸公嘗借之齒牙  
豈無他人胡不比焉父執實爲之眉目安用不鳴之鴈自  
同旅汎之鳬恭惟所懷如春風其道卽元氣方落筆於蓬  
萊殿雖阿房賦第五而名益高如起草於明光宮則詞林  
世少雙而文有體此學者之斗北爲儒家之指南士有一  
經於品題語亦十倍其精彩敢忘精白自誤雌黃但願生

識韓荊州蓋久已傾心於門牆師弟子之數安得近舍皇甫湜使無以藉口於薦紳士大夫之間竊仰聖心必垂明聽

回馮提舉

方秋崖

草木之同吾味方將式于木之間宇宙之有此山乃莫挹浮丘之袂但指隱居之處所畱爲他日之緒談恭惟某官親傳太極之圖妙得先天之易江東獨步今有大馮魁下一星共推宿老亦旣幾年於此矣尚馳六轡而去之意者噫笑怒罵而成文章自負無虛於名下如使趙趙齧嚅而處富貴亦盍浩然乎山中細書聊爲夫蒼生平準何嫌於紅腐民方藉食忍獨愛南山之雲帝有恩言其爲激西江

之水姑勿罪歲今行召卿某謬悠其人漫浪而仕柰何命也盡信書如無書歸去來今子非我安知我自返蓬蒿之逕屢尋香火之盟竟爲此行殊不自意慨山人去而猿鶴怨誰與晤言使嘉木秀而禽鳥鳴敢無封菲

回胡提舉

李梅亭

訴合守符載馳使節田里之無愁恨已茂民庸原隰之有光華宜膺君選恭惟某官器資凝遠德履端深迎寒露置玉壺撓而不濁懷連城佩寶璐卽之也溫有華左轔祥試右翊欽嚴瀨釣竿之手將賦歸來適武夷栗粒之牙猶煩料理龍光甚渥壯轡如濡君乘使者車民知免矣詔詣行在所予日望之方欲通咫尺之書乃先勤四六之惠某老

未得謝命作納言不善斲而汗顏稍麾卽去望持斧之直指更勉其駁

代回湖南揚倉

九鼎

楊誠齋

顯陞薄正改責使華國方貪賢使服班行之上氓望賜故資原隰之駢晝繡分光宵衣寬願恭惟某官性資寬栗材具碩庸觀其不憚州縣之勞固知必爲廊廟之器兩著扞城之績去則見思一罹枕槐之悲毅然執禮旣畢祥琴之御爰膺戎器之除適足重湖年飢而用不足加之諸洞地大而孽易牙欲其澄清知所歛散非輶寃閭通敏之士難課還定安集之功四牡載馳萬物吐氣突不黔席不煖了無偷安避事之情居有余行有糧會見節用愛人之學某

賀我選厯逢人說斯暮見吳山有老大徒傷悲之感曉行湘水願功名留久遠之看

外宗正類

賀新南宗

王臞軒

鎮領房山司宗睢邱伯父心在王室自宜與四輔以通班天屬生值聖時爰與第一人而爲長累蠲吉積登進賀床某官學問得聖處之工夫文章有作者之風骨淳熙之末射策耿魁宿之芒寒嘉定而後還班屹靈光之獨在忠勤一節佐佑兩朝以經文緯武之長材任觀化宣風之重寄古庸臣鎮介藩揚六纛之威徽省華階跬步三台之秩聖化方新於調瑟宗盟尤重於維城欲信厚之風成空訓

齊之遴選時維族老方堅戀闕之心帝有恩言函下建臺之命地位穹則事權增重力量大則教令易乎會見文昭武穆之英益習沛易楚詩之化惟是通國之望正在同姓之卿衛社稷則無如朱虛之精忠尊朝廷則孰過李勉之德量鉄鉞方欣於南下袞永已趣於東歸天下達尊有三師言允穆宗室爲相者九前軌可尋罔俾忠定之賢專美紹興之始伏念某癖惟嗜古樣不入時對策廣廷徒有空臆盡言之直校文列陞乃罹疾聲大呼之謾來倚席以何顏嘆無韻而獨冷見聞甚淡易招雪日之朝驕貴與居凜有風霜之惧所幸耆英之至止庶幾晚未之有依教誨之以雅言提撕之以巨力一時遭際幾刼修來仙李蟠根固

可使猗蘭之蕃茂小草有志亦期附叢桂之芬芳

通南外宗使

前人

欵枉詩壇久剽古錦囊之譽橫經宗校獲依青藜杖之光  
敬飭墨卿晋于籤帥某官道探聖蹟氣涵天和學問工夫  
窮西洛橫渠儒先之秘出處氣節有慶曆元祐君子之風  
鼓琴著書以自娛焚香讀騷而有味游嬉翰墨咳唾珠璣  
春容正始之典刑灑落晚唐之標致以此飾吏其諸異人  
壯縣棐聲棠蔭清風之未改京畿主畫蓉池綠水之猶香  
遙入綴於周行得與聞於國計使其少貶立要路之津以  
何難惟不苟同辭光範之門而徑去人嘆橫舟於野渡公  
唯砥柱於中流稽閣題輿問訊籠鷺之沼豐湖剖竹嘯歌  
翰苑新書

白鶴之巖嘉名上錄於御屏優詔分司於仙籍清節足以廉貪而起懦厚德足以雅俗而鎮浮司舶則冰蘖以自持領郡則繭絲之不急豈特武穆文昭之裔屹若維城抑令名父杜母之謠驩然載路惟是舉國之望正在同姓之卿首揆久虛已入金甌之簡記修名不朽畱爲玉牒之芬芳伏念某樣不入時癖惟嗜古一第十六年之久歷官餘三考之書帝城風月之無邊方思贊畫宦海波澄之叵測嘵有煩言然浸潤之由來皆踈狂之自取天子臨軒而策蹇從臣簪筆以主文衡衆皆阿意以曲從已獨執方而不變或校短掄長於程尺之下未免有之謂大聲疾呼於廷陛之間亦何至此一歸蓬草三易葛裘肆求宗邸之冷官

隨得翹材之化筆所謂寒儒活計者此耳其爲炎官熱屬者笑之顧才踈無事長之能而學淺犯爲師之戒幸偕棣萼聯南宮進士之名况在松廳識東閣郎君之貴愛以及所不愛中也養其不中正有希望於儒宗庶息嘲於士友收名定價倘蒙大戊子之知嗟枯吹生自賀雌甲辰之遇

通西外宗使

楊誠齋

拜節西臺正仰長庚之次舍司文南邸獲分太乙之光輝敬飭墨卿晋于籤帥某官清凌沆瀣和毓均倪學問工夫窮伊洛橫渠儒先之秘出處氣節有慶曆元祐君子之風早從文屋以策勛旋歷宦途而恬退春風鳬鳥清閑鳴單父之琴夜雪貂裘慷慨辨太原之檄耻皇皇於人爵甘落

落於權門徧試民庸不畱朝蹟春陵監郡平分濂溪霖月  
之華炎領拜州肯受石門貪泉之汙實政紀山林之野史  
陰功溢道路之口碑嘉名已錄於屏風褒詔分司於仙籍  
昔遠今近上方注意以用公內重外輕公亦何心於擇地  
然而風儔如此人物眇然衛社稷則無如朱虛之精忠尊  
朝廷則孰過李勉之德量所謂通國之望正在同姓之卿  
難兄法從之舊壇好爲出色宗相登庸之傳鉢重見調元  
伏念某樣不入時癖惟嗜古一第十六年之久歷官餘三  
考之書帝城風月之無邊方來贊諾宦海波濤之叵測噴  
有煩言然浸潤之由來皆踈狂之自取天子臨軒以策寒  
畯從臣簪筆以主文衡衆皆阿意以取容已獨執方而不

變或校短掄長於程尺之下未免有之謂大聲疾呼於廷  
陛之前亦何至此一歸蓬草三易葛裘肆求宗邸之冷官  
隨得翹材之化筆所謂寒儒活計者此耳其爲炎官熟屬  
者笑之學殖久荒冒犯爲師之戒心茅滋塞殊無事長之  
能頃襍被以東歸擬振衣而北面久羈逆旅莫候前驅襟  
期雖企於門牆名實未孚於左右惟告戒之以藥其失而  
提撕之以玉于成敬熏心香願假鄰燭近而皇甫遠而居  
易旣次第以搜求北曰石洪南曰溫生敢覬覦於羅致

通西宗趙司直

方壺山

仕東平之鄉父親丈席依西外之邸容試絃歌入閩收宗  
族之書知公唱理義之學翕然相賀前此未聞某官燕邸

諸孫文公高第第五夫精舍超然公子其間四書深衣匪獨  
勉齋之授教自博而入約仕將行其所知立朝精神治郡  
保障乃有憑國城社奪民田疇疏函上聞白叟爲之吐氣  
候捨我去黃冠出而噬人節相傳以爲高論不售而奚樂  
恬然閑戶久乃司宗小試而人屈之私淑乃吾願也中庸  
旨趣昔者親聞之師麟趾衆多更以告語其族向同歆異  
白放賀奇悉採而惟正之從知徧者非材之過宗室知道  
此風漢晉所無師保相王吾國周唐之邁某遊浙溪遇登  
門獨榮退後墮山邑之窮翻憶職宗庠之舊欲前若繫敢  
質所聞武城以愛人稱季宰以治賦斥是文學未始不適  
用然政事非輕於分科使二子而生於今則一世之論必

異乃如愚見終不願健令之名更請誨言或庶幾聖門之意諄諄母吝切切有祈

通西外趙判宗

危翼齋

屬尊麟趾率歸糾合之中郡卑龍溪幸與照臨之側敬修  
辭命下通姓名恭惟某官毓慶璇源分輝寶葉氣和而守  
正學博而用闊文采宣明宛在劉向李邕之右議論濬發  
深得晦庵濂溪之傳名隱隱以雷霆仕駿駿乎霄漢入司  
天憲民自謂於不免出綰邦符政復多於遺愛爰以東平  
之善遂司西外之盟盤石一強維城增重佇膺紫詔趣侍  
莫未習民庸猥承郡寄正自面牆於不學得無血指於旁

觀尚推合治之心時賜免戾之教河潤千里豈無及晉之波夏廣萬間是亦屏周之意

回西外趙知宗

陳蕡牕

駕牡罔功暫叨承攝傳魚有爛狼辱袞揚味謙挹以難勝拊踈庸而知愧某官諸姬爲近大雅不羣左戚右賢偉獨高於今世文經武緯殆遠過於古人有嘉盤石之英暫典維城之彥地分南服天簡中宸旋錫寵於鴈行益增崇於麟趾堯先睦於允資糾正之才周重宗強卽輶便蕃之渥某一之已甚二者何堪森繁劇之滿前凜憂危之填臆胡能全璧但屈指於言歸尚藉斷金式傾心於貶誨

回西外趙知宗

林克齋

大君有命申放龍渥之新伯臣司宗無越着英之舊方厲籍視儀之始亦侯邦借潤之初某官胄出神明學通今古論議冠諸宗室夙擅白眉老成尚有典刑今推黃耆燕閒雖暇涵養益休鴻寶之方自奇謫仙之詩無敵矧年高而德節且屬近而行尊典周室之宗盟宜薦司於麟趾爲劉氏之祭酒行入對於龍光某正爾依仁欣焉聞命敢謂別居之未久遽蒙染翰以相先一日有似於三秋悵祖置杯之教兩地匪遙於千里幸分隣燭之輝

代回西外趙知宗

李梅亭

疏詔東平展親西外王曰叔父立愛始於家邦汝作秩宗受祉施於孫子棣華韓韓爪帙綿綿恭惟某官大雅不羣

爲善最樂箴規磨琢蹈衛武之流風忠義輪囷粲劉向之封事庸專糾合之任助成睦族之仁周之宗盟誰若滕侯長唐之宰相豈遺德裕之賢某側聽渙揚未遑旅賀名伯分沾諒信如麟趾之詩長卿倦游愧莫續兔園之賦

代回西外趙知宗

劉後村

小宰立班愧星辰之曳履大宗維翰貽月露之連編雖過乎情良感此意恭惟某官忱恂有守信厚不浮主天揖同姓之聯肅然糾合蓋日宣三德之敬莫不浚明雖云爲善之居家尤樂推賢而報國有華新渥狼及陳人某司臬亡庸共工甚忝虎拜稽首願觀蕃錫之榮龍作納言已懼曠官之辱

京尹類 附 留守類

賀趙京尹

王臞軒

羽儀卿士彈壓帝城人望翕然知尹京之有趙上心簡在果弄印以授堯輦轂肅清紳綏交賀某官學精六典名冠兩科文章太白老之瑰奇氣節朱虛侯之耿介早登華貫屢獻皂囊肘後有醫國方舌底出冰人語不能枉尺爲清要地而少畱甘請一麾指瀟洒亭而徑去隨上輔畿之最入陞台佐之華振領挈裘糾正列曹之淑慝調脰助鼎習爲宰相之經綸新天子居然器之先寧皇留以遺我眷王畿之千里畀帥閩之十連少尹舊游回首平分於風月神京新領致身已逼於雲霄行將攝鴈驚之玩而以威繩狐

鼠之奸而以法寬一分之民力散八郡之陽和簫鼓行春驩迓碧油之元帥釣衡虛左佇看綠鬢之中書伏念某淺學得皮赤窮到骨初筮經行於湘水聊爾棲身至今悵望於衡雲不堪回首十二載未書於三考兩千里來效於微官直道事人敢安肆幕中之辯剛腸嫉吏不能依紙尾之書幸曾出元樞之門牆猶未入羣檢之階穿敢期機會獲事仁賢受容受察之方新一喜一惧之交集切傾心於教誨更借力於提撕誰爲之先倘少異衆人之待當忠於主其忍效妾婦之容

賀戶侍袁京尹

同前

申命地官正名法從審國家之大計獨任刺裁因都會之

奧區增嚴彈壓甫渙先皇之雨露亟開聖代之風雲兩襟驩榮三輔燕喜某官神機而傑識風裁以威儀不動如山法古大臣之魁壘至明似鏡燭今天下之隱幽推京兆之無雙總扈農之至劇不移尹正竟貳民曹莫窺泛應之奇爰被眞除之寵竊觀前代間得真才將大用以成格天之功必歷試而觀醫國之手惟揆煩暇豫有無不治之規模則康濟恢洪皆可與權之事業是以經綸宰相不于章句書生故元和之崔由戶侍而登天聖之劉自開封以拜然特一器匪兼二難惟公萃省府以並爲其事蓋古今之罕儼問三司則使副之職兼舉三十國則豪強之風自衰光前絕後之勳緩笑微吟之日渡江能幾明弼可占賢君

方需於賢臣聖主畱遺於聖子攀鱗附翼儼爲天祚之儲作用濟川佇副巖瞻之祝某微蹤並塞頻歲驅輶芻與牧以奚勞匠負承而有擢俯慙更鞅曷造廷紳良由托萬間而鎮凌雨之搖吹六律以鼓潛陽之動自傳命綺如濯心旌知公望之皆歸卜疇庸而預喜崧岳之由萬象或免伶俜泰階之正六符終依造化

賀戶侍袁尹京

王臞軒

民曹奏最卿貳爲眞經賦獨裁裕三司之大計神京仍領寧十國之奧區廟朝一倚於論思省府兩優於煩劇師言交暢天寵又新某官以巖廊之材恢山岳之望抽關啓鑰會融千古之經綸挈領提綱神妙百爲之操縱用明以想

濟正於權通禮樂之淵微贊謀謨之宥密範圍羣玉犀利五兵推京兆之無雙總扈農而有要不移尹正就亞司徒欲酬甚偉之功姑拜真除之渥蓋縱橫泛應事幾者難爲智而雍容坐鎮雅俗者易爲賢夫孰無堂上之書鮮或中經首之會惟批郤導窾之際游刃發硎則臨機制變之秋決河注海所以斷大疑立大務必非取常士用常謀仰窺責實之規摹預卜濟時之勲業周流固滯安靖不移內如千仞之轉圜外若百雉之按堵一洗清談廢事之弊盡革叔世好名之風聽履上星辰不能以才濟旱作霖雨惟乃之休某樗櫟無庸節麾久寄猥玷匠丞之權又升計指之將良由託萬間而庇窮風鳴六律以繪寒谷其如技竭不

翰苑新書

勝務殷雖故步之可尋豈後艱之必濟瞻雲霄望河漢倘終覆露之私貫歲月傲冰霜誓守堅凝之操

賀趙尚書再留京尹

方烏山

輟臨邊闢留衛神臯蓋京師諸夏之本根所宜先固而公族王室之枝葉當務親承故薦屈於尹釐以內資於經理青緞復舊紫橐增榮某官振振之英溫溫其德言語妙天下機軸一家風采動朝端羽儀百辟氣吞八九雲夢腹有數萬甲兵惟冕旒獨厚於眷知於輦轂夙資於彈壓方其始至已知游刃之有餘比及重來尤輕車之就熟惠極羽鱗之及姦無毫髮之容清不可干寧允求全之毀久而自定益彰難掩之名况當規恢大業之秋可泛經濟中原

之手果膺異數徃控上流然大臣不可暑行未容遠役知淮陽徒得君重孰與內寧因存司雨露之邊而聽履星辰之上驩傳三輔豈惟竹馬之爭遞職復司空允謂承明之三入展儒者已試之效佐君王內治之規國本一強皇威自遠夷吾在江左令復奚憂蕭何鎮關中終觀能用某謫焉故吏淒其冷官昔一見遽違有負千里投公之意今旦晤再遇豈無三語爲掾之階信幸會之自天知命通之有日趨承方快自賀良多廣廈萬間喜復湖上龜魚之蔭丹砂九轉乞成鼎邊雞犬之仙

通袁京尹

韶

王臞軒

昕庭對策濫陪玉筍之門生畿甸效官復玷紅蓮之幕府

翰苑新書

續集卷之四

七

二十一

三熏子墨百拜帥籤恭惟某官一代宗師四海碩德挺身任重六騫背上之擎山定力鎮浮萬馬羣中而駐足自任京國至位文昌華途清要者幾何英轍周旋之殆徧贊籌台佐異時相業之胚胎臻美仙源一代帝墳之潤色容與功名之會更閱理義之多遠畧濟時振起過江諸賢之弱精忠許國對越在天列聖之靈尹正神京榮躋版使東南之力竭矣帑藏集斂西北之事紛然符移有午戚晚貴臣之盤據豪民巨杜之根連得地大而雖可回旋去天近而在難展布今之君子悠悠盡餅之空談付以事機往往蠟鞭之無用任國重寄如公幾人當紛紅湏洞之衝每閑暇笑談而辦輦轂之下必先彈壓與列郡殊錢穀之間不至

廟堂有地官在如聞訪落欲卽登庸若劉沆在天聖初自尹而入爲相然張敞爲京兆最繼後者難其人屈壯猷旬月之間積蒼生霖雨之望世道隘甚人物眇然首揆久虛行看黃麻之宣布修名不朽要薈汙竹之芬芳伏念某殖學代耕賣文爲活比奉槐楓之對空臆盡言不知草茅之疎轉嗟觸諱向非借九鼎之力當不止三籌之輸副本旣不上於中書賤刺亦羞通於知已及星沙之贊畫俄風木之嘶憂年踰四十以無聞於顏有面祿縱三千而弗及此恨何窮人憐十載之栖遲天畀一朝之遭遇低頭入幕教條必惟命之恭觸事面墻宦學賴得師之益寬爲程而督責大出力以提撕庶幾遺簪墮履之微或有大呂黃鍾之

重橫寶在道敢祈表相國之知倒屣出門自賀王仲宣之遇

留守

賀陳丞相判建康

楊誠齋

疇容上宰居守陪京一相揭日月之光俯江淮而下燭萬  
乘分旌旗之半俾夷夏之聳觀某官至學潛天孤忠貫日  
惟其凝然之風度歷萬變而不搖是以坐之於廟堂則四  
海之自治豈時變之難合乃身退而愈高赤舄來朝儼二  
童而及馬蒼生相賀幸兩巽之未霜方倚訏謨之深以輸  
旦夕之弼如其畱鑰母且睂英保釐東郊如畢公卧護北  
闕如裴度暫大金陵之盡節青王氏之贊某違離門墻在

再歲月不自意其末路得再見於清華

賀張魏公判建康

楊誠齋

制詔舊德蕃宣陪京畱丞相於關中深計本根之重用真  
儒於天下大新朝野之瞻某官學術咸三道原貫一得仁  
者之靜應羣動而不窮參化育之誠聽萬物之自遂補天  
而莫見其妙洗日而不言其功顧德裕何負於敏中乃元  
稹自增於裴度憂以王室居江湖而未忘樂乎韋編言洙  
泗而無間人仰傳嚴之雨天開衡獄之雲帝予右之已恨  
不早公其來上徐其驅姑煩東土之保釐暫倚北門之  
臥護乾坤轉方用夏以變夷風輝日舒要整軍而經武仰  
惟勳德之元老素定國家之遠謀諸將震於威名百蠻問

其容貌正賴指縱迄成掃清安石其如蒼生何已快老成之起司馬復相中國矣竚觀書贊之新某自負荒涼恭承教載丈席之侍玉振每得而聞尺書之論金縢今近乎識太守類

○賀平江趙守

洪平齋

恭審課最周藩班升曉閣奎躔新度視文昌八座之尊磐石舊封增扶風三輔之重旄倪歡抃麾幟精明恭惟某官行整而氣醇材周而學邃九霄玉露抗仙掌於建章柏梁之間萬里銀潢泛靈槎於黃河崑崙之表天不虛生於龍種人皆想見於麟儀洗京路之緇塵訪江湖之奇觀爲民司命與國分憂慶朔堂前細轉春風之有脚滕王閣下橫

陳秋水之無波上方深思肺腑之臣公乃近牧股肱之郡勢強宗翰福及王畿趣下詔以名參爭遮途而借寇爰進弘璧天球之直又爲清香畫戟之畱昔者房喬首冠瀛洲十八人之選今焉黃霸獨高顏川一千石之功有開入相之基卽鬯致君之業某埋頭塵駕寄命恩闈頃嘗曳裾於天府之遊辱賜推轂於公車之辟柰迫倚門之望徒厓飛騎之追揭來東楚之平反聳聽西清之顯耀起而舞手知所屬心月朗虎丘臨照何分於疆界冰寒燕谷生成早轉於陶鈞倘借餘波終歸大庇

賀真州洪守

劉後村

伏審申錫璽書榮分符竹迎鑾置郡舊稱江左之繁雄當

寧選矣暫屈朝中之名勝甫先聲之入境已和氣之滿城  
矧肄走趨敢稽迎候某官風規高潔宇量崇深蹈名義之  
大閑襲文章之正印忠宣仗節何慙歸漢之蘇卿文惠秉  
釣不減過江之王導玉帶樞臣之碩畫金蓮翰長之雄詞  
宣惟明公克肖先烈頃陪髦士鷺振振以于飛旣覽德輝  
鳳縹縹而高逝歟青雲之逸步尋綠野之舊遊會在庭渴  
見於嚴徐而中禁嘆無於頗牧亟頒一札趣建兩幡廟論  
憂邊方急防秋之計家傳許國寧爲擇地之謀廼眷吾州  
號爲重鎮雖長江天塹誇洶湧之波濤然數處風寒合綱  
繆於戶牖諒規模之素定使精采之一新澤中之鴻鴈奠  
居帳下之貔貅稟令前旌所指樂哉皂蓋之行春左轄久  
虛行矣青鑪之復舊某讀書雖苦涉事至迂耕汾曲之田  
可支餧粥遮長安之日誤棄釣竿本深入於閩中忽遠移  
於塞上倦遊已久念自放於一丘泥古不通了莫諳於三  
尺竊承開府預恐曠官倘尚寬震懼之威庶獲舉平反之  
職哀矜勿喜蓋其少小之所聞深刻寡恩諒亦君侯之不  
喜

賀池州焦守

鄭雪巖

伏以君辭天陛剖竹齊安我往日畿乘輶浙水雖似燕鴻  
之相避詎容魚鯉之未將同年得無情乎交隣胡可廢也  
恭惟某官爲廷唱首本儒者流授一編書才優王佐學萬  
人敵氣壓將家出入禁闈之中拱揖冕旒之側密承師錫

昭布外庸壯長江之波濤誰思飲馬宣朝廷之德化有及  
離鴻直追令公威名豈羨營平軍冊某同登龍虎榜久別  
鶴鷺行覲面真疎知心已久聊憑尺楮少將末路之敬恭  
行造雙旌共話當年之塗抹望風增喜有語莫殫

賀瑞州游守

孝嚴

辛料院

鄂州

恭審一札塗芝五符分竹捲珠簾之雨帳別日之何多願  
錦江之春幸趨風之非遠湖山改色牙纛增輝恭惟某官  
卓爾燭微英標映世武夷之峰峭拔心迹雙清紫陽之學  
淵源父祖一脉彰纓軾仕驅駕榮塗才無施而不宜治所  
至而輒最升華舊府列屬容臺化北溟之鯤薦乘泥軾集  
議堂之鳳戴擁朱幡豈康廬彭蠡之能淹宜堯陸虞廷之

迅乍勾稽棘寺簡在楓宸進陟三丞已密鄰於要路歸尋  
一壑何湧退於急流世共仰山斗之文公合整雲霄之武  
西江道院南服名邦聿求二千石之良以廣十萬戶之福  
絲綸天落襦袴春融鑄頑成仁豈俟涪翁之語安老懷少  
益明夫子之心選表可期入覲伊邇某家舊受廛於宇下  
身今寓迹於鄰封顧古需次以杜門側聽涓剛而開府馬  
策不進獎賀未遑遐瞻碧落之堂如隔蓬萊之水裁小夫  
之竽牘聊致敬恭有先人之田廬尚依帡庇貙心徒切營  
吻亡奇

賀瑞州游守

湯侍郎

中

恭審鳳詔起家魚書領郡簪盍德星之社夙幸論交槎通  
翰苑新書

讀集卷之四

七

二壽堂刊

靈漢之津茲欣遡潤輒憑寄鴈寅慶拂龜欽惟某官精識  
際天懿文振古典刑是似英英御史之名家悃愞無華繼  
繼默齋之的嗣早騰清貫寢簡皇明金耀主書旋贊奉常  
之禮樂緹輿歛惠淳馳刺史之旌麾洎棘路之躋聯參稼  
卿而進貳檀還可俟鴻去彌高屬勤宣室之恩首達御屏  
之選寵分半竹來訪瑞芝雲出無心睨偃松而懷古春如  
有脚俯翠樾以供唶襦袴詠歌鼓角謳亮賊成道院信眉  
父老之相安圭觀禁墀拭目公侯之復始某寢其假守久  
矣懷歸歟聆盈耳之謠亟飭建牙之賀襟期維舊輝映方  
新虞虢唇齒之依相望接畛游夏淵源之素尚丐餘波嚮  
詠維深染濡則淺

賀瑞州游守

陳寺丞秉之

芝檢放香竹符疏寵昔居烏幕嘗登名侍從之門今受牒  
塵又睹新史君之政未展望塵之拜敢稽賀續之恭欽惟  
某官天韻宏深風猷凝遠家傳詩禮學宗東魯之師門盛  
衣冠人誦西平之子典刑是似譽處俱揚一通籍於金闈  
遙進班於玉筍華參省架謹簿書文籍之藏班陔社司明  
禮樂典章之故自爲承之再轉旋出守而一麾六鷁方載  
於瀛洲五馬又驅於蜀水眷茲斗壘着此星躔製菌苜酌  
清冷賦韻尚傳於山谷垂天虹度雲巘詩篇猶憶於誠齋  
矧今道院之主人來自武夷之仙洞百萬戶蒙福已聞襦  
袴之謠十二旒簡知佇復囊瓊之舊某壯行漫仕老去投

閑思觚稜之重遊恍如昨夢玩珍臺之眞樂頗初心託  
身蒙地主之恩共社有年豐之樂偶然浪出訪尋坡老之  
雪堂久矣懷歸願傷名公之棠舍編摩語淺贅訟情深

賀鎮江守傅侍郎

洪平齋

恭審自天錫命易地建藩紫橐聲華共識西清之法從碧  
幢號令鼎來北固之主人旄倪歡呼鼓角喧亮恭惟某官  
姓名日月氣節華崧文饒商周可謂昌黎之篤道言稱堯  
舜無如孟子之敬王蚤蒙濩曠之知徧歷高華之選每於  
器能政理見所舉不以富貴利達動其心蓄之彌明翔而  
後集爰徑登於禁路遂獨立於諫坡秉節如中流砥柱之  
不移遇事雖驚雷破柱而不懼善類倚之而增氣儉人聞

此而寒心倦從豹尾之游願奉龍潛之最民庸幸甚國論  
謂何瀟洒玉清無限愛棠之父老周遭鐵甕有來騎竹之  
兒童矧此名邦爲今要地控天塹於萬里烟濤之際拱日  
畿於五雲霄漢之間知謀師之良難喜得公而爲重好是  
天球琰琬奎璧之祥光不妨羽扇綸巾挹金焦之勝槩聊  
屈掌北門之鑰卽歸幹西府之樞稅駕未能植牙在望尚  
想樓頭望眼歸兩淮形勢之圖還思江上一尊吊三國英  
雄之志

賀建寧守王侍郎

校

王臞軒

禁廬厭直帝綺疏榮待對松階泣寧廟藏書之府剖符  
竹使在阜陵替邸之邦單車一來千里胥慶某官西州

人物前輩風流決雲漢之章最宜爲誥擺雷硠之筆得所  
以言入而論思出則藩翰丹山碧水本全閩第一之州  
勦捉衣分徒列連營之伍屬汀邵之煽變剏招捕以兼司  
繼命庶官成驟重驟輕之勢肆胎奇禍於一曠一笑之微  
至煩水西滸之兵入戡火城中之難收拾餘燼歸爲長雄  
增竈取羸幾千人矣籌沙唱飽其屢空乎鄆旣富於黃金  
權遂傾於皂蓋以至不掉殆將倒懸惠然肯來有豹尾雞  
翹之彥齊之以禮讐狼貪羊狠之驕不踰晷刻之間遽復  
承平之舊淮陽非薄長孺已藹治聲朝廷深知弱翁卽趨  
嚴名某密逃空谷背縛衡門有事西疇方耦受辱之父老  
不知東騎莫隨騎竹之兒童得之所聞喜而不寐桑麻影

襄願觀仁政之濃桃李光中庶養病身之佚

賀太守謝刑部

前人

伏審陞華寶宇移填玉山碧草綠波殊鬱憇棠之父老朱  
幡皂蓋已歌騎竹之來童安得一語借冠君於帝前正恐  
兩州爭杜公於境上去思之極喜躍伊何恭惟書府斗牛  
相門星鳳夢池塘之草家自有於詩聲鄙堦砌之蘭世共  
推於儒傑思昔先正時維巨公使吾君爲堯舜之君今猶  
被於宗社以所學皆周孔之學端復存其子孫獨先生自  
取之廉有識者見謂之屈婁乞一麾而去遙飛五袴之謠  
方茲蹈德而脉仁奈何奪此以與彼雖未覺雲霄之迥已  
頓驚分野之殊恐開藩之未間不俟駕而歸覲前有名父

後有杜母賴拊摩凋瘵之餘坐而堯言進而舜趨竚獻納熙恬之盛某狼誤袞褒之辱每虞錦製之傷鳴鳳凰於高岡式溪九苞之瑞世徒鯤鵬於溟海莫隨六翮之培風

賀太守劉寺丞

方秋崖

伏審夙戒塵符儼臨戟衛呈琅玕叫闇闔正聯星宿之班羞崑崙薄蓬萊自求山水之郡此名此德甚盛甚休恭惟玉簾黃鍾之函和瑤瑟朱絃之挺直雖不爲表襮於議論之際要自有公是非顧未嘗標置於名氏之間此所謂真道學蚤策勳於翰墨乃課最於簿書州縣之職徒勞人薦出郎官之宰賢能之舉不待次尚參計相之賓凡晉權萬貨之經與均會百工之給皆未究其所蘊何厥聞之甚都

龍左角爲天田肆陛華於九扈驂右駢者刺史訖自詭於一麾上若曰古君子之儒時則入漢循吏之傳以去帝城不遠耳冀潤九里而及京師然豈君相之意哉乃先一州而後天下聞有迅召願無疾驅某自守其迂見謂之拙思昔中牟之化今已在七不堪之中正復陽城之生亦付之六太息而已過不自料勇爲此來一用其策之平平兩書其考之下下有人民有社稷久矣厚顏爲保障爲蠶絲凜乎掣肘公旣至止吾知免夫披雲霧而覩青天敢忘賀履爲草木而到君地或可逢春

上豐真州

有俊

劉後村

奉莫府之文書昔嘗依於麾下主功曹之刀筆今復入於

鼓中何所取材居然蒙幸敢飭牋題之陋僭于棨戟之嚴  
某官直氣蟠空清規照世單傳名節實維元祐之故家尚  
友英豪見謂北方之學者卓爾門庭之自立耻於蹊徑之  
曲通頃從國老之招出贊戎昭之重箭已傳於爪步烽遽  
徹於甘泉衆議畫江恐投鞭而飲胡馬公方乘塞獨移書  
以折佛狸追息肩載續於舊盟乃絕口不談前事晚繇半  
刺往建兩幡方此憇棠已盡銷於嚚訟政惟拔薤遂亮忌  
於強宗一簾徑上於漁舟四壁了無於鶴料嘆滔滔之皆  
是而歛歛之難全賴朝廷之深知屬疆場之有事誓江  
慨天知祖逖之精忠對壘雍容人伏羊公之雅量方且外  
拓流附內拊凋殘大而經畫於中石小則蔽遮於吾圉倘

來富貴諒久付於浮雲不朽功名定有光於信史某頃繇  
祿仕早誤賞音性不通方動與世人而寡合衆皆欲殺獨  
蒙執事之憐才初不更於朱雲每持延於枚叟愧酬知之  
無地乃抱痛以不天空使時賢見誚景升之子豈無先友  
誰憐嵇紹之孤買山之興甚濃誓墓之詞良若昨聆剖竹  
漫意彈冠第歸閩者累年無入淵之一字當趨事赴功之  
際自審濶踈矧操心慮患之餘頓亡精銳不圖狂簡尚挂  
羣書廟堂知出於無私士友或疑其不稱拊丹心而感慨  
常中夕以激昂懷燕昭市骨之恩慕豫子漆身之報然某  
戴星卽路觸熱沂灘值漲潦之奔狂駭風帆之淪覆已偕  
十口下從河伯之居偶有扁舟來起湘累之死幼稚僅逃

於魚葬衣裳蓋甚於鶴懸先生涯盡化於波濤而性命僅存於絲髮進已資身之無策退將避事之有嫌却返敝廬共卧牛衣之疾重尋來路自憐鷹影之孤漫揮衰涕以泣岐未覺驚魂之守舍今者旣趨京轂密邇麗譙度已耗之心恩決不堪於事任何以舉賤有司之職得無辱大君子之知簿書之間類非所能恐上煩於程督審楚之下何求不得竊有意於平反苟不愧心是爲報德

通建寧守葉尚書

時

劉後村

長六官於禁近昔銜選授之恩倡九牧以蕃宣今玷府庸之數世未有不難之縣令身獨逢易事之府公敢飾鄙詞以干嚴分恭惟某官高明而密察博大而崇深疇昔並游

尚及接乾道淳熙之彥平生孤立不知有熙寧元祐之朋自爲諫官御史以來至居方伯連帥之任惜善類如衛頭目愛吾民若養體膚議令則欲寬一分理財則欲捐末利君實視副樞之貴莫肯次遷富公當新法之行獨云不曉至今甌粵衡湘之境皆有名杜龔黃之思逮寧考之末年召耆英於通列均知聖意欲付事樞未及覆於金甌忽已馮於玉几羣公翊戴瞻龍氣以雲從一老彷徨抱烏號而雨泣露章力請天語莫回遂繇喉舌之司來鎮股肱之郡其出處語默之際皆理亂安危所關黃髮番番焉可捨朝廷而去赤鳥幾几終當遙廊廟之歸某號爲狂生名在惡子臂紅旗於塞上力戰無功叱黃犢於田間躬耕不飽加

以親雪頭白先緒灰寒頃于吏部以覓官適值明公之典  
選誦句百僚之上卽日知名割炙衆賓之中滿堂動色特  
捐大邑俾字小民蓋有愛當世人材之心豈專爲通家子  
第之故然而曩收虛譽今課實能強顏讀城旦之書惡乎  
折獄流涕秉牢盆之筆何以生財雖素爲大尹所知恐不  
免督郵之辱凜淵水之戰內駭湯鑊之臨前尚賴涵容少  
寬休迫以繭絲爲喻必能味尹鐸之言倘芻牧不求安敢  
逃距心之罪陳情之始空臆以言

通輿化范太守

王臞軒

出綸闇闔作屏壺山范老十萬兵於胷中時方倚重元結  
數百輩在天下民其少甦闐上日之匪遙企下風而起敬

恭惟某官清凌水柱峻持斗杓月旦題評元方季方之行  
誼天庠模楷大陸小陸之文章講學徧諸老之參著書作  
千載之計屬權姦之當國紛競習之移人一世瀾趨相與  
染曹蜍之沫二難壁立斷不汙元規之塵糲蘭自馨食蘂  
有味迨聖化已新調瑟而衆賢交起彈冠所挾者高尤難  
於進謂寧得小國寡民以行志不願爲枉尋直尺以畱中  
惟甫稱詩書禮樂之邦久焉弄印以公爲忠信慈惠之長  
宜此分符旌麾未肅前驅襦袴以歌來暮吏狃於政弱而  
垢玩民困於軍興之誅求剝肉醫瘡甚矣羣生之寡遂酣  
歌常舞幾於一國之若狂所望獨立使君之來以爲一方  
疲咷之幸仁必有勇嚴以濟寬使鄉無打門索錢之胥則

家有左饋右粥之樂。然而世道隘甚。人物眇然。此獨何時。橫濟川之舟於野度。行且有詔起擎天之柱於明堂。某爲儒而迂入仕。而拙愚懸旣見排於紹定。踈狂復不合於端平。竊祿祠庭已自分煙霞之疾贅。承鄰郡初何心風月之分。惟平生於方冊以服膺。乃一旦隸治封而親炙必有訂頑砭愚之誨。以爲鍼膏起廢之方。嘉與斯民新沐循良之德化。更祈暇日拱聞經濟之緒餘。

通漳守鄭左司

王臞軒

綏班蓬觀。稔聞尚書曳履之聲。竊稍叢祠。敢作刺史題輿。之望偶叨恩而起。閑散得帥。屬以奉教條。敬飭墨卿。敢于籤帥。恭惟某官清凌冰柱。峻埒斗杓。昔在元樞。不作漢唐。

之人物篤生。令子充絳韓呂之世家。方在盛年。見稱律器。容與功名之會。更閱理義之多。正色立朝。舌底吐冰人之語。一麾出守。毫端宣澤物之仁。柰西風之塵。一高而東山之興。莫遏著書平屋。講學專門。卷之而懷已。並復齋之高躅。充然有得。誠如西山之薦章。及聖化新琴瑟之調。宜名勝。應弓旌而起。繇郎闈之雋武。參樞掾之宏謨。習明先朝之典章。蕩滌累年之垢。玩形之論。建多所施行。獻可有先見之明。方爲時出龜山。又不合而去。正朝名高賢者。進退之非輕。世道汙隆之所繫。比興思於側席。亟有命以起家眷。言清漳之名區。宜有通儒之報政旌麾。至止懦袞。藹然崇教。尚劉振起紫陽之墜緒。蠲租減賦。舉行竹隱之寬條。

惟是時事日新善類星散朔黨洛黨之論橫起南軍北軍之變未銷此獨何時橫濟川之舟於野渡行且有詔起擎天之柱於明堂某徒有苦心本無甜舌懶拙既不容於紹定踈狂復見斥於端平耕具釣竿已分烟霞之痼疾算星泥軾何心風月之平分獨幸以邑子而事鄉尊况復以書生而師素宦必有訂頑砭愚之教以爲鍼膏起廢之方嘉與同僚欽奉循良之政今願言暇日拱聞經濟之緒餘

通南劍守游郎中

九功

劉後村

問縣譜於山陰方懷憂責瞻著美於洛社喜識典刑以半生熏炙之心寓一堦千摩之敬恭惟某官任重而道遠源深以流長以游先生之故家從朱文公於精舍方執經講

河汾之曲高弟固多及蓬掖立魯門之東一儒而已蚤著勳名於荆漢晚陪議論於朝廷觀其謗謗以昌言豈不凜凜而可畏千羊皮不如一狐之腋百鳥羣忽見孤鳳之鳴疏傳而竈婢咄驚自去而畫工圖繪着之廊廟真如太史所云在彼澗阿深得考槃之樂屬逢初政起牧鄰邦得喪付之無心出處莫不有義過閭門而下慕恬侯之謙恭露印綬于懷笑買臣之膚淺靡待藩條之布佇聞驛召之來某潦倒不堪欵寄可笑醉登廣武嘗妄議於英雄病卧壺頭始回思於鄉里亦旣買山而隱矣廻如有物以敗之而况邑介通衢身居謫府若之何而施設可以免於悔尤知公之賢舉國所敬雖不至言游之室頗思避齊相之堂法

今爲師敢襲漢儒之卑論詩書執禮庶聞夫子之雅言

通吉州史太守

洪平齋

伏以訪小范老子之舊遊愧承遺俗望六一先生之故國  
喜在下風輒捺削牘之恭庸點製鈐之聽恭惟某官丰規  
峻整氣度深閑鼎盛一門獨抱富貴不移之志瀾翻萬卷  
欲乘功名自至之機氣吞牛斗以何高手枝象犀而甚勇  
半千逢運四十專城清香凝寢以無心白粲連檣而滿眼  
羣兒相賀歡傳太守之中和萬馬不嘶聳動元戎之號令  
隱如敵國倚若泰山要驅沸鼎之遊魚悉解佩刀而買犧  
謝安之屐欲折亟收敗賊之功魏證喧之笏尚存益振傳家  
之烈某侵尋老景鞅掌偏州登陸有四明舊矣聲聞於東

越漚澤爲彭蠡今焉派接於西江念其臭味之同假以忻  
豫之託庶幾知免尤切傾依

通迓歐陽太守

洪平齋

伏以渙發綠綿鼎來皂蓋六一先生之家法在覺斯民小  
范老子之藩條復見今日歡傳騎竹風動采芹恭惟某官  
氣明且清識遠而粹攬天地之秀於筆下沛若湧泉納古  
今之變於胷中憭如觀火志不求於速化事惟應於無心  
用能大其所居之官于以培此有用之業問津三輔迂徑  
五溪陶蠻蠻爲禮義之邦洗炎障爲清涼之境方返南州  
之旆又分東國之符乃瞻螺洲旁連蠡澤漢番君忠烈之  
可想唐魯公典刑之具存近觀兩年至易三守出則振使

星之風采入則耀郎宿之光芒盛事可書芳塵有繼慶朔堂之坐嘯雅稱凝香紫宸閣之趨班卽看鳴玉某鑿鹽風味燈火生涯十廬占天目之陽夙依喬木倚席噉芝山之麗行挹甘棠喜後學之知宗望先驅而起敬力張是道端屬其人沂水詠歸首肯與舞雩之曾點魯官蒞止更期頌修泮之僖公

通新贛州葉守

戴象麓

伏審光膺鳳檢榮領虎符真館優賢久嘆老成之去國矣藩擇牧深嘉鎮撫之得人鄰邑均庥輿情胥慶恭惟某官斯民元氣前輩盛心風雲飽溢於壯懷巖瀆間鍾其偉器進退周旋而可度艱難險阻之不渝清絕一塵烟若木蘭

之墜露文追五色皎然玉樹之臨風溫乎廊廟之珍允矣  
縉紳之表時方期於霖雨公乃抗於浮雲信知士夫進退  
之難獨得古人出處之大高標山峙素履淵澄然杖屢東  
山之風爲先生則甚高矣而升斗西江之水如細民之久  
望何帥垣方力薦之初天子嘆相見之晚亟下楓宸之命  
卽分竹使之符十八灘之上流素稱名郡二千石之重寄  
茲得眞儒佞性觀渤海賣刀之勳卽膺宣室前席之間某鄉  
閭晚出州縣謗才屬除目之初傳動鄉心而增喜一邑如  
牛幸依東藩千騎之雄尺素馳書少卿南豐一瓣之敬其  
爲頌詠固旣編摩

通丁太守

牟存齋

玉坐疇谷金郵迅喜閒臺泮奐方將窮勝事於園林統府  
浩瀼乃幸屈介人於藩翰紫馬西來而捧擁青羅東首以  
俟迎敢後鱗函式前鷺翻恭惟某官星沙上瑞天柱高標  
文章五色錦之脫機光奪日月器量萬斛舟之轉柁勢壓  
波濤平生自詭於民庸時望積闕於朝著京之西蜀之表  
從容前箸之借籌淮之東江之南掩舟除麾之交映俄主  
書於金耀旋持正於玉條總夏官司武之權七兵有秩覽  
蒼籟考工之記五雉爲修步武峻窮功言炳蔚以韓吏部  
斗山之望參裴丞相淮蔡之軍方共占勝氣於赤雲已同  
奏捷書於清晝天知一節霜揭六絲華表鶴歸久矣認令  
威之城廓草廬龍角首容閑諸葛之扇巾合展翮於鵬圖

俄移輪於熊軾粵淮吉水實號奧都式喬木之廬山尚帶  
醉翁之文墨誦連墻之句世誇傳蘇子之風流蔚然諸老  
典刑之邦着此當代文章之手璪旒念念惠顧遠民步屢  
村村爭誇新尹玉符訴合竹馬驩迎近事目存已揭使華  
之様遠猷心渴諒虛從橐之班某鉉槧罔功緹屏非據昔  
寄巢雪外固嘗竊大幕府之庇休今別駕治中又獲際古  
諸侯之節度將幸識荆之有日孰云御李之無從君子憂  
道不憂貧已躍躍志得輿之喜國人望公如望歲毋徐徐  
爲緩轡之行

代通南劍守徐兵部

方烏山

帝懷望郡詔選倫魁恰則十年合身坐池邊之鳳却來千

里覺光搖津底之龍謹飭魚鍼徃迎騎足恭惟某官忱恂而毅莊栗以溫論議崇欵不忝董子孫弘之對淵源深遠嘗游陳方康成之間由其三場非爲喫着之謀是以九遷不出丞郎之選允哉任重而道遠何其勇退而守專耽鐸川之名都爲戩寢之勝處今暫屈六鰲之彥豈徒榮五馬之觀名節奇芬訪了齋翁之手筆問學墜緒續龜山老之心燈時則優哉游哉志其遠者大者明教化而采魯侯之藻平獄訟而種名伯之棠和氣溢而歌麥兩岐巨姓馴而拔薤一本無愧經史之紀載又特事業之緒餘百年幾見之聲名立矣千載不朽者官職云乎執事勉之斯支幸甚某蝗粟無補牡駕胡爲奇哉八郡之同寅森若三星之相

望况輝曜其尤邇切華潤以滋多安敢強顏舉帷裳於上坐徒能洗耳采襦袴之新謠欣幸方深掞濡靡竟

回新守陳

夢龍

劉後村

當寧倫才專城作牧鄉邦相望新懷會稽太守之章父老來迎如見國子先生之面稍修書札以節候麾恭惟某官書讀五車詞傾三峽郎陵荀有文若視元凱而有光靖恭揚生敬之方屈馬而無愧冠三舍俊造之選號七閩文章之家衆由徑以疾趨獨盈科而後進佐陪京之畱鑰風月淳分牧思陵之潛藩瘴烟一洗盍趣召吾丘而奉計顧重煩韋守之凝香眷此邦人種何福德鴻碩照臨之未遠象賢選擇而重來昔尚父報政於齊何其疾矣國儕遺愛於

鄭惟其嗣之未有上冢過家拜廳軨事光復周公之舊宇增培召伯之憩棠歷觀舊史所書鮮知今日之懿譜端明之丹荔可繼先賢對舍人之紫微莫湏公等某坐虛名之過實為衆毀之求全岌岌之蹤甚危狺狺之吠未息身離禁苑永孤明主之知名列黨碑尤當禦臣之罪自嗟垂暮偶未溢先躬書詩以教子孫力田園以奉公上聞雙旌之孔邇扶一杖而起迎太守賓櫂猶記鳴禽之同樂郎君官貴恐難行馬之重窺

回新守趙寺丞

劉後村

溫詔趨行輕裘赴鎮閩嶠有壺公之勝宅牧不輕邦人望結輦之來聞風相慶可無尺牘以候雙旌恭惟某官講貫

於家庭切磋於師友黃巖萬安之邑藹若誦絃西橋諸君之賢尤其冠冕迺如執事克公前人其踐履則司直奉常其施設則省郎中秘三載令君之勤恤百年父老之去思洎擢廷紳蓋旌縣譜爲丞再轉少畱宜列宿之可攀乞郡三章勇去雖六丁而莫挽甫本樂土守多名卿屬此儉荒加之供億遣防江之戍衛募入水之佽飛西北之事會無窮東南之膏血已竭國有三空之患孰不懷於隱憂民受一分之寬公盍念於斯語靡容席煖卽有璽褒某妄想灰寒顛毛雪白昔過鳴琴之境嘗接緒言今爲負耒之民已尋初服聞消上日喜托餘齡騎竹迎細侯固難入小兒之隊尋花訪野老尚能和大尹之詩折屐之深濡毫岡旣

答鄉守潘官教

劉後村

遴選名儒出臨雅俗邦人欣欣相告久屬望於英聲使君  
徐徐其行孰不歌於來暮亟馳尺牘往候雙旌恭惟某官  
稟奎鼎之精英鍾山川之清淑蓋諸老並生於賓婺而偉  
人多出於華宗成公席下所聞終身實踐柱史殿上之叱  
千古直聲既盡讀善和之書且單傳麗澤之學不由介紹  
自致清華東觀羣儒推蔡邕尤知漢事太學諸生曰韓愈  
宜爲人師厭輦路之紛華愛桐廬之瀟洒衆歌別駕詔遣  
追鋒長孺庭之直臣有足憚者梁王上之介弟遂使傳之  
但嘗爲朱邸之賓鮮不在鳥臺之選視猶免已義不呈身  
對揚咫尺之威校數中外之事痛哭陳治安之策天爲動

頃長揖出光範之門士有愧色甫方弄印帝命剖符俗無  
澆淳治有粹駁昔鄭人嘗病鄉校之議自孟子已形巨室  
之言惟清可律懦頑惟理可屈權勢不必參伍以問牛馬  
當如申孚之及豚魚小國寡民未究師儒之施設聖君賢  
相方褒牧守之循良煖席未皇予環不遠某乾淳舊族海  
嶠孤生四紀驅馳人知其文俗吏一朝際遇上擢以清望  
官素進士任子之品流妨文人才士之塗轍以茲蔽罪良  
所甘心迺若騰樂羊之謗書殆未見張華之諫草衆怒欲  
加於丹頸寬恩獨念其白頭獲以殘年安於故里聞擁麾  
之且至將扶杖以願觀僕視彼徐稚任棠則慊然矣賢於  
陳蕃寵參也遠甚庶因暇日可聽緒言懸車而示子孫不

容緩矣灌園以奉公上尚可勉旃

回瑞守游寺丞

趙提刑

奉天子詔分刺史符製苗首於劍池古稱道院憇甘棠於南國今得仁侯受幸突來協寅有幸某官丹山英氣翠竹南標周程問學之傳挺然祖烈嚴徐侍從之選籍甚父風以閥閱之貴游尚州縣之歷試頃守星殤殆類漢川欲俾我民之寬幸有若士者在一札載欣放禁掖兩轎薦駕於高安善推所爲不勞而治老手便劇郡想凝畫戟之香雅意在本朝行復青壇之舊某無堪諱隙有愧空图忽聞軍將之打門喜得詞人之居牧江山千里雖未快眉宇之瞻臺郡一家所願爲臂指之應疊疊欲謝草草是慚

回游瑞州

趙編修

崇禎

裁容臺損益之儀僅知從長載宥府編摩之筆猥使兼官中懷忝竊之羞外借推揚之重恭惟某官風猷凝遠地望高華祖烈有傳浚源流於伊水父書早讀開步武於甘泉得諸服襲者不幾隨所發揮而愈偉盍繇棘寺晉儀帝左右之班自詭竹符嘉惠江東西之境方渤海甫下車之始爲高安洗珥筆之誣間闇風草之不驚田野耕桑之自樂維其時矣適當五月報政之期歸我公今迅輶一札成文之龍某非才共二取數過多甚慙謝牘之魯臯過辱慶因之鄭重俎豆軍旅之事皆所未聞簿書期會之間願言共濟情真飯倚語蘊芽敷

回游瑞州

馬俗齋

光祖

甘泉從臣之真方拜誤恩於神甸瀛洲學士之直忽叨隆  
委於陪都忝切亡堪游揚有自愧謝言之未控驚慶語之  
先馳某官達識周才遠心曠度建中御史之裔代有聞人  
紫陽夫子之鄉地鐘間氣幾更出長而入治不知內重而  
外輕屬駕朱轡肯臨翠樾製劔池茵苜之服名譽亦杳參  
愚山簷葛之林丰標自潔郡真成於道院民胥得於潮山  
昔四岳而今穎川固爾公爾侯之表先一州而後天下豈  
吾君吾相之心會有召環趣登禁誦某師于初試邊遽適  
殷江隔東西願借斗升之水禮尚往來先交咫尺之書歸  
侍無央鋪張不盡

上游瑞州

金府教

之族

中興南渡久聞御史之家薄宦西征猥忝諸侯之客自賀  
茆芹之生意宛同花木之向陽闌燕寢以齋心羞鱗穢而  
驛敬恭惟某官標凝霧月襟貯清秋生武夷洞中之天百  
年文獻立伊川門外之雪一脉淵源膏馥三萬軸之牙籤  
曲調五十絃之錦瑟其立也獨故進退出處一付諸天所  
養者深故窮達得喪不易其操名高見忌道大難容聖朝  
非不用人矧是名門之舊君子豈容去國苦於公論之無  
芥微曾着鍾離飛墨之蹟先賢清節猶帶醉翁吟筆之香  
而况錦水市河福地已符於佳識蘆鞭席帽天街近唱於

狀元宜此擁麾暫焉稅駕一琴至止五袴懽如出佛手以  
救度衆生試仙方而甦醒羣命前名後杜吾於明公見之  
左禹右臯是特分內事爾伏念某金華晚學壁沼陳人初  
竊一官頗負鷄出籠之喜坐遲遠次復懷鳩控地之羞人  
共嘆其淹回已獨安於恬退徒以欲報罔極之德正當旣  
喜且懼之年倣聽報瓜亟驅行李拜二蘇之遺像挹三劉  
之高風快無倚席之踈或難逭在城之刺孰爲道地我有  
使天夜雨清燈祇分鄭廣文之獨冷暇時鈴閣拱聽朱夫  
子之的傳鑽嚮方深拜摩不足

上游瑞守

王監庫

國用充于外府績茂贊丞庫官辱在底條禮端趨事立下

風而起肅滴晨露以箋忱容德如天布心有地某官大林  
喬梓衆芳蘭荃間學光游氏朱氏相傳之燈人物方韓公  
范公齊駁之駕雍容大雅長記先君子之典刑奕燁令名  
可謂士大夫之融顯自翼清風而飛鳥漸階丹地以彰纓  
好溪不妨風月之遊星渚會是江山之主公道大明於棘  
路庶政宜裨於稽臣古井自止無波之心長松益茂凌霜  
之色高安稱道院正湏山谷之大書歐陽爲寺丞已名初  
察而草制自參寺事克當上心監臨藉以分勞出納確然  
奉法爲國家借貸幣之積如山象父祖賢侍從之除有日  
伏念某才拘尺短心力寸耕曾趾美績無之聞稱視學古  
入官而有愧屬皇上軫及先臣之畱笏而相國忍因人子

於負薪指鈔引以授官期筦庫之備士縱許望塵入局之  
拜奈速觸事面牆之譏微福先公得師宗匠誓將勤而補  
拙庶矜愚而愛能情知有所托身高飛恨不插羽觀道德  
聽教誨偶同退之爲吏之逢相啓告慕慇勤第慊武侯集  
忠之益拳拳所寓嘵嘵奚殫

通游瑞州

孝嚴

吳雨巖

勢卿

里中一別慨轍轍之差池江上相逢幸節麾之聯合翩然  
雲翰賁此風帆恭惟某官明茂凝資惠和毓德祖風未遠  
親接元公正公之傳家學相承又濟默齋受齋之美旣源  
流之甚正宜標致之不凡班筭屢催上恩濃甚觀桃懶詠  
時論躊躇多幸劖池丹井之民久借皂蓋朱幡之蔭簡靜

柳武陵之政清廉張職方其人中和樂職宣布之詩已闢  
上聽侍從論思獻納之選卽踵前芳某久已勸游冒當分  
遣守三尺法豈能小大之得情改二封軺顧使東西之惟  
命揣已若爲而稱任同寅正喜於得賢數及爪而代之期  
去何速也念維梓必恭之誼能勿誨乎心之精微辭不宣  
鬯

卷之四

目次

命  
靈牛  
工  
林右  
刻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別駕 庾文 知縣



新刊簪纓必用翰苑新書續集卷之五

通判類

賀徽倅葉校書

方秋崖

伏審夙駕緹屏聿臨練帶新安之山水大好要識行祕書  
別駕之風月平分豈但半刺史聊復爾耳能久此乎恭惟  
獨抱遺經追配古作故能奪多士之氣取象魁三蓋嘗登  
太微之庭去天尺五胡以獲麟之筆而監無蠻之州如聞  
此來有欲爲王留行者雖曰小屈焉能使予不遇哉願紬  
金匱之藏亟侍玉皇之案某柳橋一別苦塊三年素韁已  
終曾索長安之米青山無恙竟回剡曲之舟自憐忝谷之  
難春能到草堂之幾日隔曲江之面幾若避於燕鴻寄盛

山之詩尚相忘於鷗鷺

賀虔州詹通判

陳賓牕

十行楓陛半刺括山當聖君重外之時誰屬佩刀之贈屈  
賢者治中之任行觀岸幘之吟和氣先春驩謠不夜某官  
氣涵釣瀨學派象山鼻祖當年成績具藏於勲府耳孫此  
日正傳不號於名家人方眩鬻以致身我獨盤旋而郤步  
兩顥劇縣惠利川流一佐名城聲華風動僉期大用合有  
裏言屬逢黃霸之作州又枉孔恂於監郡馨香二妙覆罩  
一同甫傳徒御之環臨已覲旄倪之鼎沸上方籲俊公合  
舒翹雖邇遐不係於戚休然出入頗關於輕重題輿閑暇  
固共知逸思之長推轂紛綸行卽聽褒音之渥某家無長

物室有餘書甚思菽水之怡愉無柰木風之蕭瑟少焉豪  
勇眼邊僅脫於千愁中也情慵意外方叨於一第末哉行  
李塨若負芒蓋平時未慣於討論則今日孰爲之憑藉憂  
勞百日幸會二天精神未淡於春陽肝膽已披於夜月非  
四海習鑿齒豈能引領於古風遇百里龐士元或可伸眉  
於此日脫免于戾敢昧所歸

上贛州周府判

戴象麓

伏以地控二川喜際名流之分月官卑一尉幸階屬吏之  
趨風方圖伸歛板之恭鳥敢緩贊函之禮編摩尺墨披瀝  
寸丹恭惟某官嵩嶽佑賢雪川毓秀捕龍蛇搏虎豹環語  
驚人騎麒麟翳鳳凰清標照物舉芳桂苑闊步華涂錦刀

奏最於男邦泥輒馳聲於侯國當促侍九重之禁胡復煩半刺之才蓋海沂資康乂之功而岳牧藉保釐之助江山借重章貢之桴鼓不鳴風月供吟鬱孤之臺榭益煥福被千里謠興十同雖邦人願少借於王祥然天子已深思於賈誼跨九萬里扶搖之運佇快鵬圖駕四千石別乘之車詎淹驥足某醯雞小見芻狗棄才家貧而笑饋粥之無由技拙而藉詩書以爲業二云

通黃府判

鎮

方烏山

雅望監州羨公有駢謗材入泮媿我無氊行托迹於笄簪亟登名於朝牘共惟某官江夏無雙之家世山谷第一之詞章早仕昭明文選之邦窺千里之老筆行徧子羨吟號

之地富一部之全詩殆蓮汎近乎日邊盍筭班歸於天上諸公貴人之薦視若浼焉別駕長史之官取何廉也維茲樵水介在閩江郡斗大雖不足回旋俗升平亦差堪行樂想平章於風月聊管領於溪山展驥治中緹軾之權增重列鶴廣內紫囊之鉢安歸某拙而無奇弱不自植子雲少作空令衆口之傳浩然長吟多有轉因其志慮薪米裘葛愁其心腸看花之樂轉希采芹之行良謬何以慰諸生之望幸而事通守之賢夜雨簷花敢作鄭老冷官之歎石泉松雪倘陪白公佳境之游依嚮方深談裁靡竟

通臨安顏府判

王臞軒

楊柳江頭早跋雲霄之華閣芙蓉幕下晚依風月之清光

公如喜見於鄉人僕敢自附於邑子裁書寄鴈指日登龍  
恭惟某官峻揭斗標清凌冰柱有祖餘烈宛然棠笏之猶  
新讀父一經應是贏金之不羨早已結水蒼而綴朝列必  
欲書淡墨而續世科衆作蟬鳴威鳳乃儀於玉籥文場螭  
餌巨鱗肯上於銀鈎主事避出於一頭神人爲換其隆鼻  
直上宜薇階之侍斜飛亦蓬島之遊尚於京輦以監州見  
謂名流之借徑屏星漫爾不妨題別駕之輿台州燦然重  
見曳尚書之履發揮遠業振起家聲伏念某地寒無媒天  
賦不腴萬言一杯水少而空費於精神十步九太行壯也  
纔收於科第偶圓得鹿之夢免讀相牛之經平生耿耿者  
猶存與時落落乎難合初筮經行於湘水聊爾棲身至今

悵望於衡雲不堪回首京幕戌期之已迫書生宦譜之未  
聞賴有偉人曲從鄉誼箴規之藥其失提挈以玉子成任  
大國從英俊之游此心則喜事長官如父兄之側惟命之  
恭

通潭州吳通判

李梅亭

歌海沂之別駕無路事賢詠臨邑之卑棲消戾效役敢以  
尺書之敬徹於再拜之先共惟某官地望穿華人門峻特  
冠切雲帶長鋏夙超四姓之侯佩明月懷連城要是萬人  
之敵舒翹綠水展足赤城盍歸乎來何去之速峻溫洛榮  
河之直分清風明月之平邦國不空足表監州之績公俟  
必復益光著令之忠臥而治之行且召矣某崎嶇白戰漫

浪朱勾不卑小官寧免塵埃之筆楚當詣大府尚希風雨  
之帡幪

通建寧葉西倅

武子

劉後村

守相之官謂之按察子男之國責以拊摩喻瞻半刺之尊  
冒贊一箋之敬某官文配古作經爲人師世無仲尼不在  
弟子之列後有楊子必好太玄之書凡平生學問之所通  
多徃昔儒先之未發素行孚而士論定新義出而紙價高  
晚自江湖來游學省羣仙指點宜順風進蓬萊之舟丞相  
挽留乃拂袖去平津之閣繫以千駟而不顧挽之萬牛而  
莫迴暫管領於溪山且平章於風月然而別駕長史恐有  
待於賢才國子先生烏可免以吏事佇膺號召入近禁嚴

伏念某見擯儒家嘗謀邊事短衣射虎不願萬戶侯之封  
精舍讀書寬作二十年之計因高堂之有母求小邑以謀  
身近悉傳聞始知敗壞未嘗讀律旣非几案之才素不言  
錢安得錐刀之智自量之審何恃而前豈無矯強自勉之  
心深慮罷軟不勝之譴雖世無冷鑊咸嗟作縣之難倘府  
有急符尚賴監州之庇

通福州鄭府判

守仁

劉後村

通家累世素欽月旦之評作吏一行密竊星屏之庇非有  
善事上官之智寧無喜見似人之心間戌云初登名惟謹  
某官清規濟世峻閥摩穹學問源流龍首親傳於衣鉢風  
流醞籍鴻樞近艤於箕裘白衣綵以游殊庭迨縱靶而登

榮路婉婉贊外臺之盡翩翩題別駕之輿豈逃矣海沂驥  
展復須於詳試意歸然閩部鯉趨嘗記於舊遊民方深鄭  
子產之思公真是房太尉之子又况昔司族邸今贊宗藩  
流風善政未久猶存多士國人皆有矜式問訊西湖之柳  
色栽培南國之棠陰惟先世有旂常之勳而執事真臺閣  
之彥豈容緹軾久勞州縣之間會取青幢重復公侯之始  
某學焉不力仕也以忠陟岵恩深悟徃日軒裳之夢循陔  
養切嗟暮年菽水之貧將謀就於斗升非自營於尺寸然  
尉在百僚之底顧身無一技之長悵悵造前凜凜淑後幸通  
守有枌榆之契庶下僚寬篋楚之憂雖藐是互鄉之童無  
與進者然生於通德之里終有賴焉或免于愆弗忘乎報

通汀州陳府判

方壺山

半刺入閩漸近父母之國孤生試邑謬稱子男之邦僭徹  
司涓行趨前軾某官筆秉金管印傳玉堂學相承於博宏  
屢掌鑾戰文不下於伯季姑遜先登鼎有可觀屹然自立  
筦庫亦足以隱庭除或聞其哦鳬鳥翩然鶯行必矣京秩  
既七計考平亦監州光範不一呈身特爲變法坐嘯淮濱  
之幕徐題鄞江之輿考之史書從唐裴胄而後近而壁記  
僅郭功父之名元祐中  
郭祥正孰大此官宜增顯士望雲樓上多  
吟風月之篇拜相崗前拜相山去三里識云  
追子崗前拜相山請實山川之  
識某南來公族西外寒生一官爲親所恨養親之短三仕  
佐長豈堪爲長於斯望淺自疑傳聞殊異柄之去邑久矣

民之眎令蔑如是固在人誰實爲地棲伏三山之日久講聞貳乘之誼高切計似人必念粉榆之舊俾少行志相安篁竹之氓依歸更深伏謁乃請

通何通判

王臞軒

槐庭相種平分霽月於軟紅蓮幕陳人行挹清冰於瑤碧裁書寄鴈指日登龍恭惟某官千英萬俊之才名累相重疾之閼閻束以簪裳而不住力於翰墨以策勲衆作蟬鳴威鳳乃儀於玉籥文場蝸餌巨鱗肯上於銀鈎主司避出於一頭神人爲換其隆鼻盍卽布雲霄之武乃肯沈州縣之塵笑談鳴偃室之絃霜凝牛刀慷慨辨太原之檄雪滿韜裘人皆慾通於要津公獨夷猶而緩步星屏一駕日甸

增輝題別駕之輿卽蜚聲於紫禁寶甘棠之笏行出色於青氊伏念某地塞無媒天賦不腴偶圓得鹿之夢獲脫相牛之經平生耿耿者猶存與時落落乎難合初筮經行於湘水聊爾棲身至今悵望於衡雲不堪回首京幕戍期之已迫書生宦譜之未闋願昭代之偉人必垂情於同類箴規之以藥其失提挈之以玉子成仕大國從英俊之游此心則喜事長官如父兄之側惟命之恭

通陳通判

前人

半刺位穹素負題輿之望廣文官冷曾無繫馬之階僕因邑予以通名公見鄉人而必喜其惟某官喬木參天之閼闈靈芝瑞世之才名文惠家慶圖乃士夫之共慕夷簡宰

相器爲伯父之見期萃師友於家庭對聖賢於方冊學之優乃出而仕人之美有甚於門凡所設施孰不奇偉有劇縣譜江淮之草木知名真上幕賓閩粵之山川入句薦書載路夙駕入京相君握手以願畱執事掉頭而不顧愛眷刺桐之郡舊爲桑梓之鄉佩印監州容與星屏之樂過家上冢輝煌畫錦之榮壺公改色以驩迎海圻興謠而載美以康莊而展驥足以厚德而鎮麟宗報政未及於朞年奏景已優於一道行吟紫帽見稱別駕之風流入覲丹墀接文昌之步武有如某者見謂斐然對策廣廷徒有空臆盡言之直校文列陛乃罹大聲疾呼之讒漫尋宗邸之文盟姑便家山之間信竭來倚席寒甚無氊幸先世之夤緣

託年家之契好必蒙刮目毋有遐心祇恐袞袞臺閣之登不容攀附所謂渠渠廈屋之庇正賴帡幪

通韓府判

林克齋

名藩半刺夙懷仰德之誠賓幕具貞預有依仁之幸雖鸚鵡之分異然草木之味同輒以寸忱寓于尺牘某官宗城挺秀雋城蜚英早奮亨涂九萬里風斯在下亟騰最績十二牛刃若發硎固嘗被交上公車之章胡乃屈治中別駕之任曇言巨鎮實控上流綱條全藉於贊裨談笑可空於盤錯齊山秋浦不妨風月平分漢席夜釐行卽雲霄直上某受才甚下賦分多奇頃迄役計臺掌汙名於書府屬當逃谷詎意起家十載皇皇進寸退尺長江浩浩自西徂東

造之姑詠於益糧敢云騁下白也願陪於尊酒時與論文

回諸郡通判

方烏山

逆鱗罪大分一壑之歸耕駕牡命優奉六條而同俗愧乏  
單車之風采乃煩別駕之情文得之悚然匪以報也共惟  
某官才猷粹羨器韻宏深管領溪山付政事於遊戲吟哦  
風月特翰墨之緒餘暫監無懈之州有垂展驥之望姑令  
平進萬戶矣何足道哉若曰斜飛三千里斯在下矣願宏  
遠識式究雄圖某觸熱亟行觀風何取傳檄雖笑相如之  
陋埋輪亦無孟博之豪使臣禮樂有光豈敢憚驅馳之力  
長史議論爲職儻聞相親益之言三復深藏七襄莫報

回興化軍江通判

方烏山

乘輶誤渙僕未免於鄉人術袖鳴謙君所見者今我不敏  
於謝蓋訥於言其惟某官胄緒岩堯才猷微妙遊戲政事  
非俗吏所能爲嬉笑文章皆風人之託物姑少淹於驥足  
終須上於龍頭爲憐流落之餘驟有光華之寵當行道遲  
遲之際動故人戀戀之情第某不能深藏大是浪出過里  
門而屈方師石慶之謙恭埋亭驛之輪那復范滂之慷慨

回興化軍趙通判

方烏山

伏審縮次葵丘平分蒲壘親賢望重合班廣內之群鶴宦  
達趨廉又作治中之別駕先施寵甚後賀慊然其惟某官  
龍種殊常鳳毛濟羨鍾笠澤山川之秀皇之蔚然挹鑑湖  
冰雪之香冽其清矣憶監州於鐸水謁奏最於屏星行矣

十周依然半刺仕固係於工拙理亦有於乘除八面壺山  
少借平章之手九街禁路便爲清切之官某分竊膝屢偶  
居漢部攬轡倦矣况用之鄉人焉題輿勉旃敢告于執事  
者薄言問訊不究淡裁

回台州章通判

四六亨

鄭雪巖

伏以挹水壺於姑蘇暑消六月駕星屏於仙陸祥應三台  
邂逅適我願今離合非偶然也門方羅雀書乃寄鴻公定  
不凡人應駭見恭惟某官風規楚楚天宇融融扁舟往來  
飽挹湖山之清絕環轍遊宦熟諳閭里之艱難於今正當  
攘外出車之時斯人可淹治中別駕之選仕不擇地志欲  
濟時滄海赤城豈在棲月標霞之樂海雲山澗正望作兩

潤物之功何幸受塵亦沾餘澤某幸脫重負倦還舊巢無  
事不到城闈有特可安田里丈夫之展驥足豈久此乎漁  
父之尋鷗盟良可托也倚觀報政相踵馳緘

回于通判

待用先得戰倅  
改武安慶寄  
附文

鄭雪巖

谷口煙霞我方輕去邊頭風月君欲平分忽焉相會異鄉  
恍然如在同里喜可知矣報何如其恭惟某官吾社奇男  
高門秀種少從令公徃伐蚤著駿聲胡爲士元聲名尚遲  
驥足曠懷絕俗有句驚人自謂投筆取萬戶疾居然題輿  
遊一沙渚捨魚而取熊掌相去幾何維鳩而居鵠巢其來  
已久塵生虛席兩暗重茅曠聞泥軾驅馳安有星屏氣象  
人所弃者公乃惠然得非天誘其衷密假風寒之助只虞

借逕即便趣裝某作別五年阻修尺紙頃聞傳命謂鳳凰之斜飛堪笑分符若鷗鷺之有約望霓甘澍溽暑清風何礙賦詩學眼江山之外正湏其話折衝樽俎之間淨掃齊

廬肅迎車旆

回米通判

方秋崖

我有此客亟刻公車國自得人何煩私謝但喜皆山之妙  
聿來別乘之賢恭惟某官寶晉聞孫薌林宅相饗鑠哉是  
翁也覺氣格之老蒼富貴者驕人乎獨宦情之寂歷秋水  
芙蓉之其汎歲寒松柏之後凋旣頻攝於軍符盍逕經於  
郡綏是區區者不予以假爲吾遑遑乎欲何之敬聞  
命矣孰爲軒輊更辱纖縢某自返屠羊已傳展驥故人書

斷絕但仰廬山之高半刺已翹翔亦笑醉亭之舊

回高通判

方秋崖

父老何自爲郎起而予郡天子使來監汝偉甚題輿曾分  
風月之平其倚江山之重恭惟某官三蘇公之翁季四蜀  
郡之精英航灑瀕而東南本朝無出右者旁觚稜而上  
下別駕寧可再乎豈不以吾民之袴襦政欲爲此邦之襟  
帶春臺樂只秋覲遄哉不俟駕行亦頗哀老子否徑排闥  
入得無呵醉尉耶蓋以某生而草茅老於荆棘耕寬閑釣  
寂寞吾亦自安其天履巉巖披蒙茸道之不行也命豈意  
白雲之深處有來黃紙之除書辭不獲而敢前誰則恃而  
不恐有監州而無蟹何樂於予得尺素而烹魚以喜爲懼

未盡山林之習氣尚惟襟度之包荒

回添差李通判

伏以昌黎所刺州冒然至只贊皇此佐郡若將免焉樂莫樂同寅之依可不可長庚之卽有來儂玉無與執瓊恭惟某官仙李其根崇蘭斯馥是父是子忠孝萃于一家乃武乃文經綸兼乎數器居帷幄而運籌策安邊境以立功名振振鷺翰盤盤驥足甫詠山頭之白紵又尋水上之紅雲意迺翁宅南土以董師而當寧企西平之有子俾往而侍以佐于蕃綵皇皇芳萊子之衣綬若若乎烏公之模國寬憂顧皇曰來歸魏公入宣公除賈光近比周拜前魯拜後不軼前聞某生地燥剛稟天猶直敢南陽帝親之間有真旌自搖淨繭難寫

是非耦西疇野老而耕無他望想淒其七稔偶此一麾寧恍莫遂於祈閑趣戍游叨於申命山水其郡分風月而三之江湖此天爲兩露則一耳所希緘迪以愜襟期膺闇合作龍夢懷方元英之句崑丘睹鳴鳳神交李太白之仙縣旌自搖淨繭難寫

回漳倅王武博

時守泉州

真西山

分菟符於舊服自懼陳人展驥足於鄰封時惟名士所遭幸矣何喜如之伏惟某官淮海餘芳河汾正派文章出已機軸膠轔星辰人物如古璧圭輝華郊廟越繇右學出貳左符蓋幼學壯行之心期於澤物故難進易退之節卓爾過人竚上印於龍江卽演綸於鳳閣某婆娑故步警惕後

圖桺然空乏之餘叢此衆多之皇天枝增衍每虞廩餼之不時禁旅分屯動憂船粟之弗繼懼莫稱藩符之寄仍幸依鄰燭之輝毋效秦人坐視越人之瘠願同晉國獲分秦國之波

代施倅

稿回邵州王倅

祖堯

李梅亭

裹緹命駕別綬露章湖南二郡之豪雄今稱第一江右諸王之奇俊願屈平分下車之初載路相慶恭惟某官典刑炳蔚才諧浚明梗柟大夏之材久於聳壑珊瑚清廟之器何乃潤山滿期畱中還又補外厥爲瀆水尚存漁父之滄浪匪直海沂可養公台之度量飛騰由此翹企埃之某再轉無庸同寅有幸託交承於隔政不但爲瀟湘之故人話

勢闊於期年渾未隔京華之舊夢問兩鴻鵠諒歸詔之鼎來遺雙鯉魚覺報章之不瞞

諸幹官類

通廣西肅機宜

劉後村

瞻蕭傳之門素欽前輩佐鳥公之府獲事元僚屬當問戌之秋敢廢登名之禮恭惟某官天才高邁世德深長稟大參剛介之姿得文昌渾厚之氣吐詞奕奕允符燕許之能落筆駿駿不減鍾王之妙燁然華問際此明時盍侍紅雲二朶之邊乃客梅花萬里之外然而山川清淑幕府尊嚴典刑足以領袖諸賢曠笑足以慘舒一道乃如公子素馳魏闕之心將有神仙共引蓬萊之路徑登禁橐釀取家龜某

述比蓬飄命過紙薄枕戈塞上竟無獲級之功負耒田間已作終身之計不圖帥壺使奉辟書以平生懷見賢之心於此日有事長之幸吾從先進方願學於步趨子所雅言尚曲垂於警誨

通福建余運管

劉後村

光奉贊書來參計幕陪輶軒而問俗咸仰元僚執蒲穀以臨民叨居屬部敢贊于摩之敬冒塵督察之威某官氣稟清英品流高勝勲名事業紹熙丞相之冢孫文獻典刑嘉定從臣之猶子粵自麒麟之墮地共期鵠鶚之在天而乃於簡編燈火以究心視鍾鼎旂常而若免兩臺贊畫俱爲名公之所知百里承流殆以寒士而自處已書邑最尚詭

民庸蓋全閩煮摘之利饒而大漕澄清之權重有如上不必揀時髦方將持大體於言議風旨之間何至親細務於米鹽錢穀之末側聞公子素馳魏闕之心將有神仙共引蓬萊之路某早孤鮮援漫仕不諧偶脫選坑眉當劇邑終年勤苦無赫赫之可書一念撫摩有蒼蒼之在上然命脉實關於雌運而王盟全藉於帷幕忻聞名輩之臨倘篤通家之好雖無善政敢希堂上之絃倘有危機尚賴幕中之辯

通吳運幹

方壺山

肺腑懿親雅稱上臺之佐本支踈屬敢辭下邑之卑聞名久之修贊禮也某官富甚天分產于后家嗜好清修一癯儒而自牧封閉驕吝羣公子之所難屢嘗塵鞅之親茲就

禮羅之致興言七聚亦餉三邊轉輸不至於乏興根本宜  
加於密護入幕能辦有石處士之風居朝推賢維烏小君  
之美某半生自力三任靡成一領荷衫憂乎身計數間茅  
屋強以縣名民瘠可憐政苛奚忍幸趨節下得輸覆護之  
情將墜山間竭盡推摩之力所爲飯向不盡編摩

通慶提幹

陳賓牕

樓足雷封恐不慣勾稽之冗舉頭星幕尚能陪談笑之餘  
雖疆折未半於九州想光彩亦分於百里輒因行役敬布  
烟忱某官忠盡傳家恢奇範俗祥麟一角經赤水以蜚英  
威鳳九苞向丹山而吐秀妙年發聞盛旦舒翹峨松之韻  
何如泛蓮之名藉甚盍躋紫橐屈佐皇華有嘉分幙之榮

過邁同堂之藥佐鑄金之冶已多鍛鍊之精問造物之燭  
必有陶鎔之妙佇聞推轂蹠踐登畿某末第強顏卑官失  
志從昔簡編之上頗殫厥心于今筆楚之間敢負所學平  
側千巖之竇淒涼一水之濱雖云甚窮亦曰多幸眼邊朱  
墨固難蹤跡於崇臺古裏玄黃尚足拄檣於矮屋

回史機宜

李梅亭

識嵇父於未仙知敬人中之鶴見徐卿之有子真成地上  
之麟辱貽秋月之兩章尤服春雲之多態恭惟某官材爲  
國瑞學有家傳手敏八叉亦欲吹噓而送上眼迷五色竟  
難摸索於暗中不妨利吾器以俟時行卽溉其根而食實  
斯文如女有正色安用自怜我相夫子非癯仙卽騰善價

某方謀下榻聞偶稅郊茲勤連璧之臨咸有聯珠之贈寸  
田耕不盡益信任忠敏之詩二季對相皇誼有歐陽子之  
識

回王計議

方秋崖

伏審峻陪烟議增重藩符彼虜何能爲當不負圯上之學  
今計將安出其必吐脣中之奇願聞一言畢寧四履蓋韓  
愈政慙幕辯賴留侯肯辱帷籌中有赤素書敬佩烹鯉  
魚之贈報之青玉案尚廢洗兵馬之詩矣其勉之行胥告  
矣

回舒計議

方壺山

歸去來兮乃司故府聊復爾耳又贊戎垣鶴如燕壘之尋

喜甚鷗盟之在恭惟某官儒而霸略語亦詩騷左手取印  
右手執干戈夙負男兒之志上馬殺賊下馬草露布邇筮  
我輩之顏久畫諾於油幢每誓清於氈帳楚氛甚惡莫先  
摩壘之憂漢軍皆驚可後登壇之拜某愴聞邊羽箚聽帷  
籌今我來思自笑衫青之依舊矣誰在矣未應頭白之如  
新願無遐心相與近慮

回張制機

方秋崖

公車飛剝帥閩借籌人物渺然竊歎四郊之多壘時事如  
此孰爲萬里之長城茲得一賢重增九鼎恭惟某官以燕  
公大手之筆傳毅城老父之書儒者乃知兵乎用能決千里之勝丈夫當爲真耳豈惟記三篋之亾試嘵慨披輿地

之圖固已熟攷華夷之勢彼烏乎強吾烏乎弱戰何爲勝  
守何爲堅了然胷中殆猶燭照而龜卜運諸掌上寧慮秋  
高而馬肥有偉弓旌之招式溪甲兵之洗政恐青油談笑  
雖賀得賢主人然有紫禁煙花詎久稽天下士某逝言已  
去于思復來前度劉郎絕歎桃花之老我秋風張翰終懷  
尊榮之可人又將賦歸去來弓之辭亦姑作居無幾何之  
計功名付公等相期久遠之看煙水有吾廬儻遂寬閑之  
適願言載色共話此心

回朱制幹

方秋崖

恩鱸解去柰何主金耀之書騎鶴復來奚以贊玉垣之畫  
獨喜衛寮之君子率皆冀部之故人夙已會心歡其晤語  
恭惟某官辯足以折五鹿忠足以集千鳥幕府翹翔信有  
瓊花之詩債邊城騷屑小迂玉筍之仙班誰言官閣之梅  
幾老山莊之橘賴吾此客增重元戎小郤盛之白玉堂聞  
且召矣古云樂者青油幕寧久居乎某曩攀芙蓉味同草  
木許身何愚而自比稷契恐貽笑大方之家同官盡俊而  
偏善柳劉不妨回俗士之駕豈其久要而我遐遺

回艾制幹

鄭雪巖

伏以國事以同寅最重脉絡相關古語謂先施爲難氣義  
可上胡然蒙此何以致斯某官毫端無塵塵尾飛屑老於  
學問富貴曾何足言志在功名器識是誠遠到世道寔下人  
才良難溢浦初羅老子之興不薄鍾山再會元戎之約愈

堅絜矩必同造車默合此是飛騰之路決於遇合之機某歸興甚濃俞音尚闕念虎騎之共二愧能魚之得兼圖終方艱有恃惟恐雖未識面已同吾夫子之門諒必知心肯爲李將軍之地不敏之愧有言無酬

回耿制屬

李梅亭

重客及隍缺於遠肅高文銜袖厚甚先施恭惟某官山立清標淵回懿學暫試三語之椽迄無一夫之寃茲被制相之知俯按荒城之陋某諧再覲仍拜屬辭徒深巾衍之藏莫效襜褕之報

回任制參

方秋崖

伏以四郊多壘辱在五鄙萬里長城莫如賢士卒得識時

之俊傑庶幾濟世之精難伏惟某官蚤游羣公之門無與諸任而齒千年鶴帳匏韞諸世故之濤瀾半夜雞聲愁絕邊頭之風雨未覺據鞍之老寧忘橫槊之奇雖飯一盂蔬一盤何求於世然車幾兩馬幾匹其歎其賢用以禮羅皇于壽幄某拜命之辱陳誼甚高無外敬正士而甘受佞人則聞之矣彼善事上官而無失名譽竊亦鄙之敢無修容式邇胥訓

回許總幹

月卿

鄭雪巖

傾蓋相逢聳聽禮樂縱橫之對袖緘再訪又聆珠玉駢儻之奇見余亦多如公者少恭惟某官胸襟磊磊意氣飄飄補河東三箇之亾口能成誦效終軍長繻之棄身不辭難

宜運堂上之籌尚草邊頭之檄聞雞起舞非將軍油幕之能淹上馬賦詩有元帥鉞壇之素識肯投禰刺不鄙吳門顧如所求亦何敢靳所幸授機於兔過之後莫能備數於鶼薦之初不可挽留又徒惜別尚綱服子思之訓願效一言垂橐復劉龔之書愧無多贈

回杜帥幹

方秋崖

連荊州牧不虞兩易之喻入鄭公鄉何幸二難之識聿來  
鯉對素知鳳毛恭惟詩賦樊川衣冠杜曲翁昔元帥大寬  
北顧之憂誰其內謀見謂西平之子已報幢裘之道去夫  
何衰經之斬然能事親則能事君難移此孝可奪帥不可  
奪志是謂之忠禮制以終恩言有偉某不能忌器又復移

家以玉淵易碧玉之環未知孰勝使朱紱共丹朱其轂老  
我何堪

回劉撫幹

李梅亭

先庚有命焉知賢才而舉之高甲爲郎何見公等之晚也  
肅然剝入無以謝爲恭惟某官學超人羣詞窺天巧一第  
真溷子政有貴於晚成屢薦不入官亦何慊於同隊假以  
歲月矯焉雲霄某得於所聞言之不怍燭之武老矣無能  
爲矣一力告休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萬祈自重

回吳運幹

鄭雪巖

初發京聞昭文館中爲范昭文湏去却爲作昭文書目轉求西淮謝憲削合頴

楚人亡弓楚人得弓弓猶在也秦王求璧秦王還璧璧何

損乎結浮屠千尺之尖皆大鉤一轉之力莫非定分誰敢  
譽功伏惟某官天分甚高且評早著明月之珠夜光之璧  
其價素高台階之槐朝陽之桐厥產也異歐陽公在朝江  
右無遺士叔孫通制禮曾國召諸生子不自言予何敢隱  
甫徹泰階之聽遽回暘谷之春失若驚得若驚若有神相  
出乎爾反乎爾是豈人謀某自揆何人能致此客近捨皇  
甫本亦何心不舉仲淹烏能無愧茲聞棘枳之異地敢言  
桃李之吾門何以謝爲但多助喜有來儻語曷當二生之  
虛稱尚待合辭庶幾三益之我有其交也道不假於言

回洪運管

方烏山

埋輪無力自嘆吾衰涉筆得賢差强人意有來華問仰感

感心恭惟某官衣鉢文章箕裘軒冕風儀如許雅宜綴玉  
筭於班頭榮進湛然顧乃搴芙蓉於木末積而不發用也  
必宏維計垣闥閨都之大綱而元寮號幕府之高選吾乃  
有此客豈不足歟公要爲何官會且升矣少贊木牛之運  
卽榮金馬之遊某久矣閉關忽焉乘傳攬轡而筋骸散摩  
帷而耳目踈全賴時賢共衷老子吾何適莫俱爲座上之  
賓事有是非毋惜幕中之辯

同吳發幹

鄭雪巖

聞而知見而知自古難齊所好朝舉一暮舉一于今並拔  
其尤喜得雙鵬盡空凡馬嗟乎人心之有異尚病於天下  
之無全材夷之清惠之和未許之任由也果求也藝罕進

於仁非聖賢責人以難乃春秋求賢者備其純如玉有好  
斷金必有異焉豈苟同者某官龍川之門酷似東萊之鄉  
好修久矣文晏之深知肯舉他人而近捨况乎蘇曾之臭  
味適獲我心之所求不約而同何勤於謝豈但蘧伯玉無  
獨善之耻要亦臧文仲免竊位之譏嘗對人言徒借君重  
魚能皆我所欲也何幸得兼蛟龍豈池中物乎行看致遠  
從三所與有萬可覘

回朱提幹

方烏山

我行周道曩記時賢君入都臺謁稱佳客有來華問仰感  
盛心恭惟某官六館英游九州皇士解褐袍而徑出觀者  
堵牆設絳帳以宏開儼然重席便合吟哦於紅藥却來採  
皆楚材吾將有請匆匆野次草草續儀

回本司趙提幹

與徵

鄭雪巖

偶兼攝周使臣之轡於我難勝不待設鳥大夫之羅得公  
爲重何憂其二已遇益三某官智達圓機才優鞭筭周詢  
民瘼正皇舉爾所知酌見利源要在熟之而已幕中旣有  
此客席上可張吾軍只恐五鶠齊飛難留子駕尤喜雙魚  
先遺實獲我心非人能爲亦天借助某未能寡過所賴輔  
仁幸同寅恭必有規警自今每事必訪有好斷金如能遺

草堂新書 卷之五 三十一 仁壽堂主 覆得中何啻獲璧姑此占復莫旣欲言

回浙西潘提舉

物

鄭雪巖

棣萼楚楚已識二難車轍皇皇再逢三益自天借助易地  
相逢凡我同盟皆吾臭味某官一點浩氣五色瑞蹕禮樂  
縱橫由紹興而後未有此對議論剴切自寶慶以來皆所  
難言直者必伸偏其自反肯來贊畫相觀而善必多夫豈  
駕虛先行其言可信吾將往矣君無棄焉某拙固無奇愚  
非自用多聞缺疑多見缺殆以友輔仁周爰咨諏周爰咨  
詢虛心求隱儻得一賢之謗謗已勝多士之容容有好斷  
金何啻獲璧只恐趣九霄之步不可延畱尚或爲數月之  
淹庶蒙善告率爾裁報諒乎相孚

回常平吳提幹

鄭雪巖

伏以賈鄧名門久騰芳於椒畹造洪上幕蚤通籍於金闈  
何能增高所欲推羨敬以某官家有文獻世篤忠純耻爲  
金張許史之流典刑不墜雅好游夏由求之間政學俱優  
甚慚隨衆游揚無足爲君軒輊固將連茹自知有忝於拔  
茅第欲添花未識可裨於製錦其爲贊詠罔旣敷宣

回張節幹

鄭雪巖

丈夫有四方之志夫豈好遊吾子遠千里而來何必曰利  
必將教我何以謝君伏惟某官筆下瀾翻胸中泉湧未應  
投筆捷步登壇當自明經唾手拾芥敬覽四六之高作諒  
匪尋常之淺才我朝設科公卿皆自此出先儒立教英俊

豈肯他求貂蟬夫豈盡出塊鑿毛錐未必不勝刀劍與其臨淵而羨也孰若待價而沽諸如某既不足依初無可數殺賊奴佩金印非我頭顱草麻制登玉堂無此骨相抗塵可鄙引類未能空谷聞聲他鄉識面喜可知也報將何其汙瀆辱蛟龍恐成枉訪高崗鳴鸞鳳夫豈久淹歸而求之有餘裕矣

代回新成都趙帳幹

光益

李梅亭

計幕借才鼎來主畫郵筒聞報方欲貢書猥勤下問之先殊感高情之厚共惟某官世濟其羨父教之忠材刃有餘解金牛而不頓智囊無底洗凡馬而可空是宜卽復於青氈不謂尚淹於墨綬惟茲清軒正重賓筵惠然肯來協贊

皇皇之轡出其所學行豐慕暴之財不俟章交會應召用某冒焉行險甫此依仁及同君子之寮寔爲幸會所媿小夫之牘不盡傾期

與陳運幹

劉後村

外臺參畫早策足於高華支郡詰囚方失身於冗賤久願執鞭於平日何期板劒於下風仰瀆崇深俯陳短淺某官受材卓爾詣理泓然發聖經賢傳之微首爲儒唱兼墨客騷人之體早以文鳴惟今日之東嘉比盛時之西洛有如巨擘合覲清光乃掌檄於侯藩復泛蓮於京國士猶聚蟻方擾擾以慕羇公若高鴻獨冥冥而避弋方聖朝之固圉贊膚使以建臺何至役精神於簿書要當壓紛難於樽俎

細旃廣廈政未橫金華之經古木畫牆亦合給玉堂之札  
斯文有皇夫子何心某涉世至迂承家不競菜羨陋巷粗  
安貧者之常丹竈草堂雅有終焉之志因出營於親金偶  
來踏於京塵旣謀鄰境以需爪甘學老人之種橘云何銷  
印莫追失馬之還及此拏舟幾有斃魚之厄親友贊休休  
之策上馬移急急之符顧未暇於招魂又豈諳於析律尚  
喜出庇臨之下庶親承教詔之餘雖無堂下之言可裨采  
擇設有幕中之辯竊冀優容

與李檢法

劉後村

某官清姿山立傑作金聲胸次包涵馳聘上通乎千載筆  
端隱括機杼自成於一家既不卑棲枳之官復去作依蓮

之客久會並飛於東馬云何尚伍於鄒枚上方右文公豈  
左宦頃側聞於廟論頗屬意於邊防謂虞廷司士之官刑  
已懲於猾夏而魯人長勺之戰獄尤貴於察情少屈儒英  
往參舉事非止藉賓僚之嘯諾蓋將助膚使之平反法三  
尺安出哉爲旁參於古義活千人有封者行且驗於陰功

首末與陳運幹啟同

職曹官類

賀林簽判

孫養晦

占斗牛而辨次最重潛藩肅車馬以遵途來參婉畫敢因  
風而贊喜將指日以蒙成某官學本家傳美由世濟翠竹  
碧梧之韻流風具存紅蓮綠水之遊清名夙著又屈臨於

督府將借重於賓筵懲抱牘之欺在其僉擬察錄囚之過力爲平反行踵召言聿修故事某創員已贅贊畫不長枝本無他敢藩籬而自隔事當從長惟影響之相隨

通臨安趙僉判

崇寔

李梅亭

天府元僚亦旣入芙蓉之幕冰臺末屬何幸託桃李之場謂已納交遽忘執贊敢圖銜袖之禮適重歛衽之慙其惟某官卓爾宗英齊之世美平氏之與韋氏僅聞閥閱之傳周公之謂魯公宜讓勲勞之舊俯試一同之治迄騰三異之聲故國蓋有世臣藉未取且茅之賞他人不如同姓自應聯棠棣之輝願共僉舍之勞來借神臯之潤雲飛川泳是爲近咫尺之天海運風搏行卽擊三千之水某濫塵吏

底缺效恭先倒着白接籬所愧反躬之未稱報之青玉案更慙出物之無奇

通曾僉判

顏秀

方壺山

西外諸生著小冠而趨邑南豐一辦瞻大幕以歸心亟拜短牋敢祈巨庇某官負才卓犖有父掄魁塗慶元之朝衣獨無點汙持嘉定之從橐惜不少畱付清苦於諸郎已頡頏於一世積粟肥越泛蓮在汀郡大治難今也坐嘯山深俗獷轉如素馴孰通上下之情中有謨謀之願畱皇此府名已滿羣公之間合薦于朝上亦記名臣之後某此生迂甚所至渺然一第爲親猶恨養親之短三仕佐長豈堪爲長於斯以未脫選之身治至難調之俗緩不及事急將病

民幼誦聖言竊有慕於學愛公居幕府幸少寬其文書所爲依皈莫窪濡染

通鄭推官

志學

方壺山

錫燕瓊林共嚼紅綾之餅割雞杭邑獲依綠水之蓮恃此二同勇於一往某官文啓夕秀譽高旦評漢兩司農以來明經不墜閩四先生之後克世其傳移孝于官爲儒而吏勾書聽訟局於有司入幕運謀無所不統有客如此輿人誦之谷口輶耕旣屑諸侯之聘尚書有履併還先世之聲某久相遊從出輒牢落聽聞已熟言之徒費於齒牙冒昧茲來甚矣自投於鼎鑊令之失權奚自邑之治賦何先全人浪告以傳聞幕府稔諳於利病稍還舊觀密求振起之方全望大僚毋吝始終之庇情雖挾故分盍狃牋

通劉司理

孫養晦

試三語之掾風高皇府之稱調再轉之丞姑取循陔之便一封馳敬千里定交某官才刃敏明量陂澄拓英靈穎脫光已射於斗牛翰墨天成力可排於風雨未促席前之對來司柱後之文一念平反哀矜於所喜三章清簡洗濯於不寃公旣多治獄之寬天豈斬活人之報某却於操瑟來此對松寒鷗鷺之盟已大違於雅志程鳬鷺之進豈無賴於忠規先此懇祈爲之傾倒

與趙判官

劉後村

塞垣竊栗眇然末掾之卑幕府泛蓮仰止元僚之重旣束

裝而至境敢修贊以及門某官文成一家書破萬卷昔慶  
曆之盛清獻見謂於名臣由建炎以來忠簡獨稱於賢相  
宣惟皇族蚤決雋科宜冀北之掃空何周南之留滯側聞  
當寧方急備邊屬者專城旣精求於頗牧有如後乘宜首  
載於鄒枚諒婉婉以贊籌且颯颯而草檄少施餘智立策  
雋功賓主登臨可但勒豐碑於峴首神仙指點又將引歸  
路於蓬萊某涉世至迂承家不競菜羹陋巷粗安貧者之  
常丹竈草堂雅有終焉之志因出營於親金偶來踏於京  
塵旣謀鄰境以需瓜甘學老人之種橘云何銷印莫追夫  
馬之還及此拏舟幾有瘞魚之厄親友贊休休之策上官  
移急急之符顧未暇於招魂又豈諳於析律尚喜出庇臨

之下庶親承教詔之餘雖無堂下之言可裨采擇設有幕  
中之辯竊冀優容

與張察推

劉後村

幕下東僚事權至重道傍試邑憂責匪輕屬當受察之初  
輒講通名之禮恭惟某官天才奇逸世緒清華覩玉樹琅玕  
之標覺我形穢挹金莖沆瀣之氣使人意消以庚謝之風  
流加曹劉之才思夫何恬退尚此滯畱蓋初潛之地素高  
故上介之選亦遴竊聞公子素馳魏闕之心將有神仙共  
引蓬萊之路某功名事在耕釣趣淵攀龍附鳳而化矣王  
彼皆有命烹羊炮羔而作伏臘聊以忘憂昨忝封男蓋謀  
將毋豈謂煎熬已極揅藥莫施不勝臨深復薄之危預起

向洋皇若之歎惟公談笑係俗戚休雖縣譜未詳恐軻裁之不及然藩條具在苟遵守則有餘

與鮑知錄

林生

劉後村

府僚體峻無若都曹縣令材難矧居孔道方席綱臨之芘  
敢修詞候之儀恭惟某官雋聲滿乎東南奧學得於方寸  
吾觀華胄世出奇才溶以詩名家詔之文入選至若府君  
之高致尤爲前輩之美談不贏其身必在吾子惟其恬退  
尚爾滯畱所謂馬曹難久稽於足下豈無狗監能力薦於  
上前某潦倒無堪清狂自喜運筆颯颯少從幕府之遊擊  
金烏鳥晚識田家之樂昨謀將母妄意封男豈知來繼於  
煎熬猶恐上顧於督察先覺於後覺寧無警悟之言吾翁

卽廻翁倘念從遊之契

與黃知錄

廉叟

方鳥山

君坐熟曹能令公喜我居冷席反教人爲就托寅恭亟重  
子墨其惟某官雲天閱峻月日評香無忝厥家肯屑爲於  
祿仕尚論其世宜超取於美官少休警捕之勞來作紀綱  
之椽錄事言是太守至爲改容參軍資高諸曹不敢平面  
然而位不踰德官未稱人樵水之陽豈能容於此客筭班  
之武行且亢於其宗糾郡佳哉通閨未矣某少空自喜壯  
竟無奇道不修而文有名人皆疵汝技虛富而家愈窘天  
實厭之偶不失於家氊詎敢當於教席方將取友何幸爲  
僚譬草木之臭味同與其絜也維桑梓必恭敬止深有望

東坡新書 緯集卷之五

焉忻慕方深談裁莫既

與楊司戶

士復

方烏山

首同前啟 其惟某官邦之耆哲士者宿思有子雲浮沉之思學根於識無盈川綺麗之作道澤其文亦旣策一科之榮乃自試三語之椽得非深厭浮競輩所以寧爲措大官然而經明行修宜居館學意新齒宿宜謀廟朝公雖不爲利祿之圖時豈無任人物之責職稱品要姑匱薄念珠之廳上用老成卽遨遊羣玉之府

尾同前啟

回田僉判

賀再任

戴象麓

三年脫手擬棹孤舟而賦歸去來再任從頭愧打五鼓而又推不去慶緘何腆謝語莫醻伏念某晚出書生素疎吏

事幸依仁於鄭里粗逃責於虞箴下考三書自笑已窮於臤技上恩再命豈堪復弄於牛刀勉強以視斯民終始誰爲之地伏惟某官名門梧鳳仁里耆龜陳大丘在鄉爭訟不願他決王彥方居里盜賊咸畏其知所發皆老成重厚之謀誠有補撫摩惠養之政喜去門牆之不遠當圖藥石之時親每事公心亦有意楚子文之無喜惟公終惠庶不孤漢延壽之見畱染報雖勤願言莫既

回費僉判

李梅亭

易地借材詰朝入幕遷于喬木可見主人之相知陟彼高岡良勞君子之于役恭惟某官典刑勝士文獻故家子弟欲其自佳不顯亦世公疾必復其始無競維人暫茲泛綠

以依紅行矣紓青而掩紫某濫乘一障正窘百罹折聞主  
畫之良將有蒙成之託集思廣益何幸承賢者之來同寅  
協恭所望有忠焉之誨

回汪兼僉

鄭雪巖

辰乎辰乎何來遲抗懷甚壯時哉時哉當其可有志竟成  
聊幾弁以假參宣取青而拾芥某官儒冠事業官樣文章  
雖買臣之仕少淹然蘇君之舌猶在非棄班筆直將戶列  
封侯羞伍噲徒預擬名階計藉携歸趙璧奪得楚弓菊花  
開向重陽誰云較晚桃浪暖正二月決勝如期某識面雖  
新賞音若舊幕中喜有此客已張吾軍沙堤上應台躡行  
先多士大開笑口實獲我心

回曹節推

李孝慶

鄭雪巖

張公榮進素定何待薦揚韓子謂已深知豈容辭避聊借  
君重以爲我榮伏惟某官學有淵源文窮根柢六館正色  
早知同流合汙之非決策兩科略無東塗西抹之態有識  
推敬並遊厚顏力易搏風仕不擇地毫芒少試步武不凡  
某冒爲此來宛如約得議曹王生在幕吾復何憂有處  
士石洪爲媒人方不棄平沙之鴈已聚舊社之鷗可寒毋  
足增高適恐有玷丁丁伐木神其聽之和且平采采盈筐  
心乎好之喜不寐相期者遠適觀厥成

回魏察推

國華

鄭雪巖

信在言前鷗盟敢背春回臘裏鶴表竟飛君欠合尖余宜

備數伏惟某官淮人質直漢吏循良方今之立功名三邊爲重吾子之負才氣一第可嘉任重之材當厚扶持致遠之器宜自愛護更堅所守當大其成某奉尺五符逢二三友幕中之辯有異席上之珍可遺約之歲寒于以露薦由之果求之藝從政夫何有哉惠之和夷之清立節有如此者相期之意有味斯言

回新趙判官

方秋崖

子及吾門恍廬山其昨夢君望此府尋秀水之勝遊樂哉斯逢寧不予助伏惟某官祥麟質粹題雁名香愛蓮同者何人肯涴出朱而入墨思棠而况其子共欣泛綠以依紅何幸駒苑之奇來贊雌堂之老某甫宅乃牧辱貺以書清

於玉壺冰會言近只贈我錦繡曰荷以報之論心匪遙娛面併謝

回車判官

方秋崖

秋菊有佳色何意爲州泰山多勝遊方季從事無若羨尊之夢已告熟爪之期伏惟某官駕秋千而有聲囊數螢而自照觀所到處不騷國則詩鄉翻其歸來錄辟雍而冊府獨念雌堂之老守失茲辯幕之奇人某生而草茅久矣荆棘大丈夫有芒角政坐此愚文章士妙語言顧以爲頌猶及半面其論此心

回楊推官

方秋崖

柳生吾肘何意乎人世間竹剖爾符所賴者賢從事曾識

草堂集卷之五  
盧山之面幸同君子之寮伏惟某官清平玉谿之英確然  
鐵硯之志依芙蓉幕畫諾甚高顥翰墨林騰踏非晚會齊  
飛於五鳳將迅召於一夔某生而草茅老矣荆棘別去十  
寒暑但嗟今我之衰聿來雙緘藤喜有故人之在使予坐  
笑時乃之休

回鄭推官

危弭齋

三刀爲州幸戍期之消吉一賢在幕喜王事之協恭尺書  
寫心千里對面伏惟某官璠璵偉望樞紐名家遊刃發新  
硎略無凝滯啖庶入佳境寧復淹回聞贊畫之從容諒古  
今之練達行騰薦剡徑上夷途某久矣知名於焉聯事念  
瘞疴之舉切悉已周知况脉絡之相關可忘忠告

回魏知錄

火昌

劉後村

都曹贊畫固殊蠻府之參軍驛使傳書首訪漆園之微更  
肅容而讀舞手不知恭惟某官有是天才輔以學力昔大  
君子策勲翰墨之場以甲科郎標名忠義之傳丹桂之芳  
傳子羽林之典錄孤粵從妙齡已著華問至今岳江之俗  
猶言少府之清曷不登畿肯來糾郡阮生趨府信知語掾  
之獨賢龔守還朝會與議曹而同拜某身投巖壑景薄崦  
嵫夫何幕下之名流尚記漳濱之病叟鏗鎗雅奏粉黛醜  
顏子寧不嗣音吾老既難趨於賓謁余方有公事君忙未  
必喜於客來聊課蕪詞少酬藻思

回郭知錄

伯長

李梅亭

對北臺之馬耳自昔通家問南山之鳳雛乃今補掾貽書  
勤甚喚夢淒然恭惟某官詩禮磨礲典刑服釀飲冰食蘖  
不忘先訓之勤斂板折腰猶待糾曹之次三語之機相契  
五章之劄何難某星且拱辰日將入酉伏波床下敢當盛  
意之勤渠子陵臺邊或恐歸舟之邂逅

回權知錄

方秋崖

久於家食豈御牧材孰與郡謀有紀綱椽竊自意雌堂之  
幸必母忘鞠城之銘伏惟某官南渡故家東匯奇氣於今  
幾代尚餘貿肅之風有友五人行著通明之竊天報之福  
世傳以忠某生而草茅老矣荆棘忽相從於春水同君子  
寮使毋至於秋荼則執事責行矣胥晤敢無修容

回黃司理

方秋崖

雌黃多暇無筆腦風犴獄皆春有墨曹在亦頗哀於老子  
勿盡諉於斯人伏惟某官楚東之英斗北之望惟刑其恤  
能盡心者吾儒乎非知之艱諒反手而仁民矣遙飛五鳳  
何負一夔某生而草茅老矣荆棘忽相從於春水同君子  
寮使毋至於秋荼則執事責行矣胥晤敢無脩容

回司馬司理

方鳥山

芹宮聊耳有慙方山子之風李椽佳哉况是涑水翁之裔  
亟稟子墨祇叙寅恭恭惟某官仕學兩優人門麗美昔元  
祐相方尚夔伊傳而無慙倚司馬家何王謝崔盧之足道  
肖其風烈在此雲仍文獻染濡之深典章閱習之久便合

對殿陛而納甘棠之笏奈何屑州縣而製芙蓉之裳然而  
積多者報豐施遐者登驟盛德百世之祀豈欺我哉能活  
千人者封行將見矣佇由樵水徑上簡班某寡與世偕甘  
居人下一行作吏嗟本志之已非獨欠爲師撫平生而自  
笑詎圖寂寞獲接賢豪君子若人豈曰三尺法而已達者  
之後謹奉一瓣香以從依倚方新掞裁靡竟

回趙司法

方秋崖

昌黎坐處寧容祈下之病夫山谷詩中曾識袁州之司法  
惠而好我翻其有書某官宛爲國珍所謂趙玉以三尺從  
事已薄矣政頗仁言得五章薦進其歸乎式遙班引遡公  
已入騫迅必高某生而草茅老矣荆棘忽相從於春水同

君子察使毋至於秋荼則執事責惟刑之恤時乃之休

回趙司戶

方秋崖

毛髮衰殘孰爲民長生齒繁息是在版曹豈無仁人之言  
告以此邦之瘼伏惟某官詩書厚澤忠義故家當日四夷  
讐澹菴之一疏至今幾代茂世閑於諸孫諒交公車之章  
遂著通閨之藉某少所諧可久於廢閑何意驚猿忽相從  
於繡水聿來烹鯉思亟奉於緒言敢無修容行矣胥晤

回李司戶

方秋崖

吾榜得又最盛喜並英游淮南從事多賢雅聞精選公望  
久矣我心寫兮恭惟某官世傳仙李之根家有甘棠之笏  
逐兔斲廣寒桂妙秋月以摛毫躍馬看長安花鄙春風之

得意肯聽邊頭之鼓角小試胸中之甲兵蠡爾蠻荆爲大  
邦讐是亦儒紳之耻越厥疆土于先王肆願言民版之繁  
某平沉半生晚得一第鰶堂夜午廿同鄭老之襟期雁塞  
秋寒何補烏公之幕府歎毛錐子其安用尋遂初賦而欲  
歸適千里者喜見似人肯隔同年之面烹雙魚而中有尺  
素覩論疇昔之心

教官類

賀台州高教授

陳賓牕

顯奉奎芝榮司采藻越王山上仰文星炳爛之光劉郎洞  
邊有教雨沉濃之潤雖闇茸未諳於鳳靚而掀昂已想於  
鳶飛縱以寸沈陳之尺矧某官精神灑靈咳唾春秋疇昔

飛鳴在賈誼見稱之歲是何濡滯倍釋之不調之年雖久  
屈而伸者斯道之常然以退爲進者君子之學有孤風特  
操故能歲寒而柏後凋有隆寃太和故若水流而心不競  
迫險阻艱難之歷盡乃功名富貴之鼎來勿謂冷官猶勝  
俗吏矧此邦號學者之與北而得師乃儒流之指南喚起  
情偷挽回醇雅佩衿晨入青青亂和璵之雲燈火夜陳耿  
耿映棲樓之月斯文有立吾道自尊只虞促召於老成不  
使久安於恬適某已疲文織頗悟道耕鞭志螢窓甚欲尾  
前修之故縱程鵬海則已爲餘子所先命壓頭其柰何笑  
視舌而徒在幸昔日黃堂之獎予乃累年絳帳之顧知拔  
之布帛畀以領袖雖公論尚蒙於見錄而私懷祇極於自

怜幸有宗工爲之真鏡韓魏公之知永叔或比以昌黎而無疑陳後山之德南豐雖更遇東坡而莫奪永言祈向不旣編摩

上贛州黃教授

戴象麓

粉杜聯陰曾拜魯山之眉宇花封叨警復依闕里之肩墻喜將趨丈席之隅鳥敢緩尺牋之敬共惟某官士林冠冕名閥珪璋胸中三光五嶽之渾全筆下千兵萬馬之馳騁冲和半度藉甚山谷先生之清標典雅詞章宛然白石夫子之叢橐蚤遊校庠序之地優居俊選造之流謂安閑步於蓬萊尚爾回翔於芹泮倦惟章貢之地素號文物之邦非鄭老之道出羲皇曷居籩席必董生之學深游夏始下

經帷暫煩絳帳之臨以慰青衿之願巍然餐望不妨賦簷花夜雨之詩展也逢時當卽播堦藥春風之詠某竹虧素習桑梓晚生濫叨一第之微僅慰雙親之望不耻折腰而作尉惟知俯首以事賢千里微蹤幸邇鄭鄉之仁庇一分餘潤仰祈魯泮之恩波依向有餘揄揚不足

通交代王教授

日新

方烏山

鰣集吉祥少駐木天之軌鯉烹得信言脂樵水之車安能有式於大夫國人獨喜受教於先生長者敬裁短訥往贊崇嚴其惟某官義獻家風時郊世譜舉幡而閉空舍主士者之齊盟搔笏而誦阿房爲詞人之獨步意其傑出必也怒飛曾謂廣寒之仙不嫌獨冷之職以采藻采芹之樂地

寓刈夔刈楚之盛心閱歷眼高友其邦士之仁者作成意  
闢得夫英才而育之弦誦之最冠於甌閩衿佩之盛俾於  
鄒魯厥今上崇文治相用耆儒凡一時清望之官多六節  
知名之士况後學仰之如北斗宜諸公推之于青雲滴露  
研朱點了燈窓之課凌青邇紫穩爲渠觀之遊添成美談  
突過近比某少孤多難未老先衰方爲舉子時通國吠宗  
元之雪及對大廷後夫人笑劉蕡之風自合爲收聲息影  
之圖乃輒居名閑取謗之地姑祿仕耳如教法何念童年  
及從諸老游而執事乃我丈人行何止踵芳規之遺後尚  
將徼大惠以居中冒然以前恃此舞忍慕金華之高趣柰  
驅於貧聞輔嗣之微言嘵嘵我俗其爲依嚮莫究於裁

通興化許教授

文岳

方鳥山

錫命楓宸橫經蒲泮曾到廣寒之高處桂籍猶香不嫌獨  
冷而此來芹宮何幸文章增氣衿佩屬心恭惟某官胸着  
千年眼空九有山川氣王是生殊尤傑特之心師友功深  
耻爲揣摩迎合之學速化若淹於驥足奮飛行奪於龍頭  
人亦有言將放京官通判之例公則求志僅注方國博士  
以歸觀其不卑於小官所以養成乎大器甫錦旋於行李  
俄檄報於縮瓜非天之欲相道歟是邦也信得師矣維甫  
介福泉之郡乃古稱鄒魯之鄉其如此年寢失舊觀羣數  
十士而飯爭怒若仇列十三齋以居荒涼如驛屈衣冠而  
儻廝隸之伍化弦誦而粘牆壁之文學職祇以媚貴權月

課反以便販鬻遂令佳士各懷鄙夷學校之心至使儒宮殆成斲喪人材之地歎采藻之風安在視鞠躡之世幾希雖輪奐之更新柰汙染之滋甚不圖海喬暫屈天仙固嘗改絃易轍爲之何特角詞習藝而已喻於利必使喻於義化其習莫若化其心使昌黎之笑無從而孝先之嘲不作相接仁義少生翫坐之光素定功名卽驗鳳池之夢某謗材陋識單見淺聞學造小成非不閑家庭之訓年幾而立依然習場屋之文何期沉刊欲之波乃及識師儒之様黃飯白袍亦識可耻縞衣綦巾豈不自娛融之徒有數百人豈敢儕於高第點之撰異二三子儻時聽於雅言狂簡詞窮敝依心切

通興化陳教授

如

方烏山

代人

恭審迂軾蓬山橫經莆泮人士數百輩久欽重席之聲才名三十年尚作無翫之客在先生可謂屈矣而斯文抑何幸耶不能借客卿以鳴胡取在弟子之列恭惟某官士林威鳳學海老龍觀其不詭於聖人類是師友孔孟使之可行於天下定是妾婦儀秦粵從身躋躋仕以來不知世有速化之事後來學子固多分竹以乘輶向日門生久已持荷而簪筆嗟諸公之袞袞任此士之冥冥特立獨行固其官之拓落難進易退然此道則光明雖陋邦介在福泉而多士號稱鄒魯孰羞吾黨賴失舊規盃飯齏肉之微爭如仇敵季課月程之際訪甚丘山庸庸者流滔滔皆是豈無